

本足
胡林翼全集

大東書局印行

胡林翼批札目錄

卷一

監利縣稟報徵收團練批……………一
 興國州紳士稟請州人捐餉贖罪批……………一
 咨湖南巡撫籌撥募勇口糧……………二
 藩司稟詳地丁撥濟軍餉批……………二
 札鮑濟擊（超）……………三
 司道稟報襄陽團勇潰散批……………三
 札催各州縣解款……………四
 司道稟報剿匪大勝批……………四
 鹽法道稟報追剿襄匪克復房縣批……………四
 札營務處籌辦興國州礮堡……………五
 札各統領……………五
 咨巴副都統籌辦受降事宜（二件）……………六
 咨送陣亡副將周清元卹賞銀兩……………七
 新堤局申覆抽釐章程批……………八

胡林翼批札 目錄

道府稟報襄陽牙釐大概情形……………一〇
 札雲營鮑副將喻都司……………一〇
 清查委員稟請先核歷任虧空批……………一一
 南漳縣稟辦蝗孽情形批……………一二
 藩司摺開各官養廉批……………一二
 安襄鄖荆道稟懇奏請開缺批……………一二
 宜昌府稟覆平善壩土膏釐金批……………一三
 荆宜施道等稟陳沙市客幫公懇變抽釐章程批……………一三
 札信營謝都司智營余守備……………一五
 札總糧臺……………一五
 麻城縣稟覆修建礮樓批……………一六
 蔡甸局呈解釐金批……………一六
 漢陽府詳請漕折章程批……………一七

卷二

漢陽府稟陳錢漕積弊批	一七
天門縣稟辦隄工批	一八
漢陽府稟陳漢川河陽漕南災緩批	一八
札荆宜施道	一八
江陵縣稟陳整頓錢糧積弊批	一九
訓後營稟陳所部勞績懇請保獎批	二〇
咸豐縣稟陳講求吏治批	二〇
咸豐縣稟陳整頓錢糧革除冊書批	二〇
義營縷稟斬州急務四端批	二一
札斬州牧	二一
黃岡縣稟懇募勇並籌撥餉精批	二二
札羅田縣及禮字營	二二
黃州府稟覆趕緊催收錢漕各項批	二三
荆門州稟陳設法籌解各款批	二三
襄陽道府稟請雇募壯勇彈壓防堵批	二四
札各州縣革除錢漕弊政	二四
道府稟復襄陽地方情形批	二七
東湖縣稟陳酌議條款批	二八

宜昌府稟請將長陽縣興山縣分別記功批	二九
黃州府稟報奏銷批	二九
孝感縣稟報得雨批	二九
咨各大帥	二九
昌營余際昌稟陳兵事批	三一
房縣謝稟批	三一
委員稟復監利縣漕徵批	三一

卷三

咨江楚各督撫	三二
平善壩委員稟土叛繞越情形批	三三
札黃州府屬稟報礮卡章程	三三
札委員查訪節孝	三四
副訓營稟報探聞賊匪意圖竄犯楚量批	三四
荆州捐米分局稟陳分設捐局及委員銜名批	三四

安徽潛山縣稟報地方情形批	三五
副訓營稟請添招勇丁批	三五
黃安縣稟陳羅麻等處賊探甚多批	三六
督帶智營稟陳嚴防賊探批	三六
咨川督	三六
請查委員稟報沔陽推收批	三七
札捐米總局	三七
首府稟請酌予審案委員記功超委批	三七
監利縣稟呈現辦各條備摺批	三八
咨多副都統	三九
委員稟呈各州縣節孝清冊批	三九
札各釐局	四〇
咨楚督江督	四〇
札潛山令及各紳民	四一
麻城縣稟撤營勇批	四一
咨多副都統	四二
咨多副都統	四二
咨多副都統	四三

咨多副都統	四四
札各營及各委員	四四
諭皖民	四五
隨州稟復探報擒匪情形批	四五
委員稟辦孝感縣礮卡批	四六
飭各屬遵辦守禦事宜	四六
大冶縣稟呈拏獲滋事匪徒批	四八
霍山縣稟辦各處礮卡批	四九
飭各統帶查辦各營	四九
麻城縣稟陳地方情形批	五〇
札各州縣觀風	五一
委員稟陳履勘黃陂縣礮卡批	五一
道府稟擬廣仁倉各條批	五二
麻城縣稟陳各局紳籌辦捐輸情形批	五三
統帶梁守稟陳麻城各路地輿及守禦事宜批	五三
札昌營余副將及霍山縣	五三
安徽太湖縣稟陳籌運各項批	五四

胡林翼批札 目錄

統帶梁守稟陳籌辦城守及分駐兩路
口批.....五四

胡林翼批札

卷一

監利縣稟報徵收團練批（乙卯）

近年州縣，非不知錢糧關繫國計；而動輒請免，特欲私肥其身耳。否則視國計盈虛，如秦人視越人之肥瘠，漠然不關於心耳。否則偷視息，一時視官事民事若非己事者，姑諉其難耳。該署令知錢糧爲正供，其妥實爲之，開布公誠，百姓之天良，最爲真切，最易感動，行之以漸，積之以誠，斷無梗阻之虞。吏胥之奸久矣，不能一旦盡廢，此輩惟當寄耳目心腹於正士，不可循習舊俗，以書差爲政也。所論團練一節，凡釐金捐輸，均應報解，斷不准藉端濫支。本署部院，素講團練，歷行七八年，然總以得人爲主。子游爲宰，首在得人，苟得其人，鳴琴可理，卽長孺臥治，亦可理；不得其人，雖日夜劬勞，而無濟於治。求才之法，謀野則獲，謀邑則否。野多樸而邑多巧，野尙質而邑尙文也。又曹劇肉食者鄙，未能遠謀一節，亦當深味。該令勤勤求治，惟實力實心，勉爲好官，不可虛生此世，是爲至要！

興國州紳士稟請州人捐餉贖罪批

天下無一州士民，均甘從賊之事，所言募少良多，自是情理。然此時天下之義兵多矣，卽如秦軍門從征六年，在舒城討賊立功，是興國有討賊之大臣，而募民之從賊者，亦可羞矣。本部院望爾等共起義旗，斬賊糧餉，禁絕硝磺，密運奇計，掩其不備，招附賊之人，轉而殺賊，能作賊者，卽能殺賊，只在此心之轉移耳。本部院卽欲派餉，

亦爾等義分當然；然尙非其時，亦非志在千石之米也。來稟不思向義，而專以利言；宜其見賊風靡，見官而又巧爲嘗試也。爾等能如我言，不愧義士才人；不如我言，卽百萬米石銀錢，亦不足贖爾州人之罪；去就從違，順逆禍福，爾等自擇之。

咨湖南巡撫籌撥募勇口糧

咨商事，本署部院派游擊張榮貴回南募勇二千人，分爲三營，每營以六百人爲率，並應創造新意小車六十架，每架安銅鐵百斤一尊礮位，分布三營，每營礮車二十架，實於吳楚沿江征勦，大有奇境；卽崇通興治蕪黃之間，均可無堅不破；緣鄂皖吳會豫章等省，凡商賈之運鹽茶農民之推糞土，半用小車，既有地勢之相宜，無妨兵制之創造；行則摧堅及遠，居則設衛自藩，亦先賢李忠定車戰之遺法。若此軍練成，異日循江下擊，水陸相兼，必仰借蓋勞肅清吳楚；惟該游擊回湘募勇，其起事口糧及車礮帳房軍械軍火，仍祈蓋懷籌度，飭局揀選，頒給到岳州以下，按日口糧均由本署部院酌量迎提應付；爲此咨商，請貴部院速賜籌撥。

藩司稟詳地丁撥濟軍餉批

錢漕乃國家正供，催科爲州縣實政；稍形侵欠，立予參追；况茲軍餉緊急之時，尤應力籌大局；該司所議完解章程，卽如詳辦理；惟地丁撥濟軍餉，據稱各營坐餉久懸，且與戶部所奏撥原案不符，所籌原屬周至；但湖北各路勦賊，原以奉調之兵實多不力，方繼以勇，又因勇力過單，乃至上煩馬隊之救援，旁及湘軍與水師之策應；在此征兵眷屬，自應憐其貧苦，若坐食之兵，非萬分怯弱，濫充行伍，卽虛額冒銷，滋事有餘，殺賊不足，積弊如茲，實堪痛恨；蓋勞逸安危之局，在征兵而不在坐食之兵；勝敗存亡之機，在行營而不在妻孥眷屬輕重之情；不煩

言而解。至每年額征地丁全數，及兵餉每年若干，此外尙有何法，可以自食其力，自強其兵，著再詳細查復，另爲妥議。應如何移緩就急，作爲借款，再籌他項彌補，均俟另詳後，咨商督部堂酌行。

札鮑游擊（超）

照得本營拾槍鳥槍，與刀矛分隊，相間而行；第一隊拾槍，第二隊刀矛，第三隊鳥槍，第四隊刀矛，第五隊拾槍，第六隊刀矛，第七隊鳥槍，第八隊刀矛，第九隊十隊均刀矛，是長短相兼，奇正互應之法。至李道相營陣法，則第一隊至十六隊，均是槍礮與刀矛相間相兼，雖悍賊四面攻襲，而我兵可以常勝。本部院心以爲然，改而師之。該游擊擬拾槍百人爲一隊，鳥槍百人爲一隊，反復思之，仍不如師法。李道章程，分哨分隊，刀矛夾護爲穩。假如臨陣之時，或賊分五路而來，則我分五哨以應之；哨中各有拾槍鳥槍，刀矛，或追賊之時，零星四散，亦不能不分哨以追之；則各哨皆有拾槍鳥槍，刀矛相護，乃合長短兼用之法。又如一營深入賊中，賊衆三面抄襲，則各哨分三面抵禦，各有槍礮刀矛，較爲得力。合行札飭，札到該將，刻即稟商兵部正郎左，將此義細心講求，並商請南紳，即補道王將營政兵法，求才方略，精微義理，日夜虛心請教，詳悉而另記之，毋得見小自是，勉之望之。

司道稟報襄陽團勇潰散批

襄陽縣北鄉鄧桃湖竹篠鋪一帶，匪徒聚集，團勇潰散，即經督部堂派常鹽道帶勇兼程速援矣。此等匪徒，無論有無逃出，長髮在內，而捻匪私販游勇地痞四種必多，起事之處，距襄郡數十里耳。前月三十日，該襄陽縣稟查保甲尙出具「地方安靜，並無藏匿匪徒」印結，事隔一宵，遽形變態，朝廷法令，概爲具文，浮詞塞責，是其明證。襄陽團練已辦數年，若何而團？若何而練？何至不諳隊伍，遇此小賊，紛紛潰散，然則前此襄陽無事，實貪天

功小民受其苛擾，官吏濫膺保薦，布政司會同襄陽道設法勦捕，一面速飭各州縣各集各團，曉以大義，扼要堵截，高盧建寨，低盧修堡，堅壁清野，即可立殲渠惡，解散脅從，幸勿再涉官套，視爲虛文，聽信左右，以意爲之，其襄陽府縣平日居官所辦何事，亦飭司道嚴查稟覆。

札催各州縣解款

照得武漢城賊十分窮蹙，克復可期，惟賊援接濟已絕，我軍亦饑疲可虞，本部院勇無濫冒，戰悉爭先，圍鄂逾年，均未卽下，是本部院之罪，籌兵籌餉，鉅細必親，是本部院之苦，巨寇未平，小醜竊發，牙釐各款，已失望於襄樊，風鶴之聲，更阻餉於秦晉，現在營中養傷者，藥餌無資，陣亡者，卹葬無費，陸軍以黎藿和羹，水師或豆渣爲食，猶復軍無懈志，勇不闌糧，但以餉之不來，彌恨賊之久踞，將士堅忍之心，時事艱難之狀，實所共知，合亟入百里插翼飛催，立將所有捐輸釐金，無論何款，星夜解營，以濟急需，但得敷衍兩月，即可連復二城，共勵三軍，毋虧一費，切速切速！

司道稟報勦匪大勝批

治亂民如治亂絲，亂者必斬，不可姑息，地方官其於此次懲創之後，另行曉諭，解脅擒渠，師渤海之法，而通其意，又所請治亂民如治亂繩，不可急也，大抵吏治不飭，兵禍乃起，非得良有司與士民相親者，不能救斯民水火矣。司道均骨鯁忠良，耆艾魁梧之彥，勉紓楚禍，益勵遠猷。

鹽法道稟報追勦襄匪克復房縣批

襄匪上竄，如果方追迅勦，何難聚而殲旃？乃任賊狂竄，肆擾無忌，及賊破失州縣，飽掠而去，則又鋪敘戰事，自謂收復，試問果能復之於後，何不勦之於前？是勦禦無能，貽害生靈，當亦捫心自愧，倘仍玩愒不前，督勦不力，致令地方失守，定惟該道是問，恐不能當此重咎也。速加擊勦，毋事尾追。

札營務處籌辦興國州碉堡

據代理興國州宋令稟齋驛站地名里數摺內，聲明與大冶連界之黃連港，江西瑞昌連界之黃岡礮，均係當衝之地，又與通山連界之慈口，臨江之黃額口，均係稍偏之地，查該州地外連江西潯瑞兩郡，本省則接壤崇通各縣，而且外濱大江，內多崇山，爲自古用武者所必爭，今江西逆匪未靖，伏莽尚多，亟宜擇要設防，以固邊圉，而壯聲援。該守宜採訪古今成跡，訪察形勢，於前開當衝當偏四處，或應於他處險要，設碉建堡，派民夫團練防守，如昔人堅壁清野之法，今發去鄉守輯要一冊，俾悉心妥籌。

札各統領

探聞荆襄賊匪，現雖分竄，仍以南漳爲歸宿，該縣地處萬山，周圍入百餘里，此時居民搬空，大兵進勦，覓路甚難，更恐匪人引導，奸計不可不防。（從前川楚教匪滋事，官兵深受其害。）該縣東北各路，山少田多，馬步各隊，進征尚易，西南各路，翻山越嶺，道途叢雜，溪澗甚多。（前漢檀溪卽此地，俗指爲荊州北門外者，非。）須看天時地勢，三四月間，低窪之處，雨後卽防山水暴漲，一發數丈，建瓴而下，如高岡之處，山寨極多，形如城郭，其路僅有一線可登，居民每多蓄糧囤積於上，此時恐已搬移，我兵駐寨，賊必設計困我，我兵分擊，賊必占寨死守，惟有積薪聚草，看風發火以攻之。（嘉慶四年，賊以此計攻寨。）大兵切忌呆守一處。（前辦川楚教匪，官兵卽犯此

病。若由襄陽進攻，保護方堰，則李家冲（南）、神農祠（東）、八都河（西）、九仙觀（北）等處，防賊抄我之後，若由光穀進兵來城，則沐浴里、丁家集、村子口、騎龍集、木林榜等處，須遙爲聲勢。山內洞口，既多且深，如水鏡莊等處，山洞寬袤，十數里不等，賊窮，必將糧食及擄脅男婦窩藏其內（歷次辦理拐販婦女，多半在此）。容納千人，而不知覺，尤須處處留意，或封或搜，大兵怕輕進，入山怕食淡（官軍曾督勇前進，饑餓三日，而不得食）。投誠防詐降，窮追怕迷路，進勦時宜節節多設疑兵，現聞襄郡荆門兩路進勦，賊必西走保康，如從峽口、店子壩一帶迎頭追下，賊必東奔如劉猴集等處，數州縣交界，向爲盜賊淵藪，該處形勢，東南最低，倘追至該處，三四月間，尙未得手，宜急放堰塘之水，或開沮漳之河，即可取勝（咸豐四年，賊陷荆門，至清溪河，值農民放水擊退，慎之慎之！）

咨巴副都統籌辦受降事宜（二件）

貴副都統函開：「該逆等吶喊投誠。」查貴副都統並未與賊開仗，而預存一撫賊之見，是非撫賊，直恐爲賊所撫耳。前明張獻忠之禍，卽誤於熊文燦之撫。本部院曾再四函致貴副都統，諒必接到，竊謂不剿而撫，賊何所畏，可慮者一也。又稱：「素日受恩，定不至另生異志，若不善爲安置，乘機招撫，則殄滅又須時日。」殊不知招撫不難，安置之法爲難，貴副都統何以不將安置之法，詳悉開明，其可慮者二也。又稱：「荆門州廬姓胡姓高姓等勇，潛窺此舉成敗，及我兵遠近，若此處一經招撫，則彼心亦定。」查廬又熊並未造反，卽胡姓高姓已可遣散，與此次破城造反之逆，迥然不同，相提並論，竊所未喻，其可慮者三也。又稱：「招撫此股，則穀城土匪可以勦滅，無遺。」殊不知招撫之賊，斷不准再留楚境，卽應由貴副都統卽時遣散，親督出境，分交各原籍地方，乃爲妥善，貴副都統將收爲部曲乎？則口糧何出？終必叛異，將散留楚境付之不理乎？則旋撫旋畔，大誤國計，隱害民生，其可慮

者四也。又稱：「得其心腹，可以定北路之大局。」是貴副都統仍有收用之意，口糧由何支付？心腹豈能遙揣？其可慮者五也。賊不難於撫而難於散；如果貴副都統撫局已成，應即責成自派將弁，分起管押，遞送回籍，并自備咨文，分咨各地方督撫，移行鄰省州縣，遞管回籍，取具回文彙繳，乃是正辦，乃能卸肩。若名爲招撫而仍留湖北，名爲遣發而實未安插，是欺飾於目前，貽害於地方，其可慮者六也。該逆自襄寬宣，擄掠我人民，焚燬我室家，荆襄諸縣，匪實盡之，貴副都統爲游勇，獨不爲黎民恨乎？撫議若成，安插無術，必將該匪首逆，假以保舉，養以口糧，則官兵之勤賊者，轉不如作賊者之可貴，何以鼓士卒之氣，而警宵小之心，其可慮者七也。總之，賊之臨陣投誠者，貸其一死，則可留用，則不可押送回籍，則可留於湖北，則不可，撫議如已誤成，即責成貴副都統一手經理，親督將弁，押出楚境，其襄樊討賊事宜，仍責成唐守統帶寶義二營，會同舒副都統一手了辦可也。若設言招撫而招撫以後一切不理，則是顧目前之偷安，本部院必難照辦。又據探報：「賊於武安壩之西，有邊乘潭河上游，搭小浮橋，一恐一面說降，一面由倒座廟徑竄保康，萬一再縱賊入山，則惟統兵大將及各將官是問，幸祈勿以兵事爲兒戲也。」

受降之事較打仗爲難，受降之禍亦較打仗爲烈，既已輕於一試，既往不咎，此後若不妥爲安插，必留異日數省無窮之禍，豈止湖北一省而已哉！大抵古今禍敗之由，每於邊疆外地不干己之事，則主勦於內地，奸民則主撫，外地不可勦而言勦，此好大喜功之所爲也。內地不可撫而主撫，是苟且目前，貽害他人之見也。已往者不能追，未來者深可慮，所有該投誠之人，貴副都統責無旁貸，萬不可留在楚境，致釀明季誤撫之禍。刻下應如何分撥遣散一切餉項，急宜設法辦理，其分起備文遣散，并取具各原地方官收管安置回文彙移督撫備核，毋使撫而再畔，遣而不散，如有事變，即祈貴副都統始終其事。

咨送陣亡副將周清元卹賞銀兩

例載無子承繼，先儘同父期親，次及大功，小功，總麻如俱無，許立遠房爲嗣。又無子立嗣，擇立賢能，及所親愛者；若於昭穆倫序不失，不許宗族指以次序告爭。又無子立嗣，族中勒令承繼，以致涉訟者，地方官立即懲治，似將所擇賢愛之人，斷令立繼。又道光九年，禮部通行內開：「大宗子可承祧小宗，小宗子可兼祧大宗。」各等語；此特爲尋常立繼而設。若係軍營陣亡，尤應原情酌辦。副將銜儘先參將驍勇巴圖魯周清元，前因克復省城，受傷身死，本部院專摺請卹，奉硃批：「照副將陣亡例議卹。」摺內聲明伊兄千總周敦厚已爲撫立一子，取名繼熊，是周清元立繼之事業，經上呈天聽，况久立功勳，打仗陣亡之大員，自以其胞兄周敦厚及其妻周柳氏之所擇立爲繼，豈容親族妄生覬覦？現閱其族人爭繼等情，實屬刁詐卑鄙。夫男子之承繼，猶女子之出嫁，設女子自欲嫁人，必爲人所恥笑，况軍營陣亡，無論已未成婚，按例均應立後。卽如嘉慶年間，提督李莊烈伯陣亡後，異姓撫養子爲李提督夫婦所鍾愛，奉旨特准撫立爲子，可見陣亡之承繼，應以其夫婦所鍾愛者爲定，不准外人干預。查詢周清元之妻柳氏稱：「立夫堂兄周家明之子繼熊爲嗣，立有承祧字據。」並無願立周南汀兄子爲嗣之語；則周繼熊自係周柳氏擇定言愛之人，核與昭穆倫序不失。其卽持服承襲世職，以筮奏案，而杜爭端。並將原存銀三百一十一兩七錢，及現送來銀五百六十七兩，又本部院另籌銀一百兩，共計六百六十七兩，擇傳公正紳耆，代置田產，明晰立案，并祈嚴飭湘陰縣將周南汀爭繼之案，嚴行懲處，俾令周柳氏撫孤守節，以慰忠魂，而垂久遠。

新堤局申覆抽釐章程批

新提爲江岸要鎮，居武漢後路，咸豐五年九月，試辦牙釐以來，軍餉軍裝，裨益大營不淺；此克復武漢之後，該局出力紳民，悉如所請奏保，所以獎前功，亦以期後效也。惟變通乃能盡利，而損益尤貴因時，糜費不節，軍餉

彌艱。該局水陸各勇，自應遵諭酌裁。茲據移覆兩文，大有見徧不見全，不能綜籌大局之處。亟應分條指駁，俾該局了然於胸，毋膠己見。（一）省城設總局，乃本部院之總局，而匯各局之總局之令，本部院之令也。該局以通行之事，任意違抗，在輿情固宜俯順，而紳民必攬官權，甚非紳民之福也。（一）總局之設，所以一事權，章程一領，所以防弊竇。該局以落地出產二項，併入門市一例辦理，尙屬一而二二而一之誤。至每日生錢若干，輪釐若干，該行親筆登簿，該局於每月報銷後，遍傳各行查對，雖與張榜無異，然何吝乎一紙，必不鈔而榜之耶。况查對不過彼此互明，榜示則人人共曉，尤能示衆以無私，而乃以爲葛藤無益者，何也。（一）文內申稱：「民間用錢，向歸九入六數，如必湊成十足，則每日所收或百串，或二三百串不等，過數甚繁，局小難辦。」等語，然則九入六之錢，遂可以隨意而收，不必過數耶。抑用十足，則商賈必有欺假耶。文尾「治法治人，自信共信」之謂，何以其數計之，每串補足僅須錢二十四文，善爲開導，亦甚易易，何以該局一處獨難遵行，甚不願違抗之咎，自該局開其始也。（一）去年十月十五日，該局因米釐停止，遂以洞庭廟樂善堂兩處抽提之費，作爲該處礮船口糧。局紳苦心，商賈義舉，兩有可嘉，業經批准在案。但彼時武漢未復，臨蒲崇嘉等縣，土匪四起，原稟無飛划名目，因石達開來犯，乃於礮船之外，並添飛划。今則楚境肅清，滋事之游勇淨盡，即謂安不忘危，自應地方官民力行團練，以供盤查。若慮慮必募勇防奸，則征兵無餉，餓殍可虞，能恃此區區水陸之勇安坐而食乎。糜費以防，征兵不飽，是務小而遺大矣。况飛划之設，每船四人，船礮均難展布，可以遊行，不可以擊賊。該局不總籌大局，而仍以去年時勢爲嗣，則見左矣。五百號之礮船，若因饑而潰，則該局之飛划礮船，果能敵賊乎。不能敵賊乎。今礮船尙須酌減，而飛划不能速撤乎。（一）陸勇六十二人，更爲應裁。局中用人，不過催收解運，聊供奔走而已。至名之曰勇，居然與營勇同，則口糧太優。若謂六十二人，遇有變動，可以擊賊，本部院斷不信也。此陸勇應爲裁減，而換用服役之人。（一）來文稱：「冊內新收項下，另有防堵一費。」固係各行店、洞庭廟樂善堂義舉，然旣以之充公，

遂必糜其費而用之乎？或必以裁減各勇之故，遂欲仍還之私乎？顧大局者，必不如是也。且願捐爲本地防堵之費，今則賊氛已遠，其費可節而解充征兵之餉，孰緩孰急？孰大孰小？比而論之，諒亦自明。（一）文內徵引宜昌之變，朱河以伏匪之事，又云「不軌之徒，所在皆有，未可以已安已治，稍鬆團練」，是亦思慮預防之說。然官紳亦知江皖一日不平，則湖北之大患一日不了乎？南岸則九江征兵，興國防兵，北岸則黃梅、小池口均有征兵；水師則兩岸分布，合而計之，水陸馬步約二萬餘，無日不戰，而欠餉五月六月不等，約二百萬。李臬司現督二千五百人，由羅田進攻援皖，設無此各路勁勇出境勦賊，湖北官民能安坐而食乎？乃境內官民安坐而食，水陸馬步則糜粥度日，甚則粥無可食，都將軍、楊軍門、李方伯軍令至嚴，其營中向無敢以餉爲辭者，今則都楊李均欠餉，催函屢屢，且危切言之，本部院焦灼無地，該局於前此武漢之事，如此協力籌餉，獨至今日遂以爲已安已治，不力節糜費，以飽我征兵乎？甚不願該局之自隳前功也。以上七條，該局其迅速遵行，全撤飛划，裁減陸勇，以節糜費，并速速籌解錢文，以濟急餉。皖省桐城饑潰，殷鑒不遠，凜之思之！

道府稟報襄陽牙釐大概情形

湖北大吏譬如富家之有產業而中落者，其田畝鋪戶自在也，而店夥佃戶僮僕經手人等，中飽私肥，司事者不能自理家政，而日夜乞貸，鄰里始猶憐之，終且厭之矣。古人以山海一隅，尙能自富自強，如管子於齊，勾踐於越，是也。楚北爲南北樞紐，水陸之衝，商賈集焉，固東南一大都會也。卽如釐金一事，中飽私肥，盡蝕於官吏劣紳劣衿之手，唐道有造於襄人，劉守乃心乎軍國，尙其集思自益，求賢自助，力總全綱，權無旁落，凡州縣士庶之侵蝕阻撓，并辦理苛索無補餉經者，卽由該道守會稟嚴劾。

札霆營鮑副將喻都司

軍旅之事，謹慎爲先；戰陣之方，講習爲上。蓋兵機至精，非虛心求教，不能領會；矧可是已而非人？兵機至活，非隨時謹密，不能防人；矧可粗心而大意？該副將奮勇敢戰，尙可不疑；惟果於執見，拙於料人，是其大病。卽如打仗最忌攻堅，凡城壘之堅者，自古並無攻法，驅血肉之驅與礮石相抗，傷亡必多。銳氣先挫，且賊之善戰不如我，而其死守則過於我，以我之短，制彼之長，其可得乎？孫武有言曰：「銳卒勿攻。」夫銳卒猶不可攻，况角勝於堅城之下哉？知物之不可以力爭，莫若審勢而掩其要；知事之不可以勇鬪，莫若擇利而踏其瑕。現今如都將軍楊軍門、李方伯之用兵，可師可法；其稟求指示，虛心領受爲要。至營中長夫均有定額，口糧所出，上關國帑，下竭民膏，其切實查點，不准虜冒。又行軍之際，務須紀律嚴明，隊伍齊整，方爲節制之師。如查有擾害百姓者，卽當按以軍法。呂蒙行師，不能以一笠寬其鄉人，嚴明之謂也。條侯治兵，不能以先驅犯其堅壘，齊整之謂也。此後只准隨同馬隊，學打行仗，不准蠻攻城壘，自損銳卒。刻下情形，總須候賊入境，審定事機，力籌全勝。兵者，詭道，須知避銳而擊惰，兵者，危事，預防不戰而自焚。本部院蒿目時艱，日夜兢惕，知攻堅也，非策惜軍士之多傷，爲此札仰該副將（都司）搏精壹志，遵照辦理。如或怯於戰而勇於攻，師心自用，軍令具在，決不寬貸也！

清查委員稟請先核歷任虧空批

清查之迴避，是循例具文；如其徇私，卽迴避亦虛；如其秉公，則自核之嚴，必嚴於人之核。我其引嫌迴避者，所以杜宵小之口，而實非有所猜忌於該令也。該令稟稱駐局者，卽不應迴避；迴避者，卽不宜駐局，亦屬悻悻。果如所稟，則必歷來不曾署事，而後可辦清查，有是理乎？又稟請「先清該令歷任州縣」一節，是必待查竣而後入局，亦屬窒礙難行。該員精於考覈，如果不避嫌怨，一心奉公，又何須多此一番猜忌？努力奉公，仍遵前札辦理可耳。

南漳縣稟辦蝗孽情形批

鳥雀食蝗，又蝗自投河，均欺謾之詞；該令才識，亦可想見矣。其實心愛民，實力督捕，毋一時一刻不以民生國計爲念，或者天憐其誠，尙可免罪。今日之吏治，無一人不思奪民，衙門丁胥差役，無一人不思朘民，是害民者不止蝗也。凜之念之！

藩司摺開各官養廉批

查文武養廉奉文，有七成八成九成之分，係按各官額支廉銀而定。今司中萬分支細，不敷支放；若再議減成，非皇上優待臣工之意。若一概定以幾成，則與諭旨不符，且使養廉較少之丞倅州縣，有所藉口。應自本年春季爲始，除教職佐雜外，委准其坐支外，其文職自院司以下，武職自將軍以下，統將司道兩庫耗羨，並各廠船關稅、商稅、契稅等項贏餘，就銀數多寡，仍按七成八成九成儘數均攤；如有不敷，暫行停止，俟司庫稍充，再行補發。每至季終，由該司示期照例扣除減平，督同委員封固交庫，大使當面發交，不准司書經手，以杜扣減帶索之弊。至州縣養廉，向祇准抵雜款，本部院查捐攤各款，本係必不得已之舉，名爲通融，實近苛派。近年以來，如科場經費等款，無事捐攤，而州縣缺分，今昔亦自不同，應由該司轉飭清查局、武漢二府，將通省捐攤各款開列名目，核實刪除雜款，既除，應准州縣於交代時，將養廉作抵正款。蓋庫項藉得補苴，卽交代易於清結，而州縣養廉多一抵款，卽司庫少一支款，此係光明正大核實不易之法，仰卽遵照辦理。至鹽課專濟兵餉，所請酌提公費之處，未便准行。

安襄鄖荆道稟懇奏請開缺批

該道才力精神，是大有爲者；閱稟引退，詞氣深婉，良深感喟！然在明哲之儒，見幾而作，自謀則善矣。如國事何？所望盡一分心，辦一分事，努力自衛，毋萌退志。東南七省盜賊未平，非高蹈之時也。譬之肢體有病，心腹頭目，亦爲之不安，吳楚不治，齊魯亦不可穩，此大局所關，不易之論也。且勵遠猷，共圖善政。

宜昌府稟覆平善壩土膏釐金批

土膏釐金，統歸平善壩辦理，謂與凡貨一例。在平善壩給查票，在宜昌府局給釐票，只是辦川貨，由宜昌入境之事，非謂平善壩已往盡行弛禁，亦非可於荆沙新隄漢鎮各處俱行停止也。若謂以無限之課，難併於一時一處交納，用意頗爲迂闊。在平善壩收錄或不便，在宜昌收錄，豈不便于？至謂他省尤須復取畸重之弊，宜計尤爲杞憂。夫土膏行之他省，有他省之價值，卽當出他省之釐金。楚北只辦楚北之事耳，豈有遙制他省之理？又何必代爲計料耶？察其所稟情詞，決非該守本意，蓋係平日之坐食把持者，有意搖惑，該守不察其情僞耳。

荆宜施道等稟陳沙市客幫公懇變抽釐章程批

抽釐助餉，爲朝廷不得已之政，此固官民所共鑒矣。沙市十三幫稟稱：「養兵之計，諒不失卹民之心。」一抑知養兵所以衛民，卽所以恤民，否則此賊不除，民從何恤？特慮官吏中飽，兵勇冒餉，不能殺賊，卽無以對民耳。當思釐多一文，卽貨貴一文，於百姓則增其價值，於商賈究何損絲毫？來稟言：「出境入境，該商等均願在沙市，如增與平善壩增釐無異。」一則是朝三暮四之說。沙市距平善壩隔荆宜兩府之地，相距數百里，何以增之於沙市，必不可增之於平善壩乎？如謂「水險不能泊船，一查之於平善壩，完之宜昌府可也。」如謂「市小錢艱，一則鹽課之錢，果從何來？」且宜昌沙市號棧均通，抽之宜昌，兌之沙市可也。飾詞遁詞，實難憑信。前已手函批復，茲據所

稟仍用前意，分條明示。（一）平善壩抽釐，較沙市更爲扼要也。自蜀入楚者，土膏是其大宗；自楚入蜀者，花布是其大宗。試取沙市月帳核之，土膏一項，挂一漏萬；花布一項，亦千不取百。沙市欺罔太甚，宜昌劉守首建此議，特嘉其籌畫之勤，遂有委辦之舉。沙市十三幫在荊州之地，竟欲挾其黔驢之技，阻我籌濟之法，該道等國之大臣，亦因而徇其所欲，國體謂何？軍餉謂何？乃動以罷市之說，爲蘇張恐喝之計；此鴉鳥欺孺子之故智，施之本部院，實大謬妄。（一）搜括之政，儒者不尙，然軍政係億萬生靈之命，軍餉係水陸三萬餘兵勇之命，兩害相形，則取其輕；兩利相形，則取其重。與其餓軍而誤地方，無若取商賈之利以援大局。且元明之季，因軍餉而加賦，我朝愛民，永不加賦，取逐末之微利以餉軍，其滴滴歸根處，仍是百姓食貴耳。商賈之計，究無所損。民間若能節用，少取則百姓生計尙不甚礙；此釐金之說也。至於賤人所食，惰農所寶，則雖多取之，而不爲虛，况多取以益軍糈，猶愈乎厲禁而徒飽吏胥之壑也。試問川中土膏，由沙市上稅者，果止此乎？果不止此乎？如謂果止於沙市帳目之數，卽至愚之人，亦知其不誠，奈何以奸商之囑詞，撓籌餉之大法？此平善壩必應設總卡之定計也。（一）罷市之說，豈敢筆之於書，豈敢入於吾耳？有罷市之人，自有懲奸之法；設沙市果罷市，卽發封條，永遠封禁；月少一萬餘串之釐，不過太倉稊米；舍政體而不顧，以遂奸人市儉之謀，可乎？罷市而月少一萬餘串之釐，罷市而彼乃月少百十餘萬之生計，奸人之自爲謀者，果得計乎？果不得計乎？至推而及於鹽船，推而及於橈夫，尤爲杞人之見。總之，政體不可因市儉而阻撓，可任其罷市，而另設嚴辦，雖派兵調將，亦所不辭，斷不可因一、二市儉而使大權歸於奸民也。（一）漢高立制，重農抑末，故賈人不得乘車衣絲，循至武帝，告緡平準，而大利之權盡歸於上。此誠治天下之大計。今日之勢，則不然。州縣之敬市儉，如見大賓，利其規耳。廉隅不立，頑鈍之賈，視顏與士大夫抗禮，而氣日驕，志日肆。此又大體之可鄙者也。不摧抑之，國何以治？（一）稟稱「該幫願一律加增，所加幾及一倍，一此尤爲其愚弄，與其沙市加釐，以中其奸，不如於上游自取其利也。卽謂一行市所聚，多在沙市，然因

微利而失大體，損大權，何以爲政？應飭該道於沙市罷市阻撓之行，卽發封條，永遠封禁，卽加增釐金，亦不準其開行置貨。（一）釐金之局，一絲一粒，無不歸於軍餉，以此取民，亦可無愧，且如此苦心，以籌餉濟軍，卽以衛民，諒爲神人共鑒矣。法在必行，政貴有體，慎勿爲小利所惑，爲奸人所愚，致誤大局。

札信營謝都司智營余守備

兵家之法，戰守並重；而守之法，惟在壘高濠深而已。此時柳家灣、印馬地、四方倉、上巴河各處賊匪，尙未剿辦淨盡，又聞下游來援之匪亦多，賊果與我接仗，必可望勝，特恐其旁擾黃州。現在時將八月，深慮三台河水漸淺，涸所有該處營壘，亟應修濬高深，以資防守。其每日派勇一百五十名修壘牆，如堅城，必使一二百兵，可禦萬賊，乃合守法。日日修之，期以一月、二月、三月不休，必使城高於天，三台河修好，再於上壘、中壘、下壘擇要地，並羅家溝、楓香橋及凡可來之處，總須修築。日日有功，毋稍懈怠。再智營應以五百人爲度，哨長十長，必須精益求精。凡哨長不得人，則百人皆廢；十長不得人，則十人皆廢；各營知大旗之可衝鋒，而不知十長之最要，此不知兵事之大也。大旗奮勇，原可臨陣爭先，不知大旗不能管事，不能管人；大旗百人奮勇，僅有百人而已；十長百人奮勇，則其手下各有十人，卽十人之中，不必人人奮勇，必有三五人同進者。若十長奮勇，則此軍如牆而進，賊豈能當哉？故善兵者，與其多而冗，不如少而精，乃可必勝。善用兵者，挑大旗，不如挈十長，十長勇，則十人皆勇也。

札總糧臺

照得七月二十八日，由蘭溪舟次運到中軍帳房一架，試命支撐，則平日督府中軍應酬迎送操演之物也。施之行營，不僅長夫糜費太多，尤啓軍營修汰之漸，且並非人字架舊式，則風雨飄搖，不適於用。核計此帳用布

已多，費工已鉅，每日若隨營轉運，須添夫十六名。又訪聞糧臺舟次，尙有大中軍帳一架，須夫百名以內；似此奢侈浮靡，實屬官場惡習，殊堪痛恨。夫不得已而養兵，卽日費萬金，亦出於救民之苦心；所患者，兵不精而將不勇，負國負民，罪戾實大。若以軍務爲自奉之謀，卽百錢一錢，亦當愛惜，須知日用之費，皆國家之正供，生民之膏血，見之痛心，思之淚下；奈何作此無用以害有用哉！合行嚴札申飭，卽速查明經手創議之員，造辦者何人？出議者何人？經費支銷若干串？由糧臺稟明，卽記大過三十次，仍扣除該員應領薪水養廉，以償糜費；至本部院行營人字架、藍布帳房，已足棲止；如果將士用命，疆宇肅清，所庇多矣。又何苦樂之足介余懷哉！爲此札到糧臺，并通飭遵遵度，使官場知以樸實爲可寶也。戒之戒之！

麻城縣稟覆修建礮樓批

麻城爲山地，設險守國，深合古道；單礮總嫌單弱，一二處工成，再相地補足三五七十礮，則防範乃密。又近日以紙礮爲式，其下層須實地三尺，三尺以上，乃開門，門須小梯而上，其由下而上之第二層，約九尺，其由下而上之第三層，亦約九尺，其四層在頂上，須周安女牆，一切須詳審思，設身處地乃妙。至於朝廷爵賞，非我所敢專，尤非我所可吝，然必積勞乃可得賞，稍有濫予，不僅不能激勵人才，實足以敗壞風俗。試思昔年湖北保舉不爲不多，究竟真出力者遺之，而鑽營者得之，人不知感事亦無成，此又我所深懼矣！

卷二

蔡甸局呈解釐金批

看似涓滴無補，按月二十餘萬之鉤，然山海之高深，必由土壤細流而起。所患者，久習晏安，不以軍事爲事，

兵心爲心，則入心之自私自利；賊未來而有倖心，賊將至而有懼心，賊將去而又有怠心矣。若一意奉公，合吾楚之羸策羸力，以謀此事，富強之效，可立致也。

漢陽府詳請漕折章程批

民間完納糧米，按畝輸將，本無所謂折價也。邇年軍務迭興，漕船停運，大部乃有折漕之議；然每石僅定銀一兩三錢，國家寬大之政，無非愛惜民生。若如該府所詳，歷年辦漕，淨收本色，勒收折色，本色除水脚外，每石加米七八斗，至石餘不等；折色每石連耗米水脚收銀四五兩，或錢九千十千不等；而本部院訪問尚不止此。維正之供，徒填胥役家丁刁生劣監之怨壑，積弊相沿，實堪髮指。本應逐任查參，循照部定價值，一律折收，姑念積弊百餘年，事非一手官非一任，且糧船開運，旗丁雇船起撥，阻風守水，向於例款不敷之外，州縣酌加津貼，係屬實在情形，今值停運，每州縣準暫提兌費，解赴藩庫道庫充餉，一俟北漕開兌，仍作爲州縣津貼糧船之費；此外上下衙門各項陋規，一概裁革。至折色數目，經此次痛加核減之後，如敢加增一文，定卽分別特參究治，決不稍寬。民爲邦本，兵燹之餘，非整頓漕務，剔弊除奸，更無實惠及民之事。除本部院委員，並差親信嚴密訪查外，該府爲親臨上司，職司表率，尤須破除情面，認真查察，各屬中如有陽奉陰違，侵漁中飽等事，立卽揭參，倘亦扶同隱徇，並干嚴譴，切勿代人受過也。

漢陽府稟陳錢漕積弊批

閱稟詞一過，不禁爲之淚下！所言錢漕大弊，不在閭閻之疲欠，督催之急惰，而在糧書之飽蝕包庇，推原其故，皆由州縣以糧書爲爪牙，而甘受其愚，糧書以黎庶爲魚肉，而專遭其害，尤爲扼要之至論。此時府州縣之受

病，總以冊籍無憑，欲姑容冊書糧書耳。殊不知姑忍一年，而冊籍終不可得，不如摘其尤者，立置重典，所謂殺汝璧將焉往也。

天門縣稟辦堤工批

兵燹之後，舉廢興利，本屬急務；所稟由紳設局，集費協修鍾祥二三工潰口，尙屬可行。查此項工程，不辦則已，辦則必期實濟；若半途而廢，則害民更大。大抵堤工之事，不難於始，而難於終；假令未能合龍，則前此工本付之東流；而士民見識，不難於開工，而難於集費；倡始之時，情甚不難；殆至工用不敷，集費無著，則衆人付之不理。該縣知修堤之利，而不知前已兩次集費付之流水；若第三次再掉以輕心，則殘黎之膏血幾何？一誤豈容三誤？此事應一面集費，一面估工，必須費多於工，乃可不誤；又必須取具認承經手甘結，並某縣應承認若干丈，某紳士承認若干丈，切實甘結萬一中道阻格，或有他虞，必責令賠償；務須費歸實用，不許草率偷減，刻期報竣，并飭將興工日期及修理工程分數，隨時報查，俟工竣時，照例委驗，取具保固年限，倘保固限內，再有塌坍潰口情事，即勒令按段經手之人賠修，毋泛視遲延，切切。

漢陽府稟陳漢川沔陽漕南災緩批

沔陽之事，精心果力，尤爲得法；賈生不云乎？「治天下者，至纖至悉也。」閱稟情及示諭各則，纖悉不遺，卽此便是經天緯地之奇才。又程子稱司馬公爲九分人，又稱爲腳踏實地人，蓋經天緯地之才，並非驚高遠，談奇妙之謂；不過踏實二字，便是奇才。

札荆宜施道

鹽課爲軍餉之大宗，實楚省之大政；自五六年以來，該道竭力奉公，廉正自矢，每次批解鄂城征兵餉，精力全大局人，僅知馬隊水師及率方伯湘軍功勳莫二，而不知該道籌餉之功，大有裨於吾楚，異日之天心嘉貺，豈有涯哉？本年水陸東征，曾與該道函約，每月銀錢搭放，約以月供十二萬串爲衡，以宜沙兩處合力辦此，實爲處其有餘。該道復函欣然無難色，茲閱來詳，并不如式，應一併飭查稟復本部院，嘗反復於古今治亂之故，而知亂世之財，與治世之財，其盈絀之數，不在兵荒而在人心，卽如有明之季，四海困窮，人所共憫，我朝入關以後，並未攜帶餉銀，而以天下之財供天下之兵，削平禍亂，沛然有餘，無他，奉公則日見有餘，奉私則日形不足也。該道胸有千秋目，營四表，尙其追思前鑒，力挽頽瀾，以軍事爲事，以兵心爲心，則潯皖金陵之事，將惟吾楚軍是賴。

江陵縣稟陳整頓錢漕積弊批

據稟：該縣錢漕積弊，全在冊書里書，以致官民交困，殊堪痛恨。該令既深知其弊，亟圖補救；如果不憚煩勞，隨時遇事親歷查辦，何患弊之不除？今明知操縱在於里書，乃仍著落里書造冊，卽使開載田畝坐落，試問信乎不信？該令徒兼查弊之名，無如性耽安逸，又圖省便，日與役處，不與民親，自處於積弊之中，無怪毫無把握，所以有一恐私弊出於意料之外，害端卽在更張之中。一之語，而四鄉農民，非不欲進城，實望城哭也。安用此地方官爲耶？至所稱門糧正耗，並火耗解費書役紙張飯食等項，按照市價，每正銀一兩折收錢二千四百五十文，出示曉諭，銀錢聽民自行赴櫃完納，此釐剔里書冊書積弊之一端，事屬可行，應由荆宜施道就近察實飭遵，其花戶田畝坐落等處，則如何完納錢漕各若干里書冊書如何可以革除淨盡，底冊如何設法追繳，始得其真，不致被其朦混，非寄耳目心思於人者所能奏功，必得親詣各鄉實心實力認真籌辦，庶可清源節流，亦不愧父母斯民之義。總之，該令久歷宦途，積弊甚深，因循廢弛，牢不可破，卽如漕米改折一事，明知通行有案，部文及本部院奏

報有案，尚欲巧爲嘗試，是其膽大妄爲，已可概見；其陽奉陰違，不問可知。仰荆宜施道轉飭迅速警愷，痛改痼習，毋以空言了事，毋任甘言搪塞也。

訓後營稟陳所部勞績懇請保獎批

凡軍營之事，冒濫在文，不在武；在大，不在小；在游說之徒，不在打仗之人。刪減不得其當，是人之待我不仁；然我之自處，仍不可不義。我楚軍之舍命不渝者，亦忠義激發，不盡爲名爲利也。查江撫於瑞州之戰，該營獎敘，惟刪除文員數人，其陞岡嶺之役，則未見奏咨明文。業咨請江西撫院設法補保，該營各員未奉飭知，將士不無缺望。今照江西來咨，札抄行知，此後有難處之事，儘可實稟來報，我視兵勇如一家人，苟有盡心盡力，不忍負其苦戰血戰之心也。

咸豐縣稟陳講求吏治批

閱稟，尙有思路，可入官先事，士先志，志在爲好官，必無不好之理。嘗笑近年官吏，若以小學生作入股之勤苦，施於政事，事無不辦，若以歲得東修之數，爲自奉於官場，則雖瘠苦，亦沛然有餘。朝廷之設官，其祿養固較東修爲優矣。該令亦思及近數十年，凡靈國病民之吏，其子孫有至今昌熾者乎？幸勿墮落迷途，力矯積弊，至囑至囑！

咸豐縣稟陳整頓錢糧革除冊書批

犯法者當懲，奉法者當留。書吏中亦有人才，特官貪則吏必逞其私，官惰則吏必攬其權，非書差必不可用。

也。該令果能立志爲好官，則書差亦奉令惟謹。

義營縷稟蘄州急務四端批

所稟四端，均有仁人之心，君子之度，梅岬難言，堯舜猶病；只在官吏擇正人，不擾民，事事挾一至誠惻怛之心，以與民相見，便是實心愛養之道；若錢漕則正供也，國與民相維相繫，僅有此耳。譬如父母待養，而子以病貧爲詞，欲人之代吾養也，欲父母不資吾養也，豈非悖逆子孫哉？此事可以類推。巨賊如龔秉極等，應由該令密行訪拏，審明後卽行正法。保甲之法，實團練之根本，行之於賊匪已退，是亡羊補牢；行之於賊匪未至，是未雨綢繆。今日之亡羊補牢，卽異日之未雨綢繆，勉力行之，勿迂緩，勿拘執爲要。五家連坐之法，須神明而變通之，選舉妥紳爲練總，尤爲至要之論。

札蘄州牧

訪聞該州現用團總，及入局管事者，多係曾經從賊，甘受僞職之人，殊爲駭異。該牧之意，欲得著名僞職，僞以事權，藉可壓服鄉民，收斂團費，爲清結積欠口糧之計，嘻，亦謬矣。夫甘受僞職之人，是賊黨也；其從前曾假賊權以脅民，今又使假官權以行事，人亦何憚而不從賊？且邪正不兩立，該州豈無正人能籌團費，倘從賊之人，與正人共處，其稍知自愛，能自立者，必潔身以去，而羞與爲伍；其不肖者，又將共相糾結，而攫取爲工，萬一有事，邪黨復肆行無忌，團練必潰裂而不可恃。自來豪傑每取因人成事，今該牧乃欲因賊以成功，惴惴然仰其餘息，藉其兇狡猾計，以懾伏地方，其可取孰甚？本部院訪聞該州著名僞職管步瀛、徐駝子、周大寵，皆久在賊中，又僞總軍帥龔秉極，在賊中恣行兇悍，上年曾招開化勇五百人，臨陣降賊，刻下皖賊鴟張，反與管步瀛私議，欲撤五鄉

團局，其居心大不可問，實爲罪大惡極。該牧立即不動聲色，密速掩捕，審明各情，即行正法。其管步瀛、徐駝子、周大寵等，俱密行查拏，訊明逆蹟，稟請分別辦理。其餘從賊之徒，除實係被賊逼脅，罪在可寬者，仍不許任事，所有甘心從賊，爲害地方兇徒，亦須一體嚴究。此爲扶正抑邪，整頓團練本務，該牧毋稍姑容，致干參辦。

黃岡縣稟懇募勇並籌撥餉糈批

兵之勝負成敗，全視乎將，不關乎兵。稟稱募勇二千，原無不可，且斬水羅田，警報時至，尤屬急務。特二千之勇，數日即可招集，而該令胸中並無一將。夫以無將之兵禦賊，賊未至，則民受其害；賊將至，則聞風而逃。此天下古今之定局也。至孫家嘴、上巴河形勢，本部院縱觀已久，二千防兵，尙嫌太單，以首尾二三十里，淺水可以徒涉。若遇狡賊，尙須良將精兵，乃可應敵。倉卒召募之人，不如其無也。至地丁一項，漕折一項，原以供給兵餉。本省文武官吏，不得私受，必解藩庫道庫，遇有緊急要需，仍由庫發供軍用，所以不憚往返煩勞者，示限制嚴責成。國帑大政，利權不應下移也。所派信營副將，前日可到三台河，且駐軍於三台河，嚴密防守，俟他路再行添兵，可以進駐斬水。然精兵猛將，亦須三千人，乃成一軍，談何容易。該令所請，應即中止。

札羅田縣及禮字營

軍旅之事，勝敗無常，總貴確實，而戒虛捏。確實則準備周妥，虛飾則有誤調度。此行軍之最要關鍵也。粵逆倡亂以來，其得以肆志猖獗者，實由廣西文武欺飾捏報，冒功倖賞，以致蔓延數省。流毒至今，莫能收拾。皖賊此次犯楚，實欲進窺武漢，分我兵力，下解潯圍。意原不在麻城羅田，而麻邑較羅，頗稱富厚，久爲賊所垂涎。因襲羅而遂入麻城，麻城之失，羅田之過也。茲閱該牧先後來稟，初九日賊襲吳家店，卡接撲松子銅鑼，二關該牧即退。

守滕家堡初十日該牧又退至蕭家坊。是該縣團勇不力。該牧畏怯。均可概見。而十一日來稟。乃稱殺賊一百餘名。生擒十餘名。追至滕家堡之東而回。十三日云云。十二日敗滕家堡賊二萬數千之多。尸填溝壑。生擒三十二名。割首級八十餘顆。髮辮二百餘記。十四日又云。麻城揚旗寨起。至新昌河止。綿亙二十餘里。悉皆賊壘。該牧與姚主事徐城守帶隊往攻。將賊壘概行焚燬。餘賊竄入麻界二十里之西路口。又云。十四日賊乘我軍造飯。忽從山後擁出。該牧與姚主事徐城守分路抄擊。賊衆驚潰。退入偽壘。該牧直逼賊濠。旋撲賊壘三十餘座。追入麻境二十餘里。各等情。查此股賊匪狡悍異常。多至三萬數千之衆。該縣團勇已經屢挫。何忽屢戰屢勝。撲壘至數十餘座之多。如果驍勇能戰。前此吳家店松子關銅鑼關滕家堡各處緊要隘口。係屬天險形勢。何至賊來即失。且該牧初稟。僅言賊約二萬餘衆。經數次大捷。死亡逃亡之外。當亦所剩無幾。何以現在竄麻者。尚有二萬餘人。儻異日在麻擊敗。或再由羅田經過。該牧前稟所有表之連破三十餘壘。其本領尚在否。該牧欲冒功倖賞。遂以粵西軍營惡習。捏飾言功。來此嘗試。此風斷不可長。至姚主事以草茅書生。拔置戎行。專領一營。乃亦沾染惡習。尤爲可恨。合行嚴札查詢。札到該牧（主事）即將賊匪如何逃竄。該牧如何捏稟。何人代筆飾詞。三日內據實明白稟覆。倘知愧恥。尚可從寬。如再飾非。卽候參辦。毋稍違延。

黃州府稟覆趕緊催收錢漕各項批

國之州縣。猶家之有田。有廬。有亞。有旅。今士大夫居家。若佃戶抗租。則恨深切齒。必乞威力於牧令。以懲之。若司田舍之奴。捏災傷而不奉租食。盜過其里。卽誣罪於盜。藉口盜賊。而主人之奉。廢置不顧。則恨深刺骨。必曰：「此害於而家者也。」惟國事則無人過問。此不仁不恕不忠之大罪矣。

荊門州稟陳設沒籌解各款批

理財之事，原本聖賢，其體在正心，其用在知人。嘉慶道光以後，度支漸絀，馴至近年支絀更甚，其弊由於錢漕鹽課關政不得其理，上下相蒙，相率爲僞。若使此數大政得人，而治勒歸舊額，則又何須以捐輸大錢鈔票爲事哉？近人日議生財之法，不知本原，愈議論而愈紛，愈更張而愈壞，錮蔽於卑瑣之計，以此求富，猶北轍而南轅也。該守尙其實力整飭，催征還款，必期綜核名實，條理精密，可行久遠。若僅補苴於一時，仍於國計無裨益也。

襄陽道府稟請雇募壯勇彈壓防堵批

軍旅之事，守於境內，不如戰於境外。昔年湖北征兵，不過萬人，不擇將，不籌餉，以致六年之久，無歲無兵禍。今則水陸五萬人，分布江皖之境，以五萬人之食，責之一省之力，其艱難可想。牙釐之設，專濟征兵，征吳卽以保楚，智者信之，愚者惑焉，固不能執衆人而共喻此理也。省城設立總局，月支公費百串，至儉至廉，天下所獨。此則取商民之有餘，歸軍國之實濟，是又可使衆人共鑒此忱也。人心好利，各州縣汛營員弁，每垂涎此牙釐，百端嘗試，視爲奇貨，不知此因征兵緊要，不養兵不能禦賊，不越境不能守土，是卽保全州縣商民之實心也。臨警招募無賴，則不可戰，亦不可守，以難得之錢，養易得之人，以有用之錢，養無用之人，則本部院不能不斟酌而慎行之也。

札各州縣革除錢漕弊政

照得錢漕爲國家正供，度支所繫，考成甚嚴。查湖北近年錢漕徵解，多不足額，各州縣因循怠玩，任聽奸書蠹役等把持舞弊，私收入己，而上下兩忙錢糧及南漕正額，置之不顧，甚有昏庸州縣，形同木偶，徵收大權一寄諸總書冊書里書之手，書辦曰「散失無存」，官亦曰「散失無存」，於是聽其顛倒戶名，而不知完欠之爲誰。

矣。書辦曰：「一板券煩重難稽，一官亦曰：「煩重難稽。」於是聽其改用活券，而不知催比之何據矣。欺侵錮蔽，百弊叢生；官不過稍分其餘潤，而小民之脂膏，遂盡歸書役之中飽，而國賦轉致虛懸。書役等轉得肆無忌憚，於是有所捏災枉緩之法在，謂某區某垆水衝沙壓，宜緩某名某戶逃亡故絕，難徵；官欲顧其考成，不得不受其播弄，憐憫焉爲之籲稟，不知其所謂水衝沙壓者，固皆成熟之區，其所謂逃亡故絕者，實盡已完之戶，迨至災已辦成，而弊恐敗露，則又有挖徵之名以混之，則又有預徵及急公之說以掩之，其甚者，更有例災名目，謂某鄉民情梗頑，自來無完納錢漕之事，每歲必藉災以爲彌補，種種捏飾，下以欺吾民，上以欺吾君，殊堪髮指！本部院於上年查辦秋災時，告誡頗極周詳，而江陵、公安、石首、監利、松滋、漢陽、沔陽、漢川、鍾祥、天門、潛江、京山、荊門等州縣，所辦災緩區垆，究多不實；此後再有捏報災緩及徵解逾延等員，本部院惟有從嚴參辦，決不曲爲寬宥也。然竊念爾州縣等各具天良，忝居民上，與其因循而罹罰於後，何如振作而力變於前；彼奸書蠹役輩之伎倆，特以官與民隔絕，官欲自徵，而冊籍無存，必恃若輩爲勾致，民欲自納，而券票罔據，轉視若輩爲足憑。本部院精思博訪，竊以爲欲除其弊，有數法焉：

一曰清丈。徵冊雖失，田畝自在，通計湖北州縣，廣長不過數百里，其中必分爲幾鄉，又其中必分爲幾垆，幾里；今若出示剴切曉諭，就各鄉各垆中，選派公正紳士，親身督率，按畝丈量，不經保正書差之手，民知丈量既定，而其每年所納之賦，無不絲毫歸公，不致再爲衙蠹所侵蝕，將必和盤託出，彼此相稽，而徵冊可定，是無冊者皆有冊，而書役無所行其挾制矣。

一曰自封投櫃。查錢糧定例，不准胥差包徵，必花戶自行完納，法至善也。唯花戶距城或遠，守候留難，或多不便；今若推誠曉示，小邑設櫃城中，州縣之大者，於四鄉添設分櫃，只准保正、糧書、糧差等挨甲挨戶，催令花戶自行赴櫃，不準代花戶完納，以杜包徵之弊，其零星小戶，準其彼此附帶銀錢上櫃，隨徵隨卸，製與券

票則民必踴躍輸將，而從前包徵墊完之弊胥絕矣。

一曰嚴推收。查湖北惡習，往往買田數年，或數十年，竟不赴房推收過割，只潛赴里書處開一戶名，私相授受，更有田已更易數主，變產已經數世，而糧名未換，仍在舊戶下完納者，而官與糧書皆昏然不知，始意不過欲隱匿稅契耳，久之而飛灑詭寄之弊生矣，久之而私收欺侵之弊作矣。豈知田在某里某圖某區某垆某會某鄉，一有買賣斷無保正不與聞之理，亦無隣右不知情之事，今嚴定期限，遇有買田之戶，躡界交價以後，限十日即赴州縣房過割投稅，不準推收房刁難，倘糧戶仍前違玩，不肯將糧推收清楚，有意弊混，一經察出，或被告發，即將其田一半入官，並科以隱匿之罪，保正隣右知情不報，同坐，無論差保，隣右糧書糧差有意庇縱者，加等治罪，有能舉報者，由州縣自行獎之，則欺侵之源可杜矣。

一曰清戶杜。

有田在山鄉而糧在湖鄉者，有東鄉之人買西鄉之田而糧仍撥入東鄉者，有一糧戶而數十花名者，有一兩錢糧而分立數名者，其意欲混入積淹之冊，希圖蠲緩也。欲避大戶之名，而巧卸差徭也。更欲避堤頭圩頭之舉，而深畏賠累也。更有田已典當而未杜賣過戶，及催收錢糧，問之田主，田主曰：「已典當與某。」問之當主，當主曰：「並未杜賣，仍須田主完糧。」一彼此相推，幾乎無可捉摸。種種詭弊，皆逃亡故絕之源也。豈知戶名即可更變，而田地總不能搬家，執田以求人，執人以查糧，未有不絲絲入扣者。今將某大戶共若干花名，條分縷晰，歸併於某大戶總名項下，糧名可按籍而稽矣。某里某圖某區某垆某會某鄉共若干田，若干錢糧，若干住戶，土著之主田若干，外來買之客田若干，某田係自種，某田係佃種，責成於各該地方紳耆保甲，細查一遍，填註明晰，取每年收青苗錢之簿而核之，取每年做堰塘修堤圩之冊而對之，其典賣田畝之戶，責令賣絕過戶，否則仍歸田主完糧，則一切鬼域之徒，無從施其伎倆，而黑糧之弊可漸祛矣。

以上數法，取書役之權還之於官，而不使書役得以分官之權，是在爾州縣體察而力行之。并將應如何酌辦之處，詳細先行迅速具稟，并勒令每月下旬，將辦理實在情形，及有無把握，辦到幾分功效，切實稟陳，以覘該州縣之能否實心實力而定其賞罰。本部院必當寬以時日，多者限以十月，少亦限以半年，俾得從容辦理。其本年上半年忙錢糧，準仍照舊徵解，以免滯礙。此係便民裕國要政，該牧令務須實力實心，以誠相感，或於因公赴鄉之時，或於聽斷事畢之際，卽與鄉間父老，縷切開陳，不憚煩苦，方能有濟。若能振刷精神，辦有成效，定卽逾格保奏，以昭獎勵。若仍畏難苟安，踵襲前弊，不知變易，是甘爲奸書蠹役等奴隸，而玩視民瘼，欺侵國賦，本部院定立予參劾，不加之嚴譴不止。其毋悔勉之戒之。

道府稟覆襄陽地方情形批

據稟：「熟籌襄郡情形，剿不可遽行，防不可輕撤。一自須如所言辦理，至請撥綠營兵五百名，駐防樊城，特未之深思耳。近日各標營兵，豈復可用，是非無勁兵之患，而無良將之難，不然穀城固有提督駐紮也。樊城亦提標操習之所也，使將得其人，率勵士卒，勤加訓練，非不足以壯聲威，又何煩舍之而他求哉。現酌定唐協和一營爲久駐襄樊之計，又擬加余際昌一軍二千人，以資彈壓，當可無慮。然攘外必先靖內，除暴所以安良，此一定不易之理。古來鎮守襄陽，如羊杜諸公，不專恃有重兵，亦其平日用人行政，實能登拔善類，剔除奸慝，是以德威所及，強敵莫之敢犯。今之道府大員，位非不尊，果能振刷精神，率屬有法，使皆盡心民事，如一二著名匪徒，有犯必懲，有案必辦，措置得所，自無難化莠爲良。彼降衆雖甚叵測，豈其盡無求生之心乎。萬一稔惡已深，敢肆煽結，卽調兵掃除，亦所不惜。至清查戶口一節，所費不多，而潛消內匪，莫善於此。但此事任之書吏，最滋擾累，必慎選各鄉正人，董司其務，專以責成。官又親自巡查，則一鄉一邑之賢否，悉注於冊，舉目可以周知。要在勤勤懇懇，出以

實心，乃能冀有實政；否則保甲之成法具在，幾何不視爲空文！夫民事之安危，係於州縣，而牧令之轉移，操乎監司，該府道留意時艱，其所以握勝權，操治本，爲襄樊一帶生靈造福者，諒不徒恃區區數營兵勇，足爲捍衛之資，尙其深思而力行之也。

東湖縣稟呈酌議條款批

所議八條，均悉。第一條捕蝗，尙有條理。第二條清查江面，所議釘牌編號，不準盪走搬匪，一人有犯，衆船連坐，賠贖辦事，尙屬有法。第三條團練，知團練之益，而不知其害；知其法，而不知其行法，全在訪舉人才也。大抵團練一事，流弊最多，而禦侮打仗，實不可恃。國家養兵養勇，東以隊伍，重以口糧卹賞，然將不得人，尙不得力，况驅爲合之民以言戰事，是謂棄之；其平時團首藉事斂錢，恃衆逞兇，又意中必有之弊端，此件應先訪求正直廉潔之人，爲之團長，蓋得人則有益，不得人則有害而無益，該令未能見及於此，而僅言辦團終無當也。第四條保甲，此守令第一要政，第一善政，然閱條款內有門牌而無冊籍，是奉行仍不以實。冊籍之法，應分都分團分里，首列地名，及道里之四至，入到，繼列戶口之詳，並田畝糧餉戶柱鄰右，十戶擇一人爲之長，百戶千戶又擇一人爲之長，二人爲之副，不可仍設保長甲長名目，恐官吏視若奴隸，則正派樸實之人，不願爲官役也。此冊奉行果實，置之座右，則錢糧刑名詞訟案件，悉本於此，悉以此爲準繩，不下堂而一縣之事可理，若僅於茶坊酒肆私訪，抑未矣。第五條清釐，社倉行之，以實圖之，以漸當有彌補，實有益於民生。第六條清理積案，甚是其票限章程，亦是官能勤於聽斷，不縱差役，不累百姓，是教民養民之精實事功也。隨案可以教民，案到卽了，民無拖累，差無訛詐，是卽養民也。七條貢院應辦之事耳，不足爲思議，亦不算事功。八條交代，是緊要之事，必應趕緊辦理。總之，吾輩既忝顏而居士民之上，便不當謀利，如欲謀生，則天下可以謀生之途甚多，何必借官而謀及其私？此一說也。又大

亂之後，必須明其政刑，姑息因循，實足誤事也。手批以質是非，批到仍切實思議稟復。

宜昌府稟請將長楊縣興山縣分別記功批

進賢退不肖，太守之職也。昔楚有嚴公樂園先生，官秦作守令，幾二十年，宦蹟循聲，治行第一。嘗曰：「長官之於屬吏，必當揚善公庭，規過私室。」仁哉斯言，可爲法守。

黃州府稟報奏銷批

實力整頓，其盡心力，勿執己見，勿拂人情，踏實做出，說實話，幹實事，無忘自田間來，無忘讀書本色，總可稍濟於國也。

孝感縣稟報得雨批

昔年未入仕途，不復關心晴雨；近年則憂患乃深，杜老所謂「在家常早起，憂國願年豐」者，誠爲切至之言。治亂安危之數，天也；而實本於人心。人苟獲罪於天，則禍且立至；人苟未絕於天，則福亦可求。詞訟案牘日與士民相親，亦須苦口婆心，以正人心，厚風俗爲先務。

咨各大帥

糧臺總局詳稱楚境肅清，本省軍務截至五月三十日止，歸湖北軍需報銷在案；其六月以後，水陸馬步各軍進剿豫皖應歸協濟款目，劃清界限，以免膠轕。惟兵難出境，而一切糧餉軍需仍由湖北籌解，則不得不通籌

全局，以求出入相符，免滋貽誤；此後遠征皖境，山路崎嶇，一切軍需，概須陸運，千夫之力，不及一舟，若非變通章程，示以限制，則出浮於入，轉瞬必難支撐。與其既匱而設法補苴，何若先事而力求撙節，謹將管見所及，酌擬章程，詳請批示飭遵。計章程內開：查楚省兵勇原屬勁旅，然將領不得人，則強者亦弱，可否於不甚得力營分，及零星雜湊之營，沙汰歸併，分別征防，庶兵事餉需胥歸實濟；而前敵諸軍，並收飽騰之效。兵勇口糧，本係銀款，前因積欠較多，是以搭放制錢，每錢二串，折銀一兩，原以暗賠者示體卹，現在錢價尙昂，每銀一兩，市價僅換制錢一千四百有零。七年江蘇河南用兵省分，均已奏定，照市價折算有案。今鄂省仍照二串折銀一兩，歷年虧折已多，况指日大兵遠征，離江岸較遠，或數百里，或千餘里，長途挑馱運解，又增運費，每串錢文運脚少則百文，多則二三百文，不能預定，是虧耗之中，復增虧耗，且本省牙帖捐輸來源已竭，今歲所入錢款，又大減於上年，此時積欠全清，照例全發銀餉，不搭錢文，各營應無所藉口，且爲兵勇核計，除食米零用，每人以銀一兩，易錢一千四百文，可敷一月之用，是仍可餘銀三兩，亦不爲薄。况所省運脚，仍以湊助兵餉，運費少一分，征餉即多一分矣。各營勇丁，南人居多，所食米糧，必須南產，前此駐兵潯江，一水可通，轉運尙易，迨湘營各軍調攻安麻，以至追勦兩路，口等處，解米一石，運脚已須錢一千二三百文。從茲越境遠征，登山越嶺，運送尤難，而運脚益多，勢必石米倍價，不惟該兵勇等虧折實多，而遠道從征，轉運亦難爲繼，且米糧到處皆可購買，此後各營食米，應請咨明豫皖兩省撫院，派員經理，飭令就地採買，以節運費。又各營帳棚，時以朽壞爲名，紛紛請易，若非定以限制，經費難免虛糜。此次大兵東下，應請以六箇月之後，方准更換，且請每棚之中，照例定以人數，庶製造有數可稽，而兵勇亦可使知愛惜財物，至軍火器械，亦須示以一定限制，以免置造不及，應請分別咨行，轉飭遵照。此後務當撙節支領，庶免貽誤。本部院據此，係爲通籌全局起見，俱屬可行，惟所請全數發銀一節，現在皖省貿易尙未流通，應仍暫照舊章，搭錢支放，俟皖民復業，銀可易錢，再行隨時變通，請煩轉飭所統各營一體遵照施行。

昌營余際昌稟陳兵事批

爲將之道，不僅勇敢而已，須有智謀；不僅權變而已，須要忠良。閱該將之稟，均能窺見精微，倘能妙選賢才，日久不替，則吾楚將才當於足下是望矣。天下事總在認得人，能認得人，則萬事皆理；不知人，則萬事無成。

房縣謝稟批

房縣地方，幅員遼闊，從前官吏不理民事，一任門丁書差提綴播弄，喪德而受怨者，官也；分肥而受利者，丁胥也。該令質地循良，心所獎賞，所望視民事如己事，時時與民相親，詞訟一到，卽審一審卽結，延訪四鄉，正派紳士，隆以禮貌，日與相處，則民間疾苦，差胥不能隱蔽，亦不致肆無忌憚，魚肉吾民而不知止。詩不云乎？「交交桑扈，率場啄粟。」此卽差胥今日之情狀也。百姓者，我之所宜哀矜，慎勿縱差擾民，此爲第一德政。其餘應辦之事，應興應除之利害，該令所已行未行之政，心意所見到，而不確信，不敢試行者，不妨逐條稟聞，必一一公同商確也。

委員稟復監利縣漕征批

治民之要，如醫者之治病，脈理不清，卽日服百藥，無益於病也。湖北錢漕之弊，在戶畝欺侵隱匿，若不於此等處認真辦理，卽使冠蓋相望於道，而於實濟仍無所補。語云：「一網舉，衆目張；一本立，萬事理。」曷卽綱目本末之際，而深思其法乎？嚴道明於治略，而精於吏事，可就近稟商。

卷三

咨江楚各督撫

刑部右侍郎萬青藜奏言：「江河之險，不可與人共之；卽如徐州一府，多在河北，而不屬之山東者，以江南全力防河也。蘇松常鎮四府，皆在江南，而不屬之浙江者，以江南全力防江也。九江附郭德化縣，在江之南者，十三鄉，在江之北者，三鄉，三鄉之中，上與湖北之黃梅交錯，下與安徽之宿松鈞連，地方公事，每多轉轄，其長江北岸，上至二套口之上，則屬湖北，下至八里江之下，則屬安徽，與長江南岸，已殊畛域，而郡城對岸之小池口，半爲黃梅馬頭，半爲德化馬頭，黃梅設有縣丞，德化設有巡檢，並域而居，不相統屬，黃梅縣城去該處九十里，黃州府城去該處五百餘里，一旦有急，呼應不靈，卽欲固守郡城，而江面已連檣而下矣。逆匪踞守九江，於江之北岸築一堅城，僞名新城，新城未破，逆舟來往自如，去年破該城，而逆始困，今茲北岸駐十餘營，而逆始殲，然則欲守九江，非並守北岸不可，欲守北岸，非增置一城，以爲援應不可。查黃梅一縣，地最遼闊，有三十六陸鎮，三十六水鎮，甚爲難治，若割該縣近江之地，及上至龍坪之西，下至梅家洲之東，各迤北數十里，擇形勝處所，另設一縣，仍歸九江府統屬，使控制得專，其武弁則分九江在城陸營，以該游擊領之，更令水師於兩岸分駐互巡，仍歸九江鎮標管轄，庶可以全力防江，無分守交掣之虞，及平時修壩築隄，沿江各工，亦得專責成而免推諉，至應徵錢糧，仍就地定額，不過藩庫互相增減，於國課仍無虧損，學校則暫增教諭或訓導一員，於兩省文風較遜之區，暫撥學額數名，照例辦理。一旨下，一兩江湖廣各督撫定議速奏。」據江西道府及黃州府等會，勸得小池口正對江西九江府城，離黃梅縣城九十里，賊匪築有僞城，大半江西德化縣地方，惟迤東一隅，爲湖北黃梅縣清江鎮地方，計地二十餘里，至德化縣之桑落鄉，又黃梅縣東接安徽宿松縣界，計程四十里，係屬陸路，以德化黃梅地勢而論，緊接之區，以小池口爲最要，北岸江防所恃以扼險，卽南岸所恃爲控制，與該侍郎原奏形勢略同，今查黃梅

地方三十六鎮水鄉居半水鄉濱臨大江者又居其半現在援江水師策應南北二岸無險域可分若分德化黃梅之地迤北立城另設一縣則黃梅縣境並不甚大且龍坪之西與梅家洲之東迤北地方水陸錯雜境地無多分縣守禦一層似可不必且九江府城有鎮道大員駐紮得良吏良將互相巡防凡事得人勝於變法本署部院以謂禦侮在乎選將變法不如求才軍興以來各省郡縣有險可恃有要可扼城高池深每不能爲一日之守九江爲吳楚關鍵地據江湖之險鎮道得人治內攘外足敷治理且古人設城必審形勢小池口平原空曠盜賊所建之城何足效法改設州縣斷難防守道府鎮將不能兼顧而欲責成於同知及抽撥零星不成隊伍之營兵豈足守禦且欲守九江近則須嚴彭湖興國之防遠則須圖黃州安慶之要小池口既非扼要更張舊法必無實功應請酌選將弁講明戰守自武昌至安慶輔車相依庶東南要會不變法而疆圉自固矣。

平善壩委員稟土販繞越情形批

權利莫善於輕莫不善於重莫善於簡莫不善於密若輕重得法自可行之久遠惟該處暨沙市設卡併徵已久尙覺周妥突然從寬果能有增無減否酌之。

札黃州府屬稟報碉卡章程

黃州府地連皖豫自粵逆竄擾以來黃州邊患無歲無之官民受害至慘且多而賊去則侈然晏安賊來則驚惶無措總由官斯土者惟知養尊處優悠忽度日不講求守土之法未雨綢繆以致於此本署部院特選官紳於旁界山徑全擇險隘建立碉卡以爲一勞永逸嚴挖邊防之計所賴各地方官安不忘危隨時認真講求以期久固邊圉去冬歲杪路經斬水查勘各碉中雖有竈座並無煙灰且無柴薪木屑其平日無人駐守可知至守禦

之具，檣槍已領於糧臺，而灰包石塊火藥包及一切器物，缺焉不講。蕪水如此，蕪州可知。若馬鞍山之礮卡，成於麻城紳士之手，地屬黃岡，應於該縣派人駐守。該縣黎令悍然罔覺，冥然不顧，其經費中所捐田畝，礮關內派守丁役，至今並未議立章程，造具畝冊，開報花名，派分段落，責成駐守，通詳立案。是該州縣等必使巖邑之險，假手於賊，而後快心也。繩以官守之責，保民之道，捫心自問，當亦自愧。其速將各礮關如何議立守法，歷久無懈之處，縷晰飛稟核奪。

札委員查訪節孝

查訪事：風俗厚薄，視人心爲轉移；而孝弟忠信之士，人視爲迂闊，不切事情，則大本不立，風俗何由日趨於正？上年二月，曾委該員往各屬查訪，而未經訪到之處尙多，應再札委遍行查訪。如有孝子、節婦、忠信廉節、闔修自守之士民，卽密速稟覆，以憑旌舉。

副訓營稟報探聞賊匪意圖竄犯楚畧批

偵探須確，須勤，須速，博訪以資衆論，沈思以審賊情，此定論也。賊如不分枝，則官軍必從其入境之處，并力迎勦；賊如分枝，則官軍必於賊多之處專勦。至麻城防兵，僅止六百餘人，應專意守護城池，增守具，聚米鹽，期於固守，必不可輕於接仗也。有城壘可依，則十萬賊亦可禦，示弱而實自強之法。馬隊卻不宜居城，馬利在衝，步利在守也。

荊州捐米分局稟陳分設捐局及委員銜名批

捐米委員設局是正辦，惟該守引用之人，必須精意簡選爲要。東坡謂：「牧馬者馬瘠，則添一人以牧之；添一人而馬愈瘠。」此可悟用人行政之要，此有深意，幸勿唾棄。

安徽潛山縣稟報地方情形批

寄函閱悉，此身如在異域，顛沛於是，天之所以玉成君子也。王文成龍場之行，于清端羅城之事，一生功勛，皆從苦境中磨練而成，惟百折不回之志氣，則萬萬不可稍挫稍懈懈耳。行次如無食，可另函寄我，當爲籌寄也。另有所需，亦可實告。

副訓營稟請添招勇丁批

所稟吳佑業之勇，無管帶之專員，而稱常之勇，僅添百七十餘名，所舉之尹澤鼈，又爲可造之才，事皆可行；惟鄙人別有志趣，須與吳楚各將明白言之。湖南勇丁致戰，因江塔羅李開其風氣，近年轉關數省，頗有驍勇之士；湖北則民情怯懦，當事又以游勇濫行收用，而將不知兵，勇不束伍，交綏卽退，遂使湖南之勇，專得其名，而喪其利，實則湖南勇之能戰，以江塔羅李之開其先，湖北勇之不能戰，以未得江塔羅李之將也。湖南亦有怯士，湖北亦有勇士，因在民上者不知求將，致使湖北忽成弱國，湖北亦冤矣哉。推原其故，由湖北讀書人不能如江如羅如李，而帶勇者皆嗜利浮薄，詐僞之士，未能如岷樵羅山迪庵三先生之貞固幹事，力開風氣，此其過在本省士大夫，而其不能選拔訪求，造就成全，則又我之大過矣。我以湘南勇力戰於湖北，已數年矣，其死亡之多，節義之重，豈不可敬？何敢於今日加以菲薄？然官於鄂者已四年，現養之勇五六萬，皆南省之士也。惟余雲龍一營，余際昌四營，乃鄂士竊念兵事尙非三四年可畢，若不及時將湖北士民，教成敢戰之風，緩急之間，必待往湖南招

勇，則非實心愛鄂人之道也。夫立國之要，心在自強，甘爲人下而不辭者，決無可取。鄂之山鄉如蘄州、麻城、黃安、襄陽、鄖陽，豈無精悍敢戰，一可當十之士？特紀律不明，隊伍不習，因無將，故無兵耳。今欲以尹都司等調入本營，厚以廉餼，並調其親信勇士，可備選鋒哨隊之用者十餘人，均歸本營養育，重以口糧，俟訪舉既多，并於此中求一統帶，及三四營官，數十哨官，無論湘人、鄂人，總以見仗多而廉明忠勇者爲上選。選定之日，專招湖北勇丁之堪戰者，另成一軍，一年之後，如皖境平靖，則撤去勇丁，暫遣歸農，以節餉糈。仍將營官哨官隊官留營，以備緩急。蓋急而求兵，綱領在手，則一呼卽至，十日仍可成軍也。其湖北讀書人，苟有見仗可信者，固當早爲引用，其膽氣稍優，事理明白者，亦當派入營中，幫辦學習。如此辦理，不過一年，湖北可強。異日我輩卽離鄂省，尙可無愧。此實心愛民，忠心愛國之一端也。

黃安縣稟請羅麻等處賊探甚多批

賊探不能禁，禁亦無益；只患己之無備耳。不患賊之我知，我弱而懈，則殺一探而千探仍以實情告賊，我強而自修，嚴明而有備，則殺探而探畏，縱探而探亦畏也。

管帶智營稟陳嚴防賊探批

聞頗勤於操練，湖北之果敢出衆，異常奮勇者，豈止五百人；惟將領無多，故勇丁不能出色。此我輩選人不當之過也。該將勉自樹立，以爲湖北之光，勇丁須選而又選，哨官隊長須至勇至廉，不十分勇，不足以倡衆人之氣，不十分廉，不足以服衆人之心。總須一可當十，所向成功。

逆首石達開糾合江西安徽之賊，從浙江福建轉入粵東，又從柳桂入湖南，號稱數十萬，力攻祁陽，未能得手，現已並力注於武岡寶慶等處。竊料賊勢必注重常德辰州沅州施南，以窺酉陽秀山忠涪夔等處。垂涎蜀省，各路邊防，非擇要隘地，勢力主堅壁設險之法，必難力遏兇鋒。又探賊數每枝動輒數萬，若以勁旅并力戰守，原不難於勦滅。零星調撥，則恐數百人千人之力，難免疏漏。又忠涪夔之江路要津，應請速設礮船水師，以杜偷越。

請查委員稟報沅陽推收批

既辦清查，總以力復原額爲主。如查驗舊單，仍不足額，則須以丈量升補，不得藉口沈塌逃絕，難以澈底澄。清爲詞。致啓日後朦混之漸。昔子產治鄭，必伍田疇；管子治齊，先實倉廩。江陵張文忠治天下，乃取天下之田畝而丈量之。有心經世之務者，其知所師法矣。司牧得人，則銜盡不作，正紳得力，則戶口無欺。該牧其策勵有爲，毋自閫也。

札捐米總局

省城設局收捐米石，原以接濟軍餉，籌備積儲，嗣以穀可經久，復經捐穀，隨時運倉存積，以充倉庾，備緩急。供範「五富之義，倉廩實，戶口繁，謂之富。」可見富不在金玉，而在菽粟矣。合行札飭該總局實捐穀石，踴躍輸將，隨時移交豐備倉，妥慎存儲，按時晒晾，急先務而重根本，毋稍泛視，切切。

首府稟請酌予審案委員記功超委批

聽斷僅從政之一端，委署乃用人之大政，審讞委員以結案之多寡，分別記功，拔委超委，奏獎自係因激勸。

人才起見；惟是昔年游宦吳黔，凡省會候補人員，必以謙局爲捷徑；記功拔委，人人得而謀之，甚有不出省門，而獲盜數十名，不審一案，而記功數十次者，其弊根之在發審局者如此。院司以循例爲可免口實，而上下之手，顛倒之心，無一事真能照例，甚有京函朝至，而司牌夕懸，憲意晨參，而委檄夜發者，然必曰：「吾乃照例輪委。」或曰：「此乃例應超委也。」其弊之在院司者又如此。吏治之類，貽誤百年，實端於此。該府等身膺首郡，通省吏治，視爲轉移入局之員，朝夕接見，正可留心察看，如有操守廉潔，才具出衆者，無論何項班次，許其隨時徑自專稟，特保。本署部院必分別可否，權量是非，或登諸薦牘，或酌量委用，庶幾積弊可除，而棄取悉當，未必不可稍挽頹風。若以記功爲委署，倘審讞之外，再有記功，豈超委之中，又復超委耶？所辦轉多窒礙，該府等仍以擇賢才，慎汲引爲先務，不必以定例向章爲準繩，至該委員等聽斷勤惰，應如何另示勸懲之處，仰布按二司悉心妥議具詳飭遵。

監利縣稟呈現辦各條清摺批

權科權字一條，極爲中肯，是力求治源也。隄工須擇正紳一條，尤得竅要，是力除時弊也。最不可行者，則團練而按糧出費一條，必致弊端叢生，前數年畝費之害，楚北尤甚。本部院痛恨之至，豈容再蹈此弊？大抵團練須與保甲相表裏，民間自爲捍衛，以各鄉正士董其事，官但隨時督勸之一斂費，則弊大矣。而乃欲合六十餘州縣之官，俱能應調，豈不甚難，亦殊不曉兵事民事之艱難矣。至士習民風一條，乃地方官應辦之事，惟士先器識，而後文藝，禮正士黜華士，嚴辦刁劣，事事實心行之，斯有濟也。教官爲士子本原，近時竟成虛設，亦是恨事。嚴東家丁一條，乃居官者自己名聲，考成所係，用人不慎，卽官之不明，不能察近，安能燭遠？十八人之數，已屬顯違前札，應遵前札減去之。又寬嚴互用一條，乍閱也，似得政體，細按之，皆官場門面語耳。作官須以明爲主，不明則寬固

非，巖亦非也。至督催清丈一條，慮及繳冊後應如何次第認真；夫繳冊之後，當先辦抽丈，驗其與冊相符合否？抽丈之後始辦定，則核其與原額有盈絀否？以實心貫之，以正人輔之，毋急功，毋好名，政無不舉矣。該署令志欲有爲，不甘俗吏善矣。惟尚氣矜意炫，非沈潛闡修之道，務須收斂其氣，開擴其識，事事必衷於是，事事不自以爲是，虛心實心相輔而行，必可勉爲好官，努力自進，切囑切囑！

咨多副都統

懷甯石牌鎮地方與宿望潛太等縣毗連接壤，最爲安慶扼要之區；逆賊在該處修造堅城，抗拒大兵，入皖之路，經費都護於八月二十六日督率馬步兵勇馳抵茶婆嶺駐紮，二十九日未刻，即將石牌僞城克復，并查明太湖距石牌九十里，各營難期聯絡，因飭令吉林黑龍江六起馬隊官兵駐紮太湖石牌居中之地，以期聯絡各路策應。本署部院籌思再四，應速籌石牌派兵久駐。查唐道一軍向能堅守，初一日從荆橋拔營前往太湖，應請就近先行移駐石牌，并酌留首先克復之精選營協同防守，仍趕運米糧軍火於城內，作堅守數月之計。又太湖亦須添兵，應札韓道即日率領六營前往太湖駐紮會剿。又應飛調援湘各軍迅速回駐巴河，以便本署部院酌帶各營前往皖楚境地，以備策應。

委員稟呈各州縣節孝清冊批

前頒舉辦節孝款式，原以忠義孝弟之士及節孝貞烈婦女爲天地正氣，風化攸關，例準旌表建祠，典至重也。乃地方官及學官視爲泛常，毫不留心搜輯，致令奇行苦節，淹沒無聞，而潛德弗彰，其經訪獲者，各衙門書吏又挑駁之甚，無謂也。宜令即前舉報之稿，稍爲變通，善善從長，而成人之美；夫貞烈有何格例，其愚誠所積，往往

獨行其是，而并無意於求名，我輩不能表揚，有愧此正大之幽魂矣。即實在窒礙，亦須以扁額旌之。該房其分類造冊，文案分類，擬四大字，並於扁後潤色實跡，以便交知府代製，分送五馬太守，作此小小功德，亦不嫌其浮費。（凡衙門唱戲飲酒，百金不惜，又何惜此小費哉？）

札各釐局

釐金之設，原因軍餉短絀，萬不得已之舉。本署部院引用正士，不假手官吏，所以去中飽而歸實用也。乃近來各局委員，一札到手，即信趕兄弟子姪，赴局管錢管帳，或無可位置之處，而故多捏名色以安插之，其不肖子弟，假父兄之權，從中舞弊，或悄悄竊釐錢，詭造開除，或以無載有以虛載實，復串通書役，剝取商民，吹毛求疵，乘隙重罰，甚至勾通巡划，礮勇貪賄受賂，私放私取，種種弊端，無所不至。是但知徇一己之私，而罔顧商民之累，征餉之虧，言念及此，實堪痛恨。合行專札嚴飭，除局員均由本署部院及總局分別札委外，其一切執事人等，不得濫用子姪，就令其人未盡不肖，亦當各遠嫌疑，勒令回籍，倘仍縱容庇護，致有以上情弊，即惟該局是問。

咨楚督江督

逆首陳四、眼狗，頗得逞於江浦、浦口六合分股上犯，英潛各路，尤所窺伺。查撫標萬人，已先後防剿天堂及防英山之石頭嘴兩路，其隨駐蘄州、陳德園者，只餘三營，不敷剿守。今開列事宜於後：

一、上游關隘，以羅田、松子關、麻城兩路口為商固入楚最要之地，松子關已撥三營，兩路口已撥二營，查趙革將克彰，上年防剿麻城，尚得民心，應飭趙革將同李革、鎮、續、素添駐麻城兩路口，以重上游邊防，則大軍可無後顧之虞。

現駐英山石頭嘴七營，該處爲英山中路西路之總要，應以金守帶湘軍九營暫駐，但店輪流偵探，如援賊上犯，俟賊情畢露，再行馳援。除函催荆宜施李道馳入，但店軍營督辦英霍一路外，應飭金守隨時偵探，以資準備，而速機宜。

一、請舒副都統準備馬隊，以備會同李道由英霍進剿舒城。舒城地勢平行，得馬步相依，必能得力。

一、蔣道湘軍四千人，係湘軍內分撥太湖，以資攻剿。應候咨商替換得人，再行抽調合併，以厚湘軍之力，而備英霍之援。

札潛山令及各紳民

天堂居潛山桐城舒城霍山四縣之中，萬山叢薄，地形險要，官軍雄據此險，足以刺賊匪之要害，而隨機應變，肆出不窮。潛山葉令督起團練，迭次殺賊有功，然藉兵力以衛民，仍須藉地利而使民自衛。夫斷柴塞道，壘土爲城，設險以守，古有成法。天堂士民，以同仇之志，既已與賊爲仇，則勢不可中立，必應及時自保身家，或壘亂石以斷山谿之險，或築土垣以嚴內外之防，或於要道設卡，或於隘徑築臺，或居高而拋擲火蛋，或隱身而橫截賊蹤。隨地隨時，應防應守，相度地勢，擇守要隘，以期衆志成城，有備無患。其石工木工石灰等項，應需價資，已由本署部院先發銀五百兩，解交葉令經手出入，不敷之數，仍於工程估定後，隨時稟請酌籌加運。該某等迅起圖功，毋稍自誤。

麻城縣稟撤營勇批

該縣紳士具稟，以該縣籌費而不練勇，則費屬虛糜；練勇而不立營，則勇無節制。是以本署部院俯準所請，

飭委夏紳查照鄂軍章程，立營訓練；如有警信，營勇衝鋒，團勇接應，以該縣之經費，養該縣之防勇，原屬並行不悖，易令遵辦數月。該令到任之始，即指摘多端，揣厥所由，祇以利歸一營，則衆怨之，利歸各鄉各區，則輪服之。該縣亦見好衆紳之意耳。總之立營練勇，立法固殊，而藉資民力，則一既稱經費萬難爲繼，應將該營即日裁撤；其所領軍械等件，應卽繳呈糧臺驗收，口糧截清，如有不敷，由該令催齊補足。惟此後各歸各團，其費仍取於民，該縣若不遴選公正紳士，實心辦理，仍前漫無節制，徒滋中飽，而緩急毫不足恃，則責有攸歸，該縣其慎行之。

咨多副都統

咨稱：逆賊踞潛援太，招集各路逆衆，日肆蔓延。第一路第二路之前敵石牌新倉等處，均屬喫緊，亟宜妥爲布置，以期有備無患。查前駐界牌石時，貴副都統與本署部院相商，原議探確援賊陳逆真至，卽以蔣道一軍，隨同貴副都統迎剿援賊，而以鮑鎮唐道兩軍，專顧城賊。今援賊已至，以蔣道鮑鎮並力迎剿，兵力已雄，但太湖僅唐道一軍，稍嫌單弱。貴副都統謀勇素著，其中必有把握，其迎勦援賊，兼制城賊，顧全局而保楚疆，籌畫極爲周密。是石牌新倉小池驛等處迎擊之策，以及太湖城賊仍然坐困之法，貴副都統一肩擔承。本署部院駐營英山，相隨之軍僅二千人，其昌桂禮等九營，早經深入天堂，其天堂後路，本署部院自應防備策應。其天堂前面，尙須潛太之軍臨時策應。所有太湖潛山石牌新倉小池驛等處軍情，總惟貴副都統鼎力兼籌，面面周到，計出萬全。現接鮑鎮唐道蔣道各函，所稱亦皆一一恪遵統領調遣，並無稍有違言也。

咨多副都統

援賊上犯，業經貴副都統督率所部馬步，及鮑鎮蔣道於十二月二十二日迎擊得勝。嗣準貴副都統以兵

單咨請添撥馬隊步隊等因；查太潛係征皖第二路之師。馬步原有一萬六七千人。本署部院自任第三路。而先調昌禮桂等營深入第二路潛山之天堂。現又調左右合鄆鎮兵共一千八百人。駐第二路之陳德園。均以防援賊抄太湖官軍之後。曾部堂任第一路。現亦抽撥六千人助圍太湖。俾鮑鎮道得與貴副都統馬步井力迎擊。合而計之。是第二路之戰。兵圍兵防。兵已二萬八九千人。兵力似不爲薄。即以馬隊而論。本署部院僅有舊隊馬兵三百餘人。前已馳入霍山樂兒嶺。距英山尚二百四十里。較之貴副都統舊隊馬兵千二百名。兵力稍遜。本署部院隨身步隊不過二千人。第四路之李道湘軍不足五千人。本已調赴霍山。因援賊大至。遂不能不暫行留防天堂後路。其駐霍山樂兒嶺之五營。固僅二千三百人也。再四思維。皖楚全局所系。萬難偏注一路。馬步均無可抽撥。貴營馬步均極精良。如能嚴陣以待。堅忍自持。必可破賊。但臨陣之時。須防賊之包抄。得勝之時。切戒貪功利而窮追耳。仍請貴副都統體念大局。保全各營。力肩艱鉅。如賊勢再有添益。尙祈貴營及鮑鎮蔣道每日將地勢賊勢路徑。詳悉函報。或可於正月初月中旬。籌集天堂各營。由潛山間道捲甲而趨。與貴副都統內外夾擊援賊。一戰成功。仍卽馳回。以顧霍六全局。惟恐賊勢先期已分枝他擾。此間山徑叢薄。往返不易。尙待審慎以求萬全。

咨多副都統

咨商以靈營全軍於十二月十六日移紮小池驛。以備迎剿。訓營分紮太湖西北兩面。以扼城賊。湘軍以四營移紮小池驛。黃泥港適中之龍家涼亭。併力迎剿。仍留四營駐紮太湖。助扼城賊。而自以本部步隊先移四營駐紮黃泥港。仍留馬步駐紮新倉。以固各軍糧道。總期戰守兼資。足制踞竄。本署部院詳繹來咨。鼎力兼籌。計出萬全。足以擊援賊而制城賊。至於軍情緩急。賊勢重輕。尙祈貴副都統馳驟上下。相機策應。

咨多副都統

唐道密稟：太湖情形，東面圍解，城賊可由岔路口越馬齒嶺，竄羅溪河至小湖河，援賊可由王家學山竄羅溪河至小湖河，均可包抄我軍北門後路。一等語，查援賊即日夾擊，必可立破，或不敢越王家學山而入我大圍之中，惟援賊果破，城賊必窮而思逞，城賊衝突，則太湖潛山蘄州之邊地，必有逸出之賊，被其擾害，如薰穴之鼠，亂竄無路，挺去之鹿，急不擇蔭，除將趙革鎮、朱革將、李革鎮、阿參將等催齊移駐東門外，惟松關遠隔四五百里，非八日不能趕至，而援賊之破，不出八日，即城賊之由岔路口馬齒嶺竄出，亦必不出八日，應請貴副都統於所部各營，并於唐道七營、蔣道八營中籌商三四營，在於岔路口馬齒嶺等處，擇要立營，以防城賊奔竄。

札各營及各委員

曾部堂囑金守先打羅山衝，勿打廣福寨，從西路勦賊，以東爲賊之敗路，老謀深算，極合機宜。又據金守探報廣福寨賊於十九夜搬往東壩口之羅山衝，若我軍自廣福寨逼小池驛，數萬鉅股之賊，包在腹中，困獸猶鬪，必有他慮，如布袋然，已塞其口，而閉其竅，非兵機也。且探實賊壘無多，蓄滿田水，橫以樹，本無非防馬步之馳擊，而真賊能戰者，伏於民房布棚草棚之內，我軍攻壘，則伏賊皆出而包之，其狡計不過如此。查靈營餉道已通，軍情甚固，山內一軍，應以撫湘十二營同昌字六營移進西路陳家嶺洪家嶺一帶，循山直下，迎擊其首，其山外各軍，或合擊其首，或橫截其腰，使賊首尾不能兼顧，可以大勝。所有應札事宜，合行逐條開單札飭。

一、金守擬調羅溪河各軍，羅溪要地，不必調動，應以昌營全軍會合同進。

一、水吼嶺爲天堂要隘，天堂爲皖楚樞紐，應飭凱右、貞左、禮左、三營駐水吼嶺，歸梁守調度，禮桂、三營駐天堂。

歸丁訓導調度。

一、金守余參將之轉運，除已由天堂陸續發運各件，仍飭趕緊運送外，應札改循英山太湖野雞河龍溪羅溪河，送至大營。其英山太湖，應即於二十四日奉札設局傳夫，責令兩令趕辦軍務緊要，毋許貽誤。

一、派蘄州彭牧太湖蔡令等採辦米石，約每日足供萬五千人食，運送羅溪河一帶，探明金守余參將行營，勒限二十五日起運，如有違誤，惟彭牧蔡令是問。其米價銀兩，運腳錢文，由沈丞王丞金守余參將分起交彭牧蔡令速領。

諭皖民

照得：皖民受禍久矣，潛太既下，正期埽蕩逆氛，以甦民困。詎意賊情狡詐，造言我師此次東征，不分良莠，概行誅戮，藉洩三河之忿。不知楚軍專以救民爲心，念爾等久罹荼毒，父母爲賊殺戮，妻子爲賊擄掠，身被迫脅，勢非得已，常切哀矜。今剋期東下，乃爾士民再見天日之秋，已嚴飭兵勇，於破城後，不得妄殺被脅之衆，但自拔來歸，一概免死，准予薙髮，釋還鄉里，倘能擒斬賊首，投誠自效，或大軍到日，自行歸順，或臨陣之時，反戈殺賊，卽是義民，除免罰外，並量予超擢賞給翎頂，如韋志俊等，已專摺奏聞，奉旨優獎，此皆爾等之所知也。本都院志在救民，久惟誅首惡，其無辜赤子，斷不忍妄戮一人，誠恐爾等誤爲賊謠所惑，合先出示曉諭，爲此示仰皖省各處軍民人等知悉，爾等須知賊匪是爾仇人，毀爾室家，陷爾不義，與其供賊驅使，仍爲賊害，何如與官軍合謀，內外夾擊，立功自贖，轉禍爲福，切勿觀望徘徊，自貽伊戚，思之慎之，毋違特示。

隨州稟復探報擒匪情形批

國練保甲之事，善教得民心也；錢糧倉廩之事，善政得民財也。務當經以實心，緯以實力，毋托空言，致貽後患。夫設險守國，古有常經，戒備不虞，兵之善政。隨州雄據漢東，楚之要地，春秋時楚先服隨，然後申息之鎖鑰可固。陳蔡之竟土可完，隨固形勢之要也。幸考圖籍，訪扼塞，另稟候酌。

委員稟辦孝感縣礮卡批

閱稟并圖，共計礮臺八座，礮樓五座，卡房一座，城牆十餘丈，每處平時以十人守禦巡查，臨警以三十人添備防守，平時每日養鄉兵一百五十人，臨警養鄉兵四百五十人，民力尙可籌辦。惟是礮樓之式，尙須切實講求，實則空心小礮臺也。礮臺一層，不可不加以思議，鄉民不習大礮之用，大礮之利，非名城大郡，亦不可輕行運往一也。礮臺高而中實，不能中賊要害，人身只四尺有餘耳，往往因過高而礮力投虛，二也。礮樓四面陡絕，由第二層鑿小門，緣梯而入，仍納梯於礮中，而扃其戶，賊即圍繞，畏火蛋之下擲，兼以礮門常閉，不能乘風雨早暮襲入其中，礮臺或患其空闊，恐賊先入據之，反奪我險而陷我盾，假利器而資寇兵，三也。尙其熟思審處，本署部院亦不拘於成見，不自以爲是，惟求於事有實濟，於民有實利耳。

飭各屬遵辦守禦事宜

照得：疆場效命，烈士之風；守城保堅，義士之節。軍興十餘年矣，一郡一邑，於峙糧厲甲，絕不講求，有司不能爲先事之籌，一旦有警，全無所恃，是我有城不能禦賊，賊且以城抗我。况賊匪守一城，即可蔓延數城，官兵復一城，旋慮別棄數城，守備之不修，坐使逆黨得以乘虛肆擾，至於潰爛，不可收拾。此吳楚及天下之大患也。鄂居天下之中，鄰氛四警，戒備尙疏，兵力之所不能周，皆賊匪之所欲乘間，且安慶圍師得力，陳逆來援必分多股，昔年

賊救九江，而從松子關入麻城、黃安。本年圖解金陵之圍，而從甯國、廣德入浙江，入東壩，後路橫出，非其明證耶？然則漢黃德之警變，固可計日而待，即當先事而籌鄂軍五萬餘人，進逼懷桐，分援吳楚巴蜀，兵力單勢難兼顧，是欲保楚，謀吳，急宜添練鄉兵，講求城守，以爲庇民固圉之謀。分民財以保民，與任賊匪之奪吾民財，利害輕重較然可睹。但使官吏不私一錢，上下聯爲一氣，則事必可集，功必可成。昨經本署部院札飭司道，通籌會議，酌定守禦章程，務使各屬紳民一體週知。該州縣刻日延請公正紳耆，趕緊籌辦。其一切添修礮卡，盤查關隘，與夫葺城濬濠，儲備米糧軍火，及養勇多寡之數，仍各因地制宜，自行妥議。統限文到十日內稟復，定限四十日一律辦齊。如賊到，限嬰城固守百日，百日之外無援，督撫統兵官執其咎。百日之內不守，或以帶勇迎勦爲詞，致城池失守者，州縣任其罪。此事期於必行，專捨之禍，近在眉睫，刻不容緩。該紳民身家性命所繫，諒不惜小費而忘大義。該州縣責任守土，更不得畏難苟安，怠忽從事。如有奉行不力之州縣，是其心先存一去志，應即先行揭參，不準僅以撤任了事。並另選堪勝邊才者，由司委派，前往摘印任事。此本署部院思患預防，保固危疆之至計，慎勿玩視。除廣濟、羅田、蘄水無城，應守邊界礮卡，蘄州、城臨江岸，應守邊地，張家塆一帶均已另札飭知，除行黃陂、孝感、黃岡、黃梅、麻城、黃安、安陸、隨州、應山、襄陽、棗陽各州縣外，合行札飭。札到，該府即便分飭各州縣一體速遵妥辦，毋稍怠忽。章程六條，開列於後：

一、擇縣董。以人之賢否爲舉廢，用人不當，覆敗可以逆睹。一邑之大，豈無品節自勵，不貪利欲之人，足爲邑人信服者？但正人不輕出入衙門，往往官不及知，須周諮博訪，按名延接，細心察看，於城中設立公局，擇老成練達，聲望尤著之一人，以爲局董，以稍次者一二人副之。一切事宜及分途辦事各紳士，悉由該縣會商局董斟酌任使，以收得人之效。

一、籌經費。鄂省數苦賊氛，幾無完土，民力無餘，已可概見。然生至患生，近在眉睫，守禦之費，省局支絀，不能

絲毫挹注；卽該地所徵錢漕鹽釐各款，儘數解省，仍不準絲毫動挪；則不得不藉資民捐，爲該民統籌保衛也。務擇城鄉公正紳士，分途勸辦，不準按畝攤派，致蹈前轍；但察其家有餘貲者，勸令捐輸，一面稟請省局，給發空白部監，遵照新定減成捐例，按捐輸多寡，隨時填給，以示激勵；其捐數較少，不合給予職銜者，由首士開列捐戶姓名，註錢數於下，粘貼村鎮，以昭核實，而杜侵漁。

一、募勇丁。大縣酌募千人以外，中縣八百，小縣五六百，須挑選本地精壯，概不準以老弱充數，照營制編立哨隊，數勇名冊，以資統繫，仍登明鄉貫年貌，取具保結，以防匪徒混入。其管帶紳士，宜誠樸，不宜油滑，詐口糧一切，由該官紳自酌。

一、完城守。城池爲通邑根本，最宜修葺完善，尤須於城牆外加修空心礮臺，仿照礮式，於中下二層，留槍礮小眼，其城外向無濠溝，及有而淤墊者，一律挖濬寬深，濠內岸築土牛牆一道，仍留槍眼，保護城根，以資固守。修濬之役，卽以募勇爲之。

一、備器械。子藥、槍礮、刀矛、旂幟、帳房，爲兵勇所必需，除團勇歸各團製備給發；其城守並派守礮卡各勇丁需用之物，由公局領取，須及時製造，件件堅利適用，不得浪費，或臨時添募多人，不及備辦帳房，卽用竹簾各簾，蓋作帳房式樣，塗以石灰，亦足蔽雨日而眩賊目。

一、儲食物。守城以米糧爲先，一日不食，內亂立生，平時論令在城商民，務將所收鄉間租穀，運歸城內，卽近城村莊，每值稻麥登場，除酌留全家口糧外，餘亦寄儲城中，無事就城變價，有事舉家入城就食，可免臨時搬運，而餘穀照價糶費，仍不失爲己有；其各鄉捐貲或兼收穀石，令其運送城局，備勇丁口糧支放，亦兩便之道。應由該官紳因地制宜爲要。

大冶縣稟呈拏獲滋事匪徒批

大冶倪令稟擊劉立有等，應飭解省，仰兩司井提前後各犯，另行審訊。凡習教爲匪之人，並無確切案據，供詞可訊，其應殺之罪，在犯上作亂耳，在經不正，則邪慝作耳，在好勇疾貧耳，有一於此，殺之無赦。此非俗吏簿書所能援證，在風憲大吏之自爲審察而主持之。世俗不殺人，以陰陽爲說，忍於善人而不忍於不善人，且不論人之善惡，而以爲殺人則必受殃。昌黎不云乎：「凡有殃咎，宜加臣身，我願執其咎矣。」且姑息養奸之古人，莫如吳下老公，終爲侯景所制，其子孫又各自戕賊，今人則有鄭巡撫祖琛之在粵西殺一盜，必念佛三日，遂以貽禍天下，塗炭至今，不知所謂陰陽者安在。漢書元后傳載：「王翁孺繡衣捕盜，皆縱不誅。」自言所活萬人，後世其興，因緣政君，同日五侯，固其驗矣。然更始之際，王氏宗族有一人存活者乎？張湯以磔鼠習獄，其子安世爲漢世碩輔，至於建武之始，爵邑相躡，抑又何故？然則好殺不好殺，均非情理之平，惟其生殺之當而已矣。以殺人之政，行其不嗜殺人之心，而歸於以生道殺人而已矣。

霍山縣稟辦各處碉卡批

所呈六萬寨圖說，其東門出下碉樓須多建數座，或如品字形，或如心字形，或如梅花形，或如之玄曲折字勢形，酌量形勢，務使我力足以擊賊，賊勢不能及我，東碉與西碉，彼碉與此碉，犄角繫拂，賊豈能從碉中穿過，甘受槍礮子傷哉。其西南北僻處險處，亦應稍建一二碉以護之。細閱全圖，居然天險，宋時舊址猶存，仰卽因基修築，妥設守備，使附近數十里之米糧牲畜盡入寨中，以斷賊食，而保民生，最爲上策。霍城積潦，形如釜底，山溪入城，每次大雨，則城內積水數尺，居民寥寥，蕪城難以設守，應如該令所稟，以建寨保民，仿古人堅壁清野之法，乃有實濟。城不可守，而建寨以守，守寨與守城同，失寨與失城同，所論確切。本署部院體察既真，敢執其咎也。

飭各統帶查辦各營

照得淫佚酒色，取敗之媒；徵逐嬉娛，行軍所戒。本年金陵圍師之潰，皆緣將驕兵惰，終日酣嬉，不以賊匪爲意；或樂桑中之喜，或戀家室之私，或羣與縱酒酣歌，或日在賭場煙館，淫心蕩志，極樂忘疲，以致兵氣不揚，禦侮無備。全軍覆沒，皆自宣淫縱欲中來也。楚軍之強，素嚴紀律，正當以吳事爲殷鑒，乃近聞桐城陸路各營，頗有慮眷室於近營民房，將弁兵勇，夜不歸營者，懷安敗名，此風一開，紀綱盡壞，防微杜漸，不可不嚴。合行通飭，爲此札仰該某於奉文後，悉心訪查，嚴行董戒，痛除聲色煙賭各事，每日夜點名二次，每日早晚操演二次，以肅軍政。夫兵猶火也，不戢則焚，兵猶水也，不流則腐。治軍之道，必以苦其心志，勞其筋骨爲典法，如各營官哨弁勇丁，仍有前項情事，立即稟參斥革，分別從嚴辦理，毋稍隱徇，切切！

麻城縣稟陳地方情形批

以言：「以休養生息爲實心，以團防堅壁爲急務。」頗見心思，而尙未精實。休養生息之道，須先嚴禁書差及兇惡棍徒，刁健訟師，舉凡擾民生，詐民財之人，必期雷厲風行，明敕刑法，然後民生得所養，民力得少息也。官長必須日夜勤劬，心力交瘁，視民事如家事，視民間田里樹畜盜賊詞訟之小事，如創深痛鉅，附骨刺膚之大事，官勞而後民逸，吏瘦然後民肥，乃合於休養生息之本義。尤必勞民，乃能愛民；必教民，乃能養民；乃合乎休養生息之精意。古之從政者，率作興事，日昃不皇，不爲俗吏之曠廢時日，亦不爲名士之清談高遠。若以廢事爲省事，則謬以千里矣。彌卡已成，堅壁之法，已具梗概，惟在行之以實，持之以恆，得民心，乃能用民力；得士心，乃能得民心。應日夜訪求正士，隨時接見，諮詢地方事理。余昔守黎平，延見士類，及推結苗頭，以保甲冊籍爲團練，張本自朝至暮，日不絕音，其士類來見，或坐或立，其苗頭來見，或賜以酒食，令其據地席坐，均詳詢以民情地勢，使各得盡其意而去。俗人畏見士民，疑其請託，否則謂爲褻尊失體耳。夫公事準其直陳，私情囑託，假公言私，何難立破。

其奸，坐堂皇以申法律？至藐尊失體之說，尤爲鄙俗；吾視天下公卿，至於黎庶，其貴賤亦正相等；不因親民而賤，不因簡傲不親民而貴也。今日官吏，日與役處，以差胥爲腹心爪牙，其果自貴也耶？該令心地質直，口舌木訥，其器量迥非俗吏可比。惟德慧仁術，辦事條理，尙須努力自勉，精思刻意，以自淬厲。至守礪卡，應以鄉兵守城池，應以官兵，我且簡派官軍來矣。

札各州縣觀風

照得：士習爲民風之本，文章亦道德之華，世變循生，所以扶禮教於不衰，維廉恥於旣敝者，皆賴讀書明道之功。文教昌明，則士氣蒸蒸日上，風俗所由純也。夫士先器識，而後文藝，固不徒以宏博爭長，然窮義理之精微，考古今之事變，所爲文章，可通政事，而知言卽以知人，養民卽以致賢，又求治之先務。本署部院連年治軍，博求天下賢者，相與補救時艱，我楚多材，急宜詢事考言，以覘才識，因揭觀風四書經文題，及策問詩賦論說古今各體，欲使窮經致用者，抒蘊蓄而各盡所長，以憑採擇。其文體優異者，除銀幣獎勵外，并卽備見面詢事務，以勵實學，而別真材。

委員稟陳履勘黃陂縣礪卡批

建礪設卡之處，總須力爭險要之地，尤須先擬守禦之人。查所勘關王廟地方，係屬羅山，距黃陂地二百二十里，距黃安界亦四十里，河南之民情，能如皖北之久被擾害，自思保衛否？越境設險，終恐呼應不靈；平日稽查之法，臨事防禦之人，尙待思議。老山距黃陂較近，新湖集旣係入黃陂總道，自屬扼要，其樞徑可以剗斷否？此路亦終疑其要而不險也。東面之談家店、彭陳店等處，亦須飭黃安縣履勘，如皆係平坦寬博之野，則礪卡難期得

力；其加意諮訪，詳悉籌議。

道府稟擬廣仁倉各條批

愚意天下形勢之要，除刻下武昌省城，應儲穀石，以備城守外；至要之地，莫如荊州襄陽，此所以願舍一成之釐，而期爲襄陽三年之蓄也。細閱清單，酌擬各條，均有可採，亦有可擬。惟所擬「廣仁倉存穀石議定由府一手經理，宜入交代，以垂永久。」一條，查從來常平倉穀，一入交代，則經年累月，盤查無期，甚或歷官數任，歷時十數載，仍事懸擱者，比比皆是。現值立法之始，固不致蹈此惡習，然弊防其漸，自宜責成經營。知府遇交卸時，專案移交，由後任官限十日內盤收結報；如有虧短，責成本管官賠補，不得諉之經手書役，致歸無著。其盤量之費，即由前任官認捐，以免推諉。又所擬「廣仁倉應委員經理，籤差派書役看管。」一條，查委員書役，既分別酌給薪水，責放專管，即有主守之責。如有偷漏各情，應先責令知府賠繳，再於經手官吏名下著追，仍照監守自盜律科罪。庶使觸目警心，不致故犯。其捐給經費一節，亦應酌減，以期有常。又酌擬「廣仁倉存穀石，宜仿照州縣常平等倉，出陳易新，以免日久霉爛。」一條，查出陳易新，流弊滋大。此法行之於民間，尙多弊竇，他非所論也。蓋穀一出倉，權即操之經手之人，試問經手者，果皆公正殷實者乎？竊恐有出無入，以銖積寸累之穀，徒耗於假公濟私之人，由因循而寢成侵蝕，法令亦有時而窮。此條斷不可行，應毋庸議。又酌擬「出糶倉穀，直就本地糶賣。」一條，查發典生息，名曰留備買穀還倉之用，誠恐臨到買穀之時，地方官已藉因公急需，全數提用矣。楚省發典生息之款，何止億萬？此時全歸爲有，即其明證。此節亦無庸議。又酌擬「採買倉穀，宜選派公正紳耆承辦，不準假手官吏丁書。」一條，查新設四庫儲穀約三萬石，以豐稔之年價值科之，每倉石需錢八九百文，約需錢二萬六七千串。儲穀愈多，經理愈難，即將來交卸盤量，亦多需時日。不若定以限制，準以一萬石爲率，其一成釐金除買

足穀一萬石外，仍全充軍餉，解省不準。該道府扣存分文，以免虛糜。再此案專爲城守禦侮起見，應歸督撫藩臬襄陽道衙門稽查支放，其如何明定章程，互相稽核，以杜侵蝕之處，仰兩司逐條確核妥議。

麻城縣稟陳各局紳籌辦捐輸情形批

自寇亂以來，地方公事，官不能離紳士而有爲，而接紳士之法，在公而恕。公則人不敢干以私，恕則人樂爲用命。惟地方官不得以影響含混之詞，誘過於紳，而反若置身事外。至城守以積儲米糧爲第一，城中各富戶租穀，應勒限搬入城內，照時價糴買，斷不可一毫短勒。總以多爲籌備爲要。其錢糧一事，非深悉其利弊，與所以興利除弊，而得其要領，確有把握者，未便驟議更張。在該縣徐圖其效，而又不可竟事因循也。

統帶梁守稟陳麻城各路地輿及守禦事宜批

六霍現在無賊，城守布置後，該守卽親歷各關，妥爲相度。長嶺關聞甚險隘，以百人守之，賊不敢入。確否？九歇山最險，臨警分百人帶團勇守之，雙廟以團丁十人守之，臨警調團策應。大抵防邊之要，不可處處設防。處處設防，兵力必分，不能戰，亦不能守。惟擇其緊要必爭之地，厚集兵力以守之，便可穩固。

札昌營余副將及霍山縣

查霍山樂兒嶺附近等處士民，無仇賊之心，有助賊之意。將所有穀米屯聚，不碾不售，以致兵食缺乏。試問是何居心？應由余副將嚴查有穀有米之家，出示封鎖，勒令運營出售。如該處士民始終抗玩，其中必有不明大義，甘心助賊，倡率阻糴之紳民，仰卽查明，捆斬十數人，並將其米穀充賞。倘該將有心討好，不知輕重緩急，姑息

養奸，定干嚴參！

安徽太湖縣稟陳籌運各項批

大抵治偷惰之士民，譬如嚴父母之約束其子，孺子好弄，暮游於野，不知返處室廬，非父母掌之攔之，呵之，斥之，昏迷倦息，將為豺虎所食而不自知，其可恐怖矣。今日之士習民情，殆母類是？醫之治病，於臟腑無禁約者，不為立方，匠之治木，於擁腫卷曲不中繩墨規矩者，不採，治民當知此義。

統帶梁守稟陳籌辦城守及分駐兩路口批

分二營守界嶺，歛兵入城，均是。稟言該城地勢，四面可以撲城，應妥做空心礮樓，約可容五十人，儲三五日水米鹽薪，扼其至要，則守城之力，可省可安。保甲尤守城之要，穀米油鹽，約支三四月，便可無虞。

胡林翼批札終

胡文忠公語錄序

嗚呼！道咸之間，內憂外患，交訌並作，臯臯訛訛，實靖夷我邦！加以異說蠱起，事雜言龐；生民之憔悴者，宛轉呼號於水深火熱之中；而其強有力者，草竊姦宄，相爲敵讎；潰敗糜爛，幾至不可收拾。天亦哀於四方民，眷命用懋，幹維劫運，特生三名臣以救之：曰胡文忠，曰曾文正，曰左文襄。國民歡呼曰：「得此三賢，天下定矣！」三賢者，湘中三大手筆也。或以性情格；或以學術著；或以雄才大略邁一時；而其涵養正氣，學道愛人，則一。嗚呼！伊古以來，未有不崇尚正義，不學道，不愛人，而可以治軍，可以行政者也。鵠的所揭，曷矜乎爾？是惟有好學深思之士，研究其經歷，攷核其設施，審察其平生之憂患；而後名臣之心術事功，乃大顯於當世。余主講無錫國學專修學校，得一士焉，武進崔生龍，篤好文忠集，孜孜矻矻，編輯語錄若干卷，都爲八類：曰學問，曰用人，曰民政，曰理財，曰軍政，曰兵法，曰地勢，曰團練。擇精以詳，意沈而摯，可謂專且勤矣！明文成論

治兵曰：「治山中賊易，治心中賊難。」戚武毅論治兵曰：「克一嚴城易，克一私欲難。」曾文正師唐確慎，李忠武昆仲師羅忠節，左文襄刊正誼堂全書，靡不兢兢業業，以闡明理學，陶鑄人心爲己任。文忠則專以至情至性，鼓舞羣儒；然而故老傳聞曰：「用人之道，文忠更勝於曾左二公。」蓋立國者未有不嚴君子小人之辨，而能定是非好惡之公者也。周易泰否二卦，發明陰陽消息國運升降之機，實卽政治學之萌柢。泰之上下志同，不過君子道長，小人道消；譬諸天下旡邦，不過君子道消，小人道長。否泰反其類，在一念轉移之間，一人進退之際，而國運廢興存亡隨之。孔子論用人之法，曰：「視其所以，」視其手腕之靈與否也；曰：「觀其所由，」觀其脚根之定與否也；曰：「察其所安，」察其心術之正與否也；兼是三者，而萬物無遁形矣。文忠愛才根於天性，其言曰：「國家之於人才，猶魚之於水，鳥之於林也；得之則生，不得則死。」又曰：「國家生賢良忠直之才，當爲國家愛護之。」其求才之急，培才之殷，若此。此其量，江海之量也；此其心，天地之心也。矧優禮將僚，上敬其老，下慈其幼，推心置腹，歡若弟昆。讀其移文

批牘，雖武夫悍卒，亦且爲之零涕。用是一時髦俊，雷動雲合；臨敵則奮不顧身，聽命則惟恐或後；賢者皆進，不肖者皆退。雖有荼苦，化爲甘薺；雖有鶉音，亦遷喬木。一德一心，殄掃羣寇；而閭閻謐如，遂成泰交。邛治是故：惟有君子而後能用君子；亦惟有君子而後能黜小人。文忠之血性逾人，何嘗不本理學、德行、政事、言語、文章，一以貫之；豈偶然哉！豈偶然哉！後之讀公書者，壹當以文忠之心爲心，以文忠之學爲學，以文忠之行詣，時懸諸心目之間。庶幾乎克紹文忠之大業。非然者，不能反求諸己，徒浮慕而貌襲之。或聞忽於君子小人之辨，視爲迂談，且將并其名而掃除之；是猶弟子而恥受命於先師也，則何益矣？太倉唐文治蔚芝序

胡林翼語錄序

胡林翼語錄序

壬申春同邑崔生龍，課餘從游於城北之兩槐軒，問政治學。予謂我國政治，向無專集，無已，則益陽胡文忠公，有遺集若干卷，不涉浮文酬應，不入諛墓虛言，正所謂「不客氣，事事腳踏實地做去。」近代第一實行家，亦一政治家也。人謂文忠實學，得力於經史諸子，固也。予謂文忠誠正功深，以大學植其根本，經史諸子茂其枝葉，盛其花果也。何也？歷觀文忠處危急存亡之秋，無地無餉，無兵無將，雖武侯當此，亦未如之何？公獨能立定脚跟，布陳公道，盡熱血一腔，挽回彌天浩劫，建若大平治之功，今古幾人？推文忠一生得力處，蓋悉本平素誠正工夫，是非受孔門大學千百年不可磨滅之至教，必不至此！回溯我國自孔聖刪定六經，朱子集註四子書，後之教育家，即謂吾人爲學次第，必先四子，後六經，四子又必先列大學。大學蓋以誠正植其根，而後收平治最後果也。今之教育家聞之曰：「否否，大謬不然。」謂：「兒童智力薄弱，何得以奧突傷

其腦？「於焉猥雜成言，鄙俗粗陋，東勦一文，西襲數語，篇幅不完，課徒秘本。不識固有之良知喪盡，無端之人欲橫加，是直拔本之教育也；奚以茂其枝葉，盛厥花果耶？今歲秋，崔生以手編語錄，乞予一言，予固不能無言。然言之要領，已詳見蔚芝唐先生序文，并生自序，茲不贅。爰以當年爲崔生言者，道其一二於簡末，並望生當今之世，本居平所學力行之。」

乙亥季秋武進汪綸焦西謹序

胡文忠公語錄序目

國家之治亂興衰，常繫於政治；民族之強弱利鈍，亦常繫於政治；世運之變遷，風氣之轉移，亦厥維政治是賴！我國政治學雖無專書，然政教號令，風俗典章，具詳於經史，如日月之經天，江河之行地，千古不可磨滅者也。孔子曰：「爲政以德。」我國政治學之權輿也。禮記言「修教齊政」，尚書言「唯幾唯康」，箕子陳洪範，垂無偏無陂之箴，周公作無逸，亦保惠教誨之準，我國政治學之精義也。聖門立教，政事大科，曾子得其心傳，大學昌治平之道，我國政治學之徑途，更燦焉具備，燦震萬世矣。今之人不督，翼翼然曰：「我國政治典章，封建也，我國政治制度，專制也。」於是言政治者，不曰法蘭西，卽曰美利堅，不曰盧梭，卽曰孟德斯鳩；而國家政治，亦斷斷效法他邦。故近四十年來，紛呶不已，幾無政治學之可言！要知制度典章可以易，而天敘天秩不可變。我國五千年來政治之精義，更不可蕩然而漸滅。夫立國天地，必有其所以獨立之特質，庶乎兀然不能動，卓然不可拔。若盲從馳驅，與各國同俯仰，奈之何國不貧且弱也！况外邦之所謂政治，舍本而逐末也。其言軍政，則侵略攻取以爲強；而我國重以德服人也。其言吏治，則嚴法威民以爲美；而我國尙以教化人也。其言理財，則爬羅剔抉以爲富；而我國主藏富於民也。試觀漢唐宋明諸賢，以經術爲政治，博雅純粹，天下得臥治無事。卽有清益陽胡文忠公，當中原板蕩，羣盜猖獗之際，以文學之臣，崛起其間，奮其忠勇之氣，經以博大之思，受命於危難之秋，周旋於困苦之中，不因將驕兵惰而灰其心，不因糧匱械缺而墮其志，雖敗於金口，潰於麥山，楚誦四面，呼援無應，而文忠堅苦力戰，克武漢，復蕪黃，圍九江，救瑞州，爲東南一大轉機。子覽其遺集，不禁流涕焉！文忠當時，初僅一黎平知府，又疆吏如吳文鎔、崇倫、官文、勝保之徒，昏庸貪墨，直不知兵政吏治爲何事，而文忠能折衝其間，功則歸人，過則歸己，方得從容收拾，卒底大功。故文忠外而抵禦強敵，內而應付大吏，苦心孤詣，血性感人，實亙古而不滅。尤

可矜式者；爲政則躬自刻勵，懲貪惰之風氣；樹振作之規範。軍政則以靖亂爲職志，首創「守於境內，不如戰於境外」之論，爲天下大聲疾呼之。疆吏之能破除地域，以援鄰封，自湖北始，而湖北尤自文忠始，卽將帥之間，調和歡洽，親如骨肉，所謂「有昆弟布衣之誼」者也。其理財也，則減錢漕，裁冗費，杜中飽之弊，寓督吏之法，教忠興廉，國足民豐，此千古所當效法者也。而其爲國家扶植忠良，愛惜人才，舉賢滿天下，中興將佐，何一非文忠薦剡力保之人？故文忠雖齋志以歿，而曾左諸賢，得循其遺規，卒成中興之業，豈不偉歟？故其遺集，舉凡奏疏、公牘、批札、咨答，無非出諸性情，得於經驗，讀之，可使貪夫廉而懦夫立也。予幼時卽喜經世之學，前年負笈省立常州中學，課餘家讀汪焦西先生卽以是書示予，謂「能寢饋其間，終身用之不盡」。予選讀之，覺真性流露，愛不釋手，然而猶未能領略其精義也。今夏假歸，蕉窗無事，開笈手校之，拳拳不能已。比開學，請業於唐先生，問政治之學，於是卽以此爲課，擇其精要，輯成語錄，以爲身體力行之用。曩者蔡上將松坡，亦有語錄之輯，然祇及軍政，今蔣軍委介石所輯，亦祇益民政。予茲區爲入，其有關地理典章，以及精微處，更加詮釋，以爲發揚我國政治學之初基。而異日救民命，正人心，挽垂危之國運，開萬世之太平，亦皆自此編簡練揣摩始。

「學之不講」尼父所憂，大經大法，學則鴻猷。故輯學問第一。

李唐肇基，端賴房杜，國所以安，維選弼輔。故輯用人第二。

「民惟邦本，本固邦寧」，「小人懷惠，君子懷刑」。故輯民政第三。

漢志食貨，理財之祖，國能足食，敵彼強弩。故輯理財第四。

「止戈爲武」，靖亂禦侮，能懼好謀，慎彼鉞斧。故輯軍政第五。

「不教而戰」，「謂之棄民」，孫吳六韜，古法式遵。故輯兵法第六。

「知地知天，勝乃可全」，洞形察勢，如決山川。故輯地勢第七。

荆公保甲，自衛良法，寓兵於農，閭閻協洽。故輯團練第八。
中華民國二十有三年十二月十八日武進崔龍自序於無錫國學專脩學校之同庚室

胡林翼語錄 序目

胡林翼語錄

武進崔 龍輯

學問第一

經在致用。(致鄂垣司道)

士習爲民風之本。文章亦道德之華。世變循生，所以扶禮教於不衰，維廉恥於既敝者，皆賴讀書明道之功。文教昌明，則士氣蒸蒸日上，風俗所由純也。(札各州縣)

士先器識而後文藝，固不徒以宏博爭長，然窮義理之精微，考古今之事變，所爲文章，可通政事。(同上)

必講求器識，上下古今之變，欲使旁搜遠覽，博通天人。(致書局論建箴言書院)

世亂無便宜之門，無安樂境地。(復莊蕙生方伯)

此身如在異域，顛沛如是，天之所以玉成君子也。王文成龍場之行，于清端羅成之事，一生功勳，皆從苦境中磨練而成。唯百折不回之志氣，則萬萬不可稍挫稍鬆懈耳。(札潛山令)

天下總是危局，吾輩唯在困知勉行耳。(與閻丹初廉訪)

聖賢豪傑，事事拂意，不如此則非天玉成之意；不如此則是庸福庸人。(同上)

英雄作事，以大志爲尙，不可作兒女子涕泣。(致李希庵觀察)

日夜縣一死字於病榻之旁，知此身之必死，則於此求生，或有生機。(致孔臬司)

大丈夫不可辱，與其圖後局之難撐，不如願當前之大義。(復李映棻)

楚疆雖危，弟願以生死繫之。(與閻丹初廉訪)

台拱廳)

作人不可以生死易心，致世俗卑鄙勢利之見。(致莊蕙生嚴爾春)
有一分不安，決不推諉也。(與閻丹初廉訪)

身在行間，決不肯辱身失節。(致委員韓南溪)

節節爲防，步步爲守，總之與城同存亡，郡地卽予塚也。(同上)

成敗非吾逆視，禍福毀譽，尤非我所知也。(同上)

天下任事之人，未有不遭奇謗，不受橫逆者也。(致左京卿)

凡事盡其心力所能，不必求其結果。(致郭意誠孝廉)

與患得患失之人處，非強固，不易自立也。(與李少荃觀察)

天下事總要自立，要自強，要反求諸己。(致羅方伯)

能忍人之所不能忍，乃能爲人之所不能爲。(致鮑鎮軍)

仁人君子，廣大宅心，敬賢包荒，以扶持元氣爲本。若先事同事猜疑，則讒慝之口，卽乘隙而來。(復豫巡嚴爾春)

中丞)

大抵辦大事須兼容并包。(復曾觀察)

我視兵勇如一家人，苟能盡心盡力，不忍負其苦戰血戰之心也。(札湘後營)

自古聖賢仙佛，英雄豪傑，無不以濟人濟物爲本，無不以損己利人爲正道。(致左季高)

視功名富貴殆如糞土，非計功近名之人。(致嚴廉訪)

臨事機，貴於冷淡，不計功利，不患得失，或猶陰陽怕蒙懂之意乎？(又致曾欽使論勸王事)

辦大事以集才集氣集勢爲要，莊子所謂「而後乃今培風」也。（致曾欽使）
辦事固馮氣勝，尤馮理勝。（致莊方伯嚴廉訪）

遇事要謀要斷，不謀不斷，亦終必亡；與其坐之，不如謀之。（致郭意誠孝廉）

事必見其大，而時必乘其先。（請起復曾侍郎督師疏）

誠則金石可貫，鬼神可通。（致魏將侯）

唯誠信之至，可以救欺詐之窮。（復張石卿中丞）

自古有死，無信不立。（與閻丹初廉訪）

人莫患於不智，又莫患於不愚。智與愚合，而力量乃大。（與閻丹初廉訪）

願受遲鈍之誚，不圖苟安之謀。當其時雖無奇功，竟其事確無後患。（稟孔臬司）

凡奇謀至計，總在平實處。如布帛菽粟，愈淺近，愈廣大而精微。（致牙釐文案糧台諸君）

破天下之至巧以拙，馭天下之至紛以靜。（請通飭修築碉堡）

作人處事，當存敬畏之心，毋涉夸大之意。（札崇陽令）

於世事太愚，當一心敬事。（致鮑鎮軍）

說實話，幹實事。（札黃州府）

吾輩不必世故太深，天下唯世故深，誤國事耳！（致嚴涇春）

活一日，辦一日。（致左京卿）

力苟能爲，不敢不爲；見所能及，不敢不言。（密陳浙江省軍情疏）

收斂其氣，開擴其識。事事必衷於是，事事不自以爲是，虛心實心，相輔而行。（札監利唐令）

廉不言貧，勤不言苦。（札荊州道）

好惡要正，意見要平。（復皖撫嚴樹森）

舉善無溢詞，觀人無俗眼。（致漢陽府太守劉冰如）

人情於患難之際，友朋抗直責善，引繩批根，君子猶或非之。况君父危難，其忍放言高論耶？明夷堅貞之節，鷓鴣

哀排之詞，古人處變，可爲師法。（復嚴方伯）

皮幣珠玉，太王樂天，明夷堅貞，王室如燬，此後努力，共保歲寒。（復左京卿）

歲寒後彫，晚節自勵，此可貴之君子。（與閻丹初廉訪）

天下事患不思耳，何患不可爲！（同上）

自古來義士忠臣，於曾經受恩之人，便終身奉事唯謹。韓信爲王，而不忘漂母一飯之恩；張蒼作相，而退朝卽奉

事王陵，此其存心正大仁厚，可師可法。（致鮑鎮軍）

長官之於屬吏，必當揚善公庭，規過私室。（札宜昌府）

憂太過則傷人而憔悴，喜太過則心蕩而氣浮。（致閻農部）

無用兵之略，有討賊之心。（致前敵各營）

吾輩讀書作吏，應先滌盡俗腸，洗刷俗眼，乃可有爲。（批羅田令稟）

明鏡在空，本無成見。（上皖巡王清苑師）

吾視天下公卿，至於黎庶，其相賤亦正相等；不因親民而賤，不因簡傲不親民而貴也。（札麻城吳令）

處升卿之錯節，而才識不及，學渤海之亂繩，而德量無聞。（致翁學使祖庚）

總之，弟爲韓穉圭、范希文之異而爭，不爲梁邱據之同而和。（致官使相）

疆場效命，烈士之風。守城保堅，義士之節。（札各府州縣）

用人第二

天下事，總要認得人；能認得人，則萬事皆理；不知人，自萬事無成。（札昌營）

國之求才如魚之求水，鳥之求木，人之求氣，口腹之求食，無水無木，無氣無食，則一日不安，而即於亡！人才亦然。

（致漢陽府劉齊銜）

吏治本無不傳之秘，用人行政爲大。（致曾欽使）

古今無不平之賊，而先在求平賊之人。（敬舉賢才疏）

爲政之要，千條萬縷，而大綱必在得人。（札襄陽道）

得人者昌，失人者亡；以衛靈而不喪國，以武氏而能治天下，其效可觀矣。（致嚴樹森）

賢才者，國之本；讀書樸訥守道，自修之士，養之以禮，足爲救亂之用。（與閻敬銘）

禦侮在乎選將，變法不如求才。（咨湖廣督院）

古今成大業之人，必以人才爲根本；古今人才之要，必以氣骨爲根本。（致羅方伯）

國家生賢良忠直之才，當爲國家愛護之！（致韓超）

朝有爭臣，室有烈婦，當時拂意，臨危，乃知其可靠。（致曾欽使）

畎畝版築魚鹽之中，乃有英雄；膏粱子弟，決無英雄；以積習不除，不知情僞艱難也。（致嚴樹森）

大抵用人之法，總須用苦心，心思才力出於磨練，故遇事能知其艱，因曲折，亦能耐事。（致厲觀察）

心志不苦，患難未嘗，則知慧鈍，而膽力怯。（請通飭修築礮堡函）

耐苦而力學者，則肌膚實而心地堅樸；視輕佻便利者，不啻霄壤。（致翁學使）

子游爲宰，首在得人，苟得其人，戴星可理，卽長孺臥治亦可理，不得其人，雖日夜劬勞，而無濟於治。求才之法，謀野則獲，謀邑則否，野多樸而邑多巧，野尙質而邑尙文也。（批黃岡紳士）

大抵聖賢不可必得，必以志氣節操爲主。孔子所以思狂狷，狂是氣，狷是節，有氣節則本根已植，長短高下，均無不宜。（致劉齊銜）

人才因磨練而成，總須志氣勝人，自乃有長。（致左宗棠）

人到靠得住，便可用，無才亦可用，人到靠不住，便不可用，有才尤不可用，此天下古今之大局。（與閻敬銘）

無志之人，好諂佞，好柔媚，惡冷惡淡，惡方嚴耳。（同上）

省錢踏實，只在用人，如作事踏實，卽費錢猶應勉力爲之。如劉晏造船，以兩倍三倍浮價，給與經手之人，此千古大才也。（同上）

脚踏實地，便是經天緯地之奇才，並非鶩高遠談奇妙之謂也。（札漢陽府）

天下以盜賊爲患，而亂天下者不在盜賊，亂在人才不出，居人上者不知求才耳。（致嚴樹森）

人才因求才者之志識而生，亦因用才者之分量而出。（致嚴樹森）

用人在旌別淑慝，樹之風聲，不必多爲參劾，而風氣自可轉移。（與左宗棠）

欲造就人才，須先使之有忌憚之心。（致司道糧台總局）

責人以嚴，養人以寬，太謙則怯，太謙則近僞。（札麻城吳令）

辦事在用人，用人在破格，非常之才，不可拘牽資格，修飾邊幅爲用。（敬舉賢才疏）

舉賢則須破格，神明於法律之中，是卽陶桓公行法，恆得法外之意說也。（札黃州府）

自古無不上當之聖賢豪傑。（致會國藩）

平日接見士紳時，專心致志，詳爲談論，講求一切，察看其爲人，用其所長，棄其所短；有佳士即當教以大義，有邪心即當面折其非。（致黎平府）

古今來成事敗事之人，必在塵埃草野中；用之則爲臣僕，棄之則爲盜賊，其間操縱，間不容髮。（致翁同書）

蓋駕馭人才，即以消弭隱患；先爲布置，使得生養，授以羈勒，範我馳驅。（上呂佺孫）

取強桀之人，預爲駕馭，爲我用而不爲人用。（論東路事宜啓）

禮羅地方雋傑之才，使之董率勸導，宣布德威，接之以恩禮，假之以便宜。（上程晴峰）

地方得一廉能之吏，賢於十萬甲兵。（上程晴峰）

得正士一，抵十萬金。（致周笠西）

求戰將易，得儒難！（復遠安令）

以儒爲吏，日計不足，月計有餘。（復兩司）

得才士百，不若得醇士一。（札各州縣）

禮正士，黜華士。（札監利唐令）

正人不輕出入衙門，往往官不及知。（札各府州縣）

爭先恐後之人，即異日首先潰敗之人。（稟藩臬兩司）

造言恐喝之人，即平日盤剝之人，亦即異日倡亂之人。（條陳東路情形書）

兵事畢竟歸於豪傑一流，氣不盛者，遇事而氣先懾，而目先逃，而心先搖，臨大難，而中無所主，其識力既鈍，其知力必減，固可憂之大矣！（致劉蓉）

兵事爲儒生至精，非尋常名士所能幾及。（致李觀察）

專尙馴謹之人，則久而必惰；專主悍鷙之士，則久而必驕。（同上）

求將之道，在有良心，有血性，有勇氣，有智勇。（致余會亭）

軍中取材，專尙樸勇，尙須從氣概中講求，又須是真氣；若浮氣，客氣，夾雜其中，最爲悞事。（致李續宜）

統將須堅定勇敢，又須知略，足以知兵器，識足以服衆，僅僅馴謹修飾，唯唯聽命，異日終不濟事。（致彭玉麟）

果決人宜兵，柔懦人不宜；真爽人宜兵，修邊幅人不宜。（札漢陽府）

士民之真性未滿，可激以忠義。（復張亮基）

養之久，而氣勢之蓄鬱於中，乃愈厚。（與閻敬銘）

吝之以謀，而謀其識，告之以事，而觀其勇，臨之以利，而觀其廉，期以之事，而觀其信。（復張亮基）

欺一事不能欺事事，欺一時不能欺後時，不可不防其欺，不可因欺而灰心。（同上）

以難得之錢，養易得之人，以有用之錢，養無用之人，則本部院不能不斟酌而慎行之。（札襄陽道）

當進君子之真團，而退小人之僞團。（與嚴樹森）

作大吏，宜引天下之正人志士爲手足腹心，作知府州縣，亦宜引一府一州一縣之志士正人爲手足腹心。（與

閻敬銘）

附品評

沈葆楨識略冠時，才堪濟變。

按沈字翰章，一字幼丹，福建侯官人。道光進士，官至兩江總督，諡文肅。

李元度血誠果毅，志節清嚴。

按李字次青，一字笏庭，湖南平江人。道光舉人，官至貴州布政使。左宗棠精熟方輿，曉暢兵略，名滿天下，謗亦隨之。

按左字季高，湖南湘陰人。道光舉人，官至東閣大學士，封恪靖侯，諡文襄。劉蓉學有本原，志期遠大，膽識過人。

按劉字孟蓉，號震仙，湖南湘鄉人。初佐曾文正戎幕，後從駱文忠入蜀，積功累官至陝西巡撫。剿擒挫，落職，歸不復出。

毛昶熙品節謹飭，留心吏治。

按毛字煦初，號鏡海，河南武陟人。道光進士，官至兵部尚書，贈太子少保，諡文達。

尹耕雲胸有權略。

按尹字瞻甫，號杏農，江蘇桃源人。道光進士，官至河陝汝道。

田玉梅膽略任職。

按田字鼎成，湖南龍山人。初從勝保剿擒，積功官至同知直隸州。英法聯軍入京師，所帥部勤王戰死，贈太僕

寺卿。

嚴樹森綜理精密，才勝吏事。

按嚴字眉春，四川新繁人。道光舉人，官至廣東巡撫。

毛鴻賓好善嫉惡，秉心公正。

按毛字寅庵，號寄雲，山東歷城人。道光進士，官至兩廣總督。

閻敬銘綜核名實，居心正大。

按：閣字丹，初陝西朝邑人。道光進士，官至東閣大學士，贈太子少保，諡文介。

羅遵殿，清正忠烈，曠代偉人。

按：羅字有光，號澹邨，安徽宿松人。道光進士，官至浙江巡撫，諡忠節。

席寶田，偉略冠時，雄才濟變。

按：席字硯香，湖南東安人。諸生，平黔苗積功，官至布政使，贈太子太保。

多隆阿，老謀勝算，動協機宜。

按：多字禮堂，蒙古正白旗人。初屬僧格林沁，征洪楊，累功官將軍，封一等男，征同傷目，卒贈太子太保，諡忠武。

楊岳斌，智慮深遠，料賊如神。

按：楊初名載福，字厚庵，湖南善化人。從曾文正帶湘軍平洪楊，積功累官至陝甘總督，諡勇愨。

鮑超英，鷲無匹。

按：鮑字春霓，四川奉節人。初從塔忠武平洪楊，積功累官至提督，封子爵，諡忠壯。

官文，寬仁博大，推誠待人。

按：官姓王，佳氏，字秀峰，內務府漢軍旗人。初拜唐阿補藍翎侍衛，以功拾入滿洲正白旗，官至大學士，一等果

毅伯，諡文恭。

翁同書，仁懷義氣。

按：翁字祖庚，號藥房，江蘇常熟人。道光進士，官至安徽巡撫，諡文勤。

曾國藩，忠義冠時。

按：曾字伯涵，後改字滌生，湖南湘鄉人。道光進士，官至大學士，太子太保，諡文正。

張亮基公誠英勇。

按張字石卿，江蘇銅山人。道光舉人，官至雲貴總督。

羅澤南道義剛大，堅毅不撓。

按羅字仲岳，號羅山，湖南湘鄉人。廩生，官至布政使，浙江、寧紹、台道，諡忠節。

李續賓天姿近道，木訥厚重。

按李字克惠，號迪庵，湖南湘鄉人。廩生，官至浙江布政使。三河之役，殉國，贈總督，諡忠武。

李續宜別是天地間一種剛烈性情。

按李字克讓，號希庵，忠武弟。官至安徽巡撫，諡勇毅。

彭玉麟血性過人。

按彭字雲琴，湖南衡陽人。初從曾文正辦水師，平洪楊，官至兵部尚書，諡剛直。

張裕釗襟期品藻，卓爾不羣。

按張字濂卿，湖北武昌人。道光舉人，官內閣中書，主講武昌經心書院，著有古文尚書考，諡濂亭文鈔等。

丁銳義忠勇果毅。

按丁字篁村，湖南長沙人。咸豐間，募兵從胡文忠平洪楊，積功，官至鹽運使運同。三河之役，殉國，贈太常寺卿。

莊受祺廉正勤明。

按莊字蕙生，江蘇陽湖人。道光進士，官至浙江布政使。

劉熙載貞介絕俗，學冠時人。

按劉字伯簡，號融齋，江蘇興化人。道光進士，官至國子監司業，以上海龍門書院山長老。

范泰亨才識過人。

按：范字右民，一字雲吉，四川隆昌人。道光拔貢，官至吉安府知府。

薛鳴臬德望清峻，操守第一。

按：薛曾官都御史。

楊寶臣堅忍耐苦。

按：楊曾官戶部郎中。

梅啓照任勞任怨。

按：梅曾官吏部主事。

范泰亨才識過人。

按：范曾官刑部主事。

邢高魁樸誠質直，遇事求實。

按：邢曾官湖北記名道。

李宗壽器識遠大，體用兼該。

按：李曾官湖北武昌府知府。

劉齊銜識見精密，任事實心。

按：劉曾官湖北漢陽府知府。

李榮映才具宏通，操守廉潔。

按：李曾官湖北德安府知府。

張建基政本有原，愛民如子。

按：張曾官江西永豐縣知縣。

王璐品行端方，官聲清卓。

按：王曾官湖北棗陽縣知縣。

夏錫麒守潔才優，結實可靠。

按：夏曾官湖北江夏縣知縣。

文希范立志誠篤，任事穩練。

按：文曾官候補同知。

鍾謙鈞通達政體，才識兼優。

按：鍾曾官候補同知。

林之華守潔才優，愛民如子。

按：林曾官候補知縣。

黃昌輔才識優良，循聲素著。

按：黃曾官湖北興國縣知縣。

民政第二

國以民為元氣。（陳河南擒匪情形疏）
政貴安民。（致鄂垣司道言差役）

天地父母之恩，皆以養人爲本，爲民上者，不可一日無此心也。（致嚴廉訪）

夫在上者，以養人爲職分，能養者爲仁，不能養者爲暴。（致嚴擘春觀察論人才）

以做百姓之心做官，以治私家之事之心治事。（復馮介庵）

視民事如家事，視民間田里樹蓄盜賊詞訟之小事，如創鉅痛深防骨剝膚之大事。（札麻城吳令）

視民事如己事，時時與民相親。（札房令）

官吏擇正人，不擾民事，事事挾一至誠惻怛之心，以與民相見，便是實心愛養之道。（札羅田令）

官民相愛，自是保固地方之道。（黃岡紳士稟批）

夫州縣之小事，卽百姓之大事。（再陳湖北吏治兵政疏）

做大官須從百姓做起，如此則知稼穡之艱難，知民情之真僞矣。（致嚴方伯）

受篆治地方，以課吏而保民也。（札各州縣）

毋一時一刻不以民生國計爲念。（札南漳令）

夫民事之安危，係於州縣，而牧令之轉移，操乎監司。（札東湖令）

官吏之舉動，爲士民之趨向，紳士之舉動，又爲愚民之趨向，未有不養士而能治民，亦未有不察吏而能安民者。

（再陳湖北吏治兵政疏）

民恨賊而每畏賊，非畏賊也，畏官也。送賊需費，又不卽理，種種刁難，思賊仇民，則除害而先受害，唯有裹足不前，

忍氣吞聲而已。（致廣順但雲湖文）

今日之吏治，無一事不思奪民，衙門丁胥差役，無一人不思朘民。（札南漳令）

四鄉農民，非不欲進城，實望城哭也。（札江陵令）

性耽安逸，又圖省便，日與役處，不與民親，自處於積弊之中。（同上）

官貪則吏必逞其私，官惰則吏必攬其權。（札咸豐令）

官勞而後民逸，吏瘦然後民肥，尤以勞民乃能愛民，必教民乃能養民。（札歷城吳令）

行之以實，持之以恆，得民心乃能用民力，得士心乃能得民心。（同上）

民亂必由民貧。（上皖撫王清苑師）

鄉民視官衙如溟海，則禍患之來，如響斯應。（致翁學使祖庚）

官場之結習，雖沿自曩日，然實由一、二大吏以揚其波。（復湘撫毛翼雲中丞）

總之，有治人，不患無治法。（致羅少村）

古之從政者，率作興事，曰是不皇，不為俗吏之曠廢時日，亦不為名士之清談高遠。（札歷城吳令）

俗吏除却幕友，一籌莫展，寸鐵莫持，一物無所見，一步不能行，託此輩以治人民，人民何以治？（致嚴方伯閻農

部）

實在辦事者，不可居辦事之名，不可惜辦事之費，尤不可無了事之心。（與大府論會匪事）

知今者可與言蕭曹之規隨，知古者可與言房杜之謀斷。（致左季高姻丈）

未亂易治，已亂易治，而將亂難治。（條陳東路情形）

天下治，則輕小事，重大事；天下亂，則重小事，輕大事。（致李都轉）

天下亂，則法密，法密而吏操其權，而必亂；天下治，則法疎，法疎則人易守法，而必治。（致左季高姻丈）

任官守唯實心實力，乃可稍稍問心，稍稍救過；此外虛詞巧計，概無所施。讀書數十年，一廛出守，振刷精神，去貪

懲偽，一秉大公，乃可不負所學。（施南守稟批）

官先事，士先志，志在爲好官，必無不好之理。官吏若以小學生作入股之勤苦，施於政事，事無不辦。以歲得束脩之數，爲自奉於官場，雖瘠苦，亦沛然有餘。（札咸豐令）

作一日官，盡一日心力，潦草固爲罪，粉飾尤大罪也。（致台拱令陳竹坡）

勿執己見，勿拂人情，踏實做出，說實話，幹實事，無忘自田間來，無忘讀書本色。（札黃州府）

上司之精力，多用一分，則州縣之志氣，亦提策一分。（致羅方伯）

大官所好，羣吏所瞻，卽不煩董戒而自變。（再陳湖北兵政吏治疏）

上無所求，下自可贍，卽責以廉潔而無辭。（同上）

不恤其私，不能責以奉公，此千古君相御世之大權，卽天地父母之德之教之養也。天地父母之恩，以養育爲本，

本此意以爲政，萬無閔隔矣。（復閻丹初廉訪）

亂世之事，非脫盡衙門科臼，屏謝世祿門戶，掙擊官場陋習，事必不成。（同上）

恩可結人，然必法立乃能知恩，如子太叔之寬，非恩也。（札各營官）

有恩無威，勢不可遏；有威無恩，後難持久。（與友人論黃平事）

治亂民如治亂麻，必斬之，不可姑息。（諭襄陽司道）

治亂民如治亂繩，不可急也。（同上）

治民之要，如醫者之治病，脈理不清，卽日服百藥，無益於病也。（札監利令）

大抵治偷惰之士民，譬如嚴父母之約束，其子孺子好弄，莫游於野，不知返處室廬，非父母掌之握之呵之斥之，

昏迷倦息，將爲豺虎所食，而不自知，今日士習民情，殆類是。（札太湖令）

醫之治病，於臟腑無禁約者，不爲立方匠之治木，於臃腫卷曲，不中繩墨規矩者，不採；治民當知此義。（同上）

官之不能離紳士而有爲，而接紳士之法，在公而恕；公則人不敢干以私，恕則人樂爲用命；惟地方官不得以影響含混之詞，諉過於紳士，而反若置身事外。（札麻城吳令）

勤接見，決壅蔽，視官如民，視民如官。（札荊州道）

擇案之緊要者，論以手札，明撮其要，直抉其隱，示以處置之方，責以登復之日。公文同而手札專，則有不敢輕視之心；公文嚴而手札親，則有不忍膜視之心。（上皖撫王清苑師）

日坐廳事，門無留賓，專意詢訪，集思廣益，即使縱橫說士，射利害私，而明鏡在空，本無成見，正未可因噎廢食也。（同上）

清查之迴避，是循例具文；如其徇法，即迴避亦虛，如其秉公，則自核之嚴，必嚴於人之核我。（札清查局各委員）

牧民以守令爲要。（札荊州道）

上邊意旨，不必揣摩。（致合拱令陳竹坡）

事上以誠感之，實心待之，乃真事上之道；若阿附隨聲，非敬也。（同上）

官不能籌餉者，劾之不足惜；其慢視教令，毫不動心，視省城公事，如秦人視越人之肥瘠者，何以不勒休董戒乎？（復城守各局）

獄訟不清，民生不決，固非小故也。（札兩司）

訟案少喚一人，即可保全一家。（致廣順但雲湖丈）

總之，勤快耐煩，官果能刻刻以懲蠹愛民爲念，則期月之後，獄訟自然少息，煩難瑣碎，正以求簡便門耳。（致廣順但雲湖丈）

官能勤於聽斷，不縱差役，不累百姓，是教民養民之精實事功也。（札平湖令）

詞訟案牘，日與士民相親，亦須苦口婆心，以正人心，厚風俗，為先務。（札孝感令）

歷數年而不見一官，歷數官而不得一審，往往釀成大案。（稟貴州插花情形）

官吏不私一錢，上下聯為一起，則事必可集，功必可成。（札各府州縣）

以民衛民，而使賊之無可入，以盜捕盜，而使盜之自相疑。（上喬見齋中丞）

盜案與其用捕，不如用民；捕利益之財，則匪之唯恐不深；民惡盜之害，則除之唯恐不盡。（致廣順但雲湖丈）

官甫出而盜先逃，官甫歸而盜仍聚，輕去則損威，空歸則玩寇，竊恐與事無濟，即使倖而勤殺，亦恐良莠不分，既

傷於仁，奸惡倖免，復傷於義，蓋殺之而不當其罪，不維不知感，尤不知畏也。（上喬見齋中丞）

除盜莫切於懲貪，所謂國家之敗，由官邪也。（論會匪啓黔撫喬）

緝匪無他，諤巧，惟在本管官日夜不忘其名，久則必得，所謂金石可開，豚魚可格，所謂勿忘勿助也。（札棗陽令）

總以安民為心，以不嗜殺為主。（陳辦榔西情形啓）

政貴有體，慎弗為小利所惑，為奸人所愚，致誤大局。（札荊州道）

州縣之無風骨，而甘受大戶之欺玩者，由於浮勒太過，受其挾制。（札蘄水令）

總之政體不可因市儈而阻撓，可任其罷市，而另設嚴辦，即派兵調將，亦所不辭；斷不可因一二市儈，而使大權

歸於奸民。（札荊州道）

州縣之敬市儈，如見大賓，利其規耳；廉隅不立，頑鈍之賈，覩顏與士大夫抗禮，而氣日驕，志日肆，此又大體之可

鄙者；不摧仰之，國何以治？（同上）

世俗不殺人，忍於善人，而不忍於不善人。鄭巡撫祖琛之西粵，每殺一盜，必念佛三日，遂以貽禍天下，塗炭至今。

(札兩司)

好殺不好殺，均非情理之平；唯其生殺之當而已矣。以殺人之政，行其不嗜殺之心，而歸於以生道殺人而已矣。

(同上)

東坡謂「牧馬者馬瘠，則添一人牧之，添一人而馬愈瘠。」此可悟用人行政之要。(札荊州米局)

立國之要，必在自強，甘爲人下而不辭者，決無可取。(札訓副營)

孔門言從政之要，曰「果」，曰「達」。以果言，則在忠信明決也；以達言，則在體驗人情物理也。(札沔陽令)

吏治尤爲兵事之本。(致李方伯)

理財必先政事。(致李方伯)

吏治壞，雖日殺千賊，無補大局。(致李方伯)

天下固無無弊之政，維用之如何耳。(上皖撫王清苑師)

理財第四

民以財爲元氣，國以民爲元氣。(陳河南擒匪疏)

富國之道，總須先從利民著議，乃有根本，乃有歸宿。欺民者詐也，自愚而以之愚人，智者不爲也。剝民，自剝其身也，如割肉以充饑，腹未飽而身已殘，仁者不爲也。(致牙釐文案糧台諸君)

凡謀利之事，以利民爲本。(致厲觀察蔣司馬)

宣公履畝而稅，孔子非之；陳康伯經制錢之始，顧亭林議之。(致曾欽使)

近人日議生財之法，不知本原，愈議論而愈紛，愈更張而愈壞，錮蔽於卑瑣之計；以此求富，猶北轍而南轅也。(

札荊門州)

財賦只可認真於額內，不可額外求之。額內本分，任州縣之泄沓，卽額外括索，亦必無益。(復城守公局)

財用如人身氣血，弱必自保，強或惑爲。(致曾欽使)

財用如人身之氣血，周行肢體，有疾如癰疽瘡疔之類，病在一肢一脛，而周身之氣脈皆阻。(致曾條丈)

理財之事，原本聖學，其體在正心，其用在知人。(札荊門州)

錢財之事，治世與亂世相同，只要一心向公，則貧亦可支，一心爲私，則富亦不可爲。(致李方伯)

亂世之財，與治世之財，其盈絀之數，不在兵荒，而在人心。(札荊州道)

我朝入關以後，並未攜帶餉銀，而以天下之財，供天下之兵，削平禍亂，沛然有餘；無他，奉公則日見有餘，奉私則日形不足也。(札荊州道)

錢糧一事，是義也，非利也！是義中之利，非義外之利也！(諭崇陽縣)

國之州縣，猶家之有田有廬，有亞有旅，今世之士大夫，居家若佃戶抗租，則恨深切齒，必乞威力於牧令以懲之；若司田舍之奴，捏災傷而不奉租食，盜過其田，卽誣罪於盜，藉曰盜賊，而主人之奉，均廢置不顧，則恨深刺骨，必曰此害於而家者也！惟國家則無人過問，此不仁不恕不忠之大罪矣！(札黃州府)

又催科之事，必以仁心仁政爲根本。(復羅田崔令)

整理田畝，有數法焉：一曰清丈，一曰自封投櫃，一曰嚴推收，一曰清戶柱。(札各州縣)

令出必行，掃積習而一空，謹制度，飭綱紀。(札湖北布政使)

條理精密，綜覈名實，可行久遠。(札荊門州)

近來支絀，其弊由於錢漕鹽課關政不得其理，上下相蒙，相率爲僞。(札荊門州)

錢糧倉廩之事，善政得民財也，務當經以實心，緯以實力，毋託空言。（札平善壩委員）
錢漕大弊，不在閭閻之疲欠，督催之怠惰，而在糧書之飽蝕包庇。（札陽漢府）

州縣以糧書爲爪牙，而甘受其愚；糧書以黎庶爲魚肉，而羣遭其害。（同上）

多取以益軍糈，猶愈乎厲禁而徒飽吏胥之壑也。（札荊州道）

錢漕之弊，在花戶者常十之二三；在書差者常十之七八；花戶藉口災歉，任意延擱者，偶有一二人；書差唯利是視，因緣爲奸。（札江陵令）

國家正供，度支所繫，考成最嚴。查湖北近年錢漕，徵解多不足額，各州縣因循怠詭，任聽奸書蠹役等，把持舞弊，私收入己，而上下兩忙錢糧，及漕南正額，置之不顧，甚有昏庸州縣，形同木偶，徵收大權，一寄諸總書冊書里書之手。書辦曰散失無存，官亦曰散失無存，於是聽其顛倒戶名，而不知完欠之爲誰矣。書辦曰板券煩重難稽，於是聽其改用活券，而不知催征之何據矣。欺侵錮蔽，百弊叢生，官不過稍分其餘潤，而小民之脂膏，遂盡歸書役之中飽；而國賦轉致虛懸，書役等轉得肆無忌憚。（札各州縣）

於是捏災枉緩之法，謂某區某垵，水衝沙壓，宜緩；某名某戶，逃亡故絕，難徵。官欲顧其考成，不得受其播弄，憐憫焉爲之籲稟，不知其所謂水衝沙壓者，固皆成熟之區，又所謂逃亡故絕者，實盡已完之戶。迨至災已辦成，而弊恐敗露，則又有預徵及急公之說以掩之。（同上）

更有例災名目，謂某鄉民情梗頑，自來無完納錢漕之事，每歲必藉災以爲彌補，種種捏飾，下以欺吾民，上以欺吾國，殊堪髮指。（同上）

錢糧一事，非深悉其利弊，與所以興利除弊，而得其要領，確有把握者，未便驟議更張。（札麻城吳令）
釐金之設，原因軍餉短絀，萬不得已之舉。本署部院引用正士，不假手官吏，所以去中飽而歸實用也。（札釐局）

權利之道，莫善於輕，莫不善於重；莫善於簡，莫不善於密。（札平善壩委員）

畝費本爲厲民之事，以之養兵，已屬權宜，以之肥己，實非所宜。（杏皖撫翁）

戶名即可更變，而田地總不能搬家，執田以求人，執人以查糧，未有不絲絲入扣者。（札各州縣）

向來官吏丁差，剝之於民，今還之於公。（減定漕章情形疏）

因其所固有，留其所不可無，於目前有益，於日後無損。（減定漕章情形疏）

取中飽之資，以分益乎上下，務期積弊盡除，民力藉以稍紓，而國賦得歸實濟。（減湖北北漕南米疏）

欲禁浮收，當革冗費。（減湖北北漕南米疏）

已往之愆，尚可不究；後來之弊，法必從嚴。（減定漕章情形疏）

目前之整頓匪難，而日久之防閑宜慎。（同上）

天下匪鄙吝之人，不能聚財；匪抑勒，不能散鄙吝之財。（條陳東路情形）

軍政第五

懲前毖後之計，首在練兵；明取教戰之方，貴先選將。（陳湖北兵政吏治疏）

百姓者，軍旅之根本，必愛民然後能打仗。（札各營官）

養兵所以衛民，兵不愛民，何樂有兵！（致鮑鎮軍論卹民）

僅帶兵而吏治不飭，民生無依，卽日殺千賊，無補大局，故非兼地方不可。（致李方伯）

夫不得已而養兵，卽日費萬金，亦出於救民之苦心。所患者，兵不精而將不勇，似此奢侈浮靡，實屬官場惡習；負國負民，殊深痛恨！（札糧台）

古來如羊杜諸公，不專恃有重兵，亦其平日用行政，實能登拔善類，剔除奸慝；是以德威所及，強敵莫之敢犯。
(札襄陽道)

帶兵所以伐賊而救民也。(致李方伯)

爲游勇憐，獨不爲黎民恨。(咨巴副都統)

軍政成於一，敗於二三。(致左京卿)

謀議可資衆人，而決斷須歸一將。(請起復曾侍郎疏)

夫行兵必一事權，卽有受屈於人之處，要以爲國而屈。(致鮑鎮軍論請假回籍)

凡軍事，無論多寡，總以能聽號令爲上。不奉一將之令，兵多必敗；能奉一將之令，兵少亦強。(致余副戎)

紀律斷不可不嚴，策應斷不可不備。(致黃平徐牧)

治軍以整綱紀爲先務。(致閻農部)

呂蒙行師，不能以一笠寬其鄉人，嚴明之謂也。條侯治兵，不能以先驅犯其壘，齊整之謂也。(札靈營)

軍事最忌參差，最嫌紛擾。(致曾侍郎)

兵事不外奇正，而將才不外智勇。有正無奇，遇險而覆；有奇無正，勢極卽沮；智多勇少，實力難言；勇多智少，實力

難成。而其要，以得人爲主。(與李雨蒼論兵事)

兵事非可空譚，趙括僅能讀書，馬謖言過其實，是兵軍之所戒也。(稟藩臬兩司)

軍旅之事，勝敗無常，總貴確實而戒虛捏。確實則準備周至，虛飾則有誤調。此行軍之最要關鍵。(札署羅田縣

崔牧禮營主事姚敦禮)

臨陣須敬畏戒慎，不貪小利，不圖近功。(致官使相)

兵事怕不得許多，算到五六分，須放手放膽，本無萬全之策也。（復曾欽使）
兵事不宜長顧卻慮，太謹慎則嫌於拙滯。（同上）

夫兵猶火也，不戰則焚，兵猶水也，不流則腐。治軍之道，必以苦其心志，勞其筋骨爲骨法。（札各營官）
兵氣不揚，禦侮無備，全軍覆沒，皆自宣淫縱樂中來也！（同上）

兵不可貧，亦不可富，不宜無傷，不宜過傷。（致嚴渭春觀察論人才）

兵餉一事，只官府公家能喫虧耳，若算兵勇便宜，若輩萬事皆愚，獨於切身之利，則至黠而至慧，彼爲此而始來也。（與閻丹初廉訪）

治兵在提綱領三字上。（飭鮑春霆鎮軍使募勇湖南）

有不可戰之將，無不可戰之兵，有可勝不可敗之將，無必勝必不勝之兵。（致鄭小珊學使論兵事）
兵將非苦求苦選，自選自募，雖有亦不得力也。（致李方伯）

精兵良將，亦須運用得法，乃能有成。（同上）

先擇將而後招勇。（札仁營）

有好心，未必有好眼。有將膽，未必有將略。（論糧道唐）

爲將之道，不僅勇敢而已，須有忠勇，不僅權變而已，須有忠良。（札昌營）
不教之兵，將有不戰自焚之禍，遑問殺敵致果耶？（致魏將侯）

兵隨將轉。（復多都統）

將不能戰者，殺之不足惜，汰之唯恐不速。（復城守公局）

將以氣爲主，以志爲帥。（致湘中劉霞仙）

兵事以氣爲主。譬之孺子之戲猪脬，縛以繩而貫以氣，閉其外而實其中，方其氣之盛滿，千錘不破，一鍼之隙，全脬齧然，是可嘖也！（上祁春圃相國言鄂事）

兵事須布遠勢，忌近謀。（致兩江制軍曾）

兵事不必性急於一時，惟在審察乎全局。全局得勢，譬之剖竹，數節之後，迎刃而解。（復多副都統）

一年不得城，只要大局無礙，卽不爲過。一月而得數城，而賊來轉不能戰，則不可爲功也。（致多副都統）

古人不問賊之強弱，而先審己之強弱。（致都直夫將軍論攻皖城）

未得之城，一毫不爭，已得之城，一毫不讓。（又致曾欽使論勤王事）

戰爭之要，不戰則已，戰則須挾全力，不動則已，動則須操勝算。（致余會亭副戎伍芟孫大令）

軍事之要，必有所忍，乃能有所濟，必有所舍，乃能有所全。（復李香雲太守）

古今戰陣之要，皆天也，其敗事，皆人也。（復左京卿）

兵事如學人功課，不進則退，不戰則並不能守。（致嚴廉訪）

能殺賊，乃能省事，能振作，乃能鎮靜。（致合拱陳竹坡）

信賞必罰，威信兩明。（同上）

軍威不振，良民亦變爲驕子，何況亂民。區區以殺止殺，不得已也。（在黃州府霍州稟孔臬司）

添兵則弱，汰兵則強，如人身然，發胖則氣虛也。（致李方伯）

出缺懸糧，永不補額，爲汰兵至法。（致閩農部嚴方伯）

江南大營之兵，患在有圍兵而無備戰之兵，有守兵而無備剿之兵。（致多都統李方伯）

多蓄兵力，預留活着，爲第一義。（致曾沅圃觀察）

深溝高壘，不准浪戰，卽賊勢十分情急，有可戰之機，亦必持重爲要。昔周亞夫以初集之兵，當吳楚七國之變，以堅忍制敵，任賊之奔突，牆壁謹戒不敗，遲至數月，一戰成功。（札榮營張游擊）

不激困獸之鬥，不拘待兔之謀。（又致曾欽使論勤王事）

有破釜沈舟之志，却以攬轡安閒出之。（復左京卿）

維有死守，尙是生機。（復官使相）

先降者可救，後降者應殺。（與閻丹初廉訪）

不勦而撫，賊何所畏；是非撫賊，直恐爲賊所撫。前明張獻忠之禍，卽誤於熊文燦之撫。蓋賊不難撫，而難於散。（

杏巴副都統）

須以剿爲守，斷不宜拘守一隅，致賊坐大。（札襄陽唐守）

與其守於境內，不如戰於境外。（致曾侍郎）

夫戰，勇氣也，當以節宣蓄養提振爲先；又陰事也，當以固塞堅忍蟄伏爲事。（致嚴渭春觀察論人才）

言戰不如言守，用兵不如用民。用民力以自衛，尤不如先用地利以衛民。（請通飭修築碉堡）

軍事勝負無常，不能因一敗而不肯復振。（與閻丹初廉訪）

蓋兵機至精，非虛心受教，不能領會；矧可是己而非人。兵機至活，非隨時謹密，不能防人；矧可粗心而大意。（札

霆營）

賊未來而有微心，賊將至而有懼心，賊將去，又有怠心矣。（札釐局）

事之成敗，不爭賊之強弱多寡，而在我輩之和與不和，慎與不慎耳。（與閻丹初廉訪）

凡事以謙爲美德，唯兵事不可謙，謙則爲敗德。（復左京卿）

守兵不可輕出城壘，乃爲穩固。此魏武所謂「爲將須有怯時」也。（致官使相）

臨陣而不避槍砲謂之勇。未聞城下仰攻，我動彼靜，我勞彼逸，我無備，彼有準，從砲子經過，而謂之勇也。（致多都統）

軍旅之事，謹慎爲先；戰陣之方，講習爲上。（札靈營）

不攻堅則不傷元氣。（致蔣之純觀察）

兵事只畏四面受敵。有一面可恃，則強兵可戰可守；有三面可恃，則弱兵亦可戰可守。（致曾滌生侍郎）

不拘守成法，不頓兵堅城，不爲鄰封所節制，不爲賊情所牽掣。（同上）

防兵更番替代，彌縫其闕，則士氣常新，軍行必利。（札多副都統）

兵事以全軍保完善爲先。（致曾制軍）

良將勁兵，總以力破援賊爲上策，逼城壘爲下策。（咨多副都統）

臨陣之時，須防賊之包抄，得勝之時，切戒貪功利而窮追耳。（同上）

薰穴之鼠，亂竄無路，挺走之鹿，急不擇陰，賊窮故思衝突也。（同上）

兵分則力單，平時不能約束，臨時不能呼應，調遣此軍事之大忌。（札水師營）

營官總以見仗多而廉明忠勇爲上選。（札黃安令）

哨官隊長，須至勇至廉，不十分勇，不足以倡衆人之氣；不十分廉，不足以服衆人之心。（札水師營）

治軍必從十長百長，營官起基，專意此五十餘人，乃有實際；而實只須專意營官一人耳。（致左京卿）

賊探不能禁，禁亦無益，只患己之無備耳，不患賊之我知。我弱而懈，則殺一探而千探仍以實情相告，我強固而自修，嚴明而有備，則殺探而探畏，縱探而探亦畏也。（札副訓營）

偵探須確，須勤，須速；博訪以資衆論，沈思以審賊情。（札訓營）

大抵防邊之要，不可處處設防；處處設防，兵力必分，不能戰，亦不能守；唯擇其緊要必爭之地，厚集兵力以守之，便可穩固。（札麻城梁守）

兵法第六

善戰者必傷，久役者必疲。（再陳湖北兵政吏治疏）

左傳楚莊王曰：「夫武，定功戢兵，故止戈爲武。」周公制禮，掌九法九伐，原非得已。故三略曰：「純柔純剛，其國必亡。」純剛卽指善戰而言，善字應作好字解。孫子作戰篇曰：「役不再籍。」再尙不可，遑論久乎？不善戰，不久役，所以固國本，養民源，雖在言戰，而不可無一日無此心。若窮兵黷武，萬世當引爲殷鑒！

兵者詭道，須知避銳而擊惰，兵者危事，須防不戢而自焚。（札靈營）

孫子計篇曰：「兵者詭道也。」又曰：「強而避之。」避強卽避銳。又曰：「攻其無備。」攻無備則擊惰。左傳：「夫兵猶火也，不戢則將自焚。」故曰危事也。

知物之不可以力爭，莫若審勢而扼其要，知事之不可以力爭，莫若擇利而蹈其瑕。（札靈營）

吳子曰：「避之於易。」卽審勢扼要之意。又曰：「邀之於阨。」卽擇利蹈瑕之意。

審機以待戰，蓄銳以待時。（致多都統）

孫子計篇曰：「出其不意，攻其無備。」不意無備，卽機也；亦卽時也。待戰蓄銳，卽準備也。審機待時，卽待無備不意之機會也。

考古今平賊之略，必以據上游形勢，斷賊糧爲先。（陳湖北賊勢疏）

孫子地形篇曰：「先居高陽，利糧道。」高陽即上游也。故平賊必居上游。作戰篇曰：「國之貧於師者，遠輸，遠輸則百姓貧。」故平賊尤以斷賊糧爲先。

若無總統大員，譬如舟行有檣，而轉舵不得其人；陸行有良馬，而轡策不在手。（請起復曾侍郎疏）

吳子曰：「凡戰之要，必先占其將。」得其將則如轉舵有人，轡策在手，無往而不利者。

兵事不外奇正。（與李雨蒼論兵事）

孫子勢篇曰：「戰勢不過奇正，奇正之變，不過勝窮也。奇正相生，如循環之無端，孰能窮之。」故曰兵事不外

奇正，正窮則濟以奇，奇乖則矯以正。

兵事在緊要之時，靜者勝，躁者敗。後動者易，先動者難。能忍者必利，不能忍者必鈍。（致曾滌生侍郎）

尉繚子曰：「兵以靜勝。」孫子軍爭篇曰：「以靜待譁。」譁即躁也。唯能忍然後能靜，唯能靜然後能後動。靜

與躁，忍與不忍，先動與後動之分，而勝敗之機決矣。

莫輕於前，莫餒於中，莫懈於後。（致台拱令陳竹坡）

心書戒備篇曰：「國之大務，莫先於戒備。」故敵雖不強，不可輕也。孫子形篇曰：「見日月不爲明目，聞雷霆

不爲聰耳。」故敵雖有威，不可餒也。素書曰：「孜孜淑淑，所以保終。」故敵雖已退，不可懈也。

先示弱以懈賊之心，後堅忍以養官軍之氣。（致官使相）

孫子計篇曰：「兵者，詭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弱，不能也，示不能，示弱也。三略軍識曰：「攻如河決。」河所

以決者，水勢汹涌之故也。所以汹涌者，蓄之厚也。軍氣猶水也，蓄之者，即堅忍之也。欲攻如河決之猛，一發不

可遏止，故必須堅忍官軍之氣也。

或迎擊其首，或合擊其首，或橫截其腰。（札各營官各委員）

握奇經曰：「虎踞於中，張翼以進。」此迎擊其首之法也。又曰：「蛇居兩端，向敵而蟠。」此合擊其首之法也。
孫子九地篇曰：「乘人之不及，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此橫截其腰之法也。

平時有藜藿不採之威，臨事有千里折衝之勢。（再陳湖北兵政吏治疏）

漢書：「山有猛獸，藜藿爲之不采。」晏子春秋：「折衝千里之外。」蓋平日有藜藿不採之威，然後臨事有折衝千里之勢。

敬則勝，整則勝，和則勝。（致余參戎丁同臺廣文）

左傳：「晉侯於有莘之虛以觀師。」曰：「少長有禮，其可用也。」禮者敬也，故曰敬則勝。心書整師篇曰：「夫出師行軍，以整爲勝。」故曰整則勝。吳子曰：「昔之圖國家者，必先教百姓而親萬民，有四不和，不和於國，不可以軍；不和於軍，不可以出陳；不和於陳，不可以進戰；不和於戰，不可以決勝。」故曰和則勝。唯敬則能整，能整則能和，能和則戰必利矣。

兵可挫，氣不可挫；氣可偶挫，而志終不可挫。（復李雨蒼）

紀效新書曰：「兵之勝負者，氣也。」蓋氣盛則勝，氣竭則敗。故兵可挫，氣不可挫。又曰：「志者，軍之帥也。」蓋志堅則氣盛，故氣可偶挫，志終不可挫。

動靜之機，默存於心，候往倏來，如出九天而入九淵。（請起復曾侍郎疏）

孫子形篇曰：「善守者藏於九地之下，善攻者動於九天之上。」九淵猶九地也。動者攻也。靜者守也。攻守而能神化，故可自保而全勝也。

兵事以全軍爲上，得土地次之。善戰多殺賊爲上，攻堅斯下矣。（致都直夫將軍論攻皖城）

孫子謀攻篇曰：「全軍爲上。」所以全軍者，取敵之利也。得土地，已爲糟粕矣。多殺賊則毀敵元氣，攻堅則自

摧精英矣。

以逸待勞，以靜待動。（咨都將軍）

孫子軍爭篇曰：「以佚待勞，以靜待譁。」我逸彼勞，觀釁而動，其勝必矣！

無戰不設伏，無戰不用間。（請通飭修築礮堡）

心書戰道篇曰：「巧在設伏。」孫子用間篇曰：「用間有五：有因間，有內間，有反間，有生間，有死間。」又曰：「非聖賢不能用間，非仁義不能使間。」設伏所以襲擊其精兵，用間所以離析其上下，精兵喪，上下散，譬如猛虎之失爪牙，可以馴伏之矣。

不深入，不窮追。（致曾滌生侍郎）

孫子計篇曰：「利而誘之。」軍爭篇曰：「佯北勿從。」蓋餌以利，誘入窞，非覆軍不止，故曰不深入。左傳曰：「困獸猶鬪。」夫兵恃氣，氣竭則敗，若激怒其氣，反噬之猛，必傷無疑，故曰不窮追。

擁擠雜亂，實為兵家之所深忌。（致官使相）

孫子行軍篇曰：「旌旗動者亂也。」旌旗尚不可動，况擁擠雜亂，一擊必崩。

盪其腦而拊其背。（請起復曾侍郎疏）

左傳：「晉侯夢與楚子搏，楚子伏己而盪其腦。」史記：「拊其背。」盪其腦，拊其背，皆擊其後也。兵事之要，莫妙於拊其背，衝其腰，杪其尾。（致前敵各營）

拊其背，注見前。衝其腰，究擊其中也。杪其尾，襲擊其後也。

善鬪者必盪其肱，善兵者必審其勢。（陳湖北賊勢疏）

史記：「不盪其肱。」肱，咽喉也。考工記：「或審面勢，以飭五材。」此言審五材之勢，兵家即審形勢地勢也。

地中鳴鼓角，天上出將軍。（致金逸亭觀察）

後漢書公孫瓚傳：「鼓角鳴於地中。」宋史狄青傳：「披髮帶面具，出入賊中。」天上出將軍，即指青言。皆謂用兵當如孫子計篇所謂「出其不意」也。

鶴盤遠空，方為得訣。（致多都統）

握奇經讚曰：「鷲鳥擊搏，必先翔翔，勢凌霄漢，飛禽伏藏，審而下之，下必有傷；一夫突擊，三軍莫當。」所謂鶴盤遠空，即鷲鳥擊搏心先翔翔之意，特以鶴易鷲，喻一夫突擊，三軍自莫當矣！

垓下困項之法。（致蔣觀察）

史記：「項王軍壁垓下，兵少食盡。漢軍及諸侯兵圍之數重。」所謂垓下困項之法，即四面包圍之法也。逞強勢而轉弱症，莫如圍攻，因弱勢而收強效，莫如戰守。（又致曾欽使論勸王事）

愚按：強勢即全局強也，弱症則一面弱也。有全局之強，欲轉一面之弱，可以圍攻。如全局弱勢，而欲收目前圖強之效，則不浪戰，不妄攻，彼攻我守，彼圍我戰，攻欲守之，不使破也；圍欲戰之，不使絕也；圍之攻之，其傷必大，而我則收強效矣。

患貴預防，義貴自強，預思其安，謹備其危。（致楊厚庵軍門）

愚按：所謂預防預思，謹備皆即心書「先于戒備」之意。義貴自強，則孫子「毋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之意，亦云戒備也，能戒備即自強矣。

軍事忌圍，忌攻，忌零星試戰。（致曾欽使）

愚按：兵貴神速，圍則機滯，兵宜固氣，攻則分散。戰須全力，試則必挫。

前隊遇賊先戰，非必勝之道，應於近城之虞，飭前茅後勁，中權會齊併力，乃可大勝。（致多都統）

左傳：「前茅無慮。」前茅卽冠軍也。「中權後勁。」中權，中軍也；後勁，殿軍也。愚按：此卽上條忌零星試戰意。臨陣分枝，不嫌其散。先期合力，必求其厚。（致曾欽使）

愚按：臨陣分枝，言戰略也。先期合力，言兵力也。戰略散則羣龍舞爪，聲勢自大。兵力厚則衆星拱北，光烈自揚。

地理第七

兵事決於臨機，地勢審於平日。（致官揆帥書）

武漢爲金陵之上游，荆襄關南北之大局，而武漢又爲荆襄之咽喉。（附陳湖北賊勢疏）

武漢，湖北之武昌、漢陽、漢口也。金陵，今江蘇南京。荆襄，湖北之荊州、襄陽也。荊州卽今江陵。武漢三鎮，犄角控

江漢，爲南京上游門戶。荊州據長江在南，襄陽據漢水在北，三鎮扼其下流，又爲荆襄咽喉。故武漢三鎮實東

南得失所繫，亦中原盛衰之鈐鍵也。

武漢形勢壯闊，自古用兵之地。（再陳湖北兵政吏治疏）

荆襄爲南北之關鍵。（同上）

荆襄見上。湖北居天下之中，荆扼江，握南方之勢；襄扼漢，握北方之勢。

高屋建瓴之勢，控制長江，唯鄂爲要。（同上）

鄂卽湖北。所爲要者，卽武漢三鎮。適當長兵一曲，故有高屋建瓴之勢。

漢陽爲江漢總匯，武昌僅南岸一府，而漢陽可通入府。（同上）

武昌清爲府，今改縣。清湖北共分十府，武昌、漢陽而外，曰黃州、德安、襄陽、陸安、鄖陽、宜昌、荊州、施南、黃州。今黃

岡縣、德安、今安陸縣、安陸、今鍾祥縣、鄭陽、今鄭縣、荊州、今江陵縣、施南、今恩施縣，餘亦盡改爲縣。漢陽據江漢

合流之處，北通德安、安陸、襄陽、鄭陽，西通荊州、宜昌、施南；惟黃州在武昌之東，與漢陽多一間隔，交通上與武昌爲便。文忠謂可通入府，揆諸地形，似應將黃州之勢付之武昌，然就本省而言，漢陽可通七府，較武昌爲稍重要矣。

江西之腹地，與武昌相依。（同上）

江西腹地交通，惟賴南昌、九江，以達長江；武昌扼其上游，故得失相依。

鄂居天下之中，水陸四達。（同上）

湖北界中原、江表之間，爲南北樞紐。有漢水、長江，水陸入達，爲軍事重地。

鄂之興國州，爲江西入楚門戶。（札襄陽府）

興國州卽今湖北陽新縣，與江西接界。楚、湖南、湖北、安徽、江蘇皆是也。此獨指湖北言。

鉛山、廣豐、上饒，俱屬廣信，緊逼玉山、玉山爲浙江門戶，實爲江西入浙通衢。（密陳浙江省軍情疏）

廣信府屬江西省，今廢，故治卽今上饒縣。鉛山、廣豐皆縣名，在江西東北部。玉山縣在江西極東部，與浙江接

界，爲浙之西戶。

九江恃小池口、湖口爲犄角。（札荊州道）

九江在長江南岸，小池口卽在縣北，大江北岸。湖口當鄱陽湖入江之西，與九江東西對峙；三者適爲犄角勢。

武漢爲上游形勢，荆襄爲南北之樞紐。（陳河南擒匪情形疏）

荊州當長江之中，襄陽處漢水之腰，南北樞紐所在。

皖省爲淮服屏蔽，江介要衝。（上皖撫王清苑師書）

淮水發源湖南桐柏山，東流入安徽洪澤湖。淮服者，淮水流域也。長江經皖全省，控上下游之咽喉；爲南北必

爭之地。

壽春爲古重鎮，爭淮者守此則得淮，並可得江。（致安徽翁祖庚中丞書）

壽春卽今安徽壽縣，當淮水上游，肥水合流之處，得淮並可得江，卽文忠己未二月致羅澹村方伯書所謂「皖北不平，江南必不能平」之意也。

水道大綱，江淮河漢爲最。以正陽爲淮水中流砥柱，壽州又正陽之屏障也。（己未八月致錢萍石典試）

壽州卽壽春，正陽關在其上游，當潁水、淝河會淮之衝。

黃梅在宿太潛之後，唯此城爲入楚之正路。（致司道論守邊書）

黃梅縣在湖北東部，宿爲宿松，太爲太湖，潛爲潛山，皆在安徽西南邊部；黃梅總持其後，爲入楚總道。

蘄州之要則在張家塆，天堂又包裹其外。潛山、天柱、萬山、從龍。（致司道論守邊）

蘄州今湖北蘄春縣，在省東南部。張家塆在縣東北六十里，天堂山在安徽潛山縣西北一百四十里，屬皖

山脈。潛山、天柱皆皖山之別名。潛山縣志言「山之南爲皖山，北爲潛山，東爲天柱山。」方輿紀要以爲寶非

三山曰潛者，以形言之曰皖者，以地言之曰天柱者，以峰言之。總之皖山羣峰從龍，屏蔽張家塆，張家塆又爲

蘄春之屏蔽也。

雲南廳府州縣治所在此，而轄壤土乃隔越他界，或百里而遙，或數百里之外，卽古所謂「華離」之地也。又如

二壤本屬一邑，中間爲他境參錯，僅有一線相連，卽古所謂「犬牙」之地也。又如一線之地，插入他境，斷而復

續，已續而又絕，綿綿延延，至百十里之遙，卽古所謂「甌脫」之地也。（稟貴州插花情形摺）

華離、周禮「形方氏掌制邦國之地域，而正其封疆，無有華離之地。」注「華讀爲瓜，喻之瓜，正之使不瓜邪

離絕，瓜苦蛙切。」甌脫史記「東湖與匈奴間，中有棄地，莫居千餘里，各居其邊爲甌脫。」犬牙史記「高祖

封王子弟，犬牙相錯。一愚案：華離謂絕界越治，犬牙謂參差相錯，甌脫謂廢不及治。

鎮遠、革夷三寨，勢甚綿延，菁林幽險，高山孤聳，峭厲高逾數里。（上喬見齋中丞書）

鎮遠在貴州東部，革為革東汛，在今貴州台拱縣東三十里，夷州即今貴州石阡縣治，與鎮遠南北中一線相延，當武陵山脈，峰巒接望，有呼應之勢。

黃州形如圍甌。（致官使相）

黃州即今湖北黃岡縣，舊府轄黃岡、黃安、黃梅、蘄春、蘄水、府城、羅田、廣濟諸縣；南阻大江，大別支脈三面環之，形勢險固。

江南地勢，有畢生不見輿，而一里、二里，即須乘舟往來者；且溝澮鱗比，五里一橋，蘇常湖嘉地勢，均是如此。（復曾欽使）

江南地勢平陂，湖澤星錯，支流網絡，農田水利，溝澮縱橫。清蘇州轄長洲、吳、元和、常熟、照文、崑山、新陽、吳江、震澤諸縣，及太湖、靖湖、二廳。今併長洲、元和二縣，太湖、靖湖、二廳，共歸吳縣。照文歸常熟為一縣，新陽歸崑山為一縣，震澤歸吳江為一縣，常州府轄武進、陽湖、無錫、金匱、宜興、荆溪、江陰、靖江諸縣。今陽湖歸武進，金匱歸無錫，荆溪歸宜興為一縣，湖州屬浙江省，轄為程歸安、長興、德清、武康、安吉、孝豐諸縣。今併為程歸安，為吳興縣。嘉興府亦屬浙江省，轄嘉禾、嘉善、海鹽、石門、平湖、桐鄉諸縣。今改嘉禾為嘉興縣，石門為崇德縣。懷桐後路運道，莫切於潛太松梅。（札多統領）

懷桐、安徽之懷甯、桐城也。松即宿松，梅即湖北黃梅。懷甯濱長江北岸，為江表屏障；桐城又在其北，潛山、太湖、宿松、黃梅，錯落其西南，為後方活動要地。

皖邊之最要者，不過四處掛車河，懷寧、太湖、潛山耳。（復多都統）

掛車山在安徽桐城縣西三十里，山下有掛車鎮，道路險阨，與懷甯、太湖、潛山同爲皖西南邊重鎮，掛車河當卽山下水名，土人或卽以名其地者。

興國州大冶，連界之黃連港，江西瑞昌連界之黃岡礮，均係當衝之地。（札營務處）

大冶在興國之北，少西，瑞昌隔省在興國之南，少東，爲楚贛門戶，黃連港、黃岡礮，界三者間，爲必經要道。

興國州外連江西潯，洪兩郡，本省則接壤崇通各縣，而且外濱大江，內多崇山，爲自古用武者所必爭。（致前敵各營）

潯潯陽，卽今九江，供洪洲，卽今南昌，崇陽，通通城，潯在興國之東，洪在潯之南，崇陽、通城在興國西南，廬山、幕阜山二脈環繞興國。

南漳地處萬山周圍，八百餘里，東北各路，山少田多，西南各路，翻山越嶺，道途叢雜，溪澗甚多。（致李次青觀察）

南漳在湖北北部，襄陽之南，少西，荆山脈北，西南三面環之，東面平壤，有如坐椅之勢。

新隄爲江岸要鎮，居武漢後路。（札新隄局）

新隄在湖北南部，長江北岸，武漢上游。

楚北爲南北樞紐，水陸之衝。（札襄陽道）

楚北卽湖北之北部也。

欲守九江，非並守北岸不可，欲守北岸，非增置一城，以爲援應不可。（咨湖廣督院）

北岸長江北岸也，有小池口，與九江夾江南北對峙，守九江者，必並守此，然後可以爲勢。小池口僅一市鎮，財力等等易乏，故有置城之議。

德化、清江西九江府治，今改九江縣，在江西北界，長江南岸。黃梅在湖北東鄙，南與九江接界。小池口緊介其間，雖屬九江，而地在其北岸，關係南北極重，兩岸皆恃以爲險。

九江爲吳楚關鍵，地據江湖之險，鎮道得人，治內攘外，足敷治理。（同上）

吳謂江西江湖之險，謂北臨大江，東阻鄱陽也。

欲守九江，近則須嚴彭湖，興國之防；遠則須圖黃州，安慶之要。（同上）

彭謂彭澤湖爲湖口，湖口在鄱陽湖口北濱長江，位九江之東，彭澤在湖口之東，同爲江路扼塞。興國位九江之西，黃州在上游北岸，位九江之西北，安慶在下游北岸，位彭澤之東北。六地相連，扼盡長江兩岸水陸之險矣。興國、黃州見前，安慶卽安徽懷甯縣，清安慶府治。

忠涪夔之江路要津（咨川督）

忠涪州卽今四川忠縣，涪涪州卽今四川涪陵縣。夔卽今四川奉節縣，清爲夔州府治，地處省之西鄙，爲川鄂交通要衝，南濱長江，扼三峽西口，爲蜀第一重門戶。忠涪在其上游，爲夔後方要津。

懷甯、石牌鎮地方，與宿望潛太等縣毗連接壤，最爲安慶扼要之區。（咨多翼長）

望爲望江，餘見前。安慶府轄懷甯、桐城、宿松、太湖、潛山、望江諸縣。石牌鎮在懷甯縣西，潛山在其北，太湖在其西，宿松在其西南，望江在其南，五地星列，石牌居中，極占形勢。

天堂居潛山、桐城、舒城、霍山四縣之中，萬山叢薄，地形險要。（札潛山官民）

天堂山在潛山縣西北，桐城在其東，舒城在其東北，霍山在其西北，天堂居四縣之中。案天堂爲皖山之一，此言天堂卽指皖山言也。

水吼嶺爲天堂要隘，天堂爲皖楚樞紐。（札各營官各委員）

天堂在皖西南邊部，爲楚來要阨。案：天堂亦指皖山全部言也。

隨州據漢東，爲楚要地。春秋時楚先服隨，然後申息之鎖鑰可固，陳蔡之境土可完。隨固形勢之要也。（札隨州牧）

隨州卽今湖北隨縣。漢東、漢水之東域也。桐柏山脈、大別山脈、四面包繞，河流入達，爲楚東北要地。楚周成王封熊繹之國也。居丹陽，在今湖北秭歸縣。至戰國，奄有今湖南、湖北、安徽、江蘇、浙江及四川巫山以東、廣西蒼梧以北之地。隨申息、陳蔡皆周末時國名。隨在今隨縣南，申在今河南南陽縣北，息在今河南息縣西南。陳在今河南淮陽縣，開封以東，至安徽亳縣皆其地。蔡在今河南新蔡縣。南陽在隨之東北，新蔡亦在隨之東北，而稍近，息縣又近。隨縣在其西南爲一大總門。故楚必服隨，然後可得而有申息、陳、蔡也。

縱陽爲安慶之吭。（復軍機蔣升起）

縱陽鎮在安徽桐城縣東南百二十里，南瀕大江，扼安慶下游之險。

略）

台爲台拱，清爲清溪，與丹江皆在貴州東部。少南山脚之山應作三，三脚卽今三合縣，在丹江西南。由三脚東南至都江，再東至古州，卽今榕江縣，又東南至下江，再東南至丙妹汛，丙妹汛在福祿江西北濱，入樂堡一名入樂村，亦在福祿江濱，位丙妹稍東，皆接廣西三江縣境。福祿江卽柳江，上游榕江從貴州永從縣來，上游又與都江相接，自丹江而下，由都江榕江以入粵，水道極便。都勻在丹江之西，下泗卽下司場，在都勻東北，丹江西北，凱里又在下司東北。丹江之北，少西新城汛在施秉縣南五十里，位凱里之北，巖門無攷，當卽在凱里新

城之間；勝秉汛在施秉縣東南九十里，南距台拱約四五十里，清溪在其東北約百里，清江廳即今劍河縣，在勝秉東南，西距台拱約七十里，硯口無攷，當即在秉勝以南至劍河一帶，柳霧廳在今劍河東南面，今改名三江鎮；再南少東即黎平縣，苗光平略，挂治，王寨諸鎮，皆在黎平之東北一帶，沿清水江濱，茅坪鎮在天柱縣東南，居清水北岸，再東即湖南省境，此道自馬尾河而下，由清水江以入楚。

烏沙爲清江台拱，入寨，丹江、都江、古州交界之地，萬山叢錯，入面甌脫。（札鎮遠府）

烏沙山爲苗嶺之一，清江在其東北，台拱在其北，入寨在其西，都江在其南，古州在其東南，苗嶺互其間，峰巒錯疊。

雷公山爲丹江、台拱交界之地，縣互數百里，林菁幽勝。（致辰沅永靖道翟誥）

雷公山亦苗嶺之支脈，丹江在其南，台拱在其北。皖北不平，江南必不能平，不觀於晉與隋出師之路徑耶？必以一枝出巴蜀，以循江，一枝出廣陵，一枝出和州，一枝出廬州，一枝出蘄州，一枝出襄陽，皆古今形勢之自然也。（致羅澹村方伯）

巴蜀即今四川，廣陵今江蘇江都縣，和州今安徽和縣，廬州今安徽合肥，蘄州今湖北蘄春。巴蜀一枝，自上游循江而下，襄陽一枝，由漢水入江，可扼武漢之險，廣陵一枝，自下游溯江而上，和州一枝，扼下游門戶，蘄春一枝，扼上游咽喉，廬州一枝，直搗皖北內部，如此，長江在握，不足乎矣。

河南、南陽二府，是秦中門戶。（復官揆帥）

河南府治今洛陽縣，南陽府治今南陽縣，洛陽在河南西北部，南陽在河南西南部，秦中即指陝西。

潯陽爲江鄂門戶。（復會沅圃觀察）

潯陽即今江西九江，西爲湖北之門戶，內爲江西之門戶。

湖口爲江鄂門戶。（致李希菴方伯）

湖口在九江之東，當鄱陽入江之口，與九江同爲江鄂門戶。

團練第八

近年保甲團練，人人言之，亦人人行之；然文告徒煩，實政無補，牌籍空設，良莠不分。（啓陳勦盜十三條）

保團之事，言之易而行之難，行之匪難，而實行者之難也。（辦台清丹江盜匪說略）

團練保甲之事，善教得民心也，務當經以實力，毋託空言。（札隨州牧）

保甲團練者，所以防竄匿，卽所以輔彫勦之不及。保團可禦畸零奔潰之賊，已敗已散之賊，而不能當大股方張之賊。專精彫勦，又以救保團之所不及。（啓呂方伯）

團練之效，外可助官軍之聲威，內可消宵小之隱慝。（啓陳勦盜十三條）

團練可張虛聲，杜奸細，追敗賊，絕擄掠。（復嚴觀察）

團練在民不在官。（復孫樹人司馬）

保甲團練，須用士民。其怯懦退誘者，卽時斥責；其迂闊不曉事者，反復開導，委曲求全；苟有知大義者，卽不必苛以尋常官禮。其下鄉委員，紳士所帶書差，官爲給費，擾及分文者，杖之不赦。如此保甲團練之事，十得三四矣。（啓陳勦盜十三條）

應先訪求廉潔正直之人，爲之團長。蓋得人則有益，不得則有害而無益。（札東湖令）

必須虛心訪之，實心求之。委令下鄉，帶冊籍，每到一村，先於此村訪彼村之正人才人，廉得其實，加以委任，官爲給札，註名於冊，責以保固鄉里之義，諭以分別良莠之機，付以防捕救援之法，隆之以禮，尤須董之以威，雖欲不

肩其任，不可得矣。若交給土司差役，分發各鄉者，徒資訛誤，尤爲浮僞。（啓陳勦盜十三條）
保團縛送之賊，非速審速賞不可，到而不立審，則鄉民如重負在身，方以送盜爲厲已矣！粗審而不細問，則必不肯速賞，賞遲而民氣怠矣！（啓陳勦盜十三條）

召遠方之惰民以充練，不如卽本境之農民以自守；耳目習而地形之險要熟，性情樸而自保身家之念切。（請通飭修築礮堡）

保甲之法，實團練之根本。行之於賊匪已退，是亡羊補牢；行之於賊匪未至，是未雨綢繆；今日之亡羊補牢，卽異日之未雨綢繆，勉力行之，勿迂緩，勿拘執爲要！五家連坐之法，須神明而通之。（札羅田令）
以保甲冊籍爲團練張本。（札麻城吳令）

附錄胡文忠公鎮遠團練章程

茲特酌定團練簡便章程，官不惜費，事不擾民，逐條開列於左：

一、內盜宜清也。鄉村堡寨，周圍二三十里，作爲一團。一團之中，公舉正派紳耆二人，作爲團總；公舉強幹曉事八人，作爲頭人，董司捕務。其團總、頭人及各戶姓名，均注明印簿。如一團中有窩戶引綫，及交結匪類，平日爲盜之人，該團長頭人，卽先捆送到官；送官之後，審係真正盜犯，必當盡法懲治，有死無生，以免報復爾等之患。如有誣攀爾等送盜之人，一概不究。卽使爾等從前脅從爲盜，只要此時能將盜匪捆送，本府亦不追究，以免攀累爾等之苦。經此次曉諭之後，如爾等再爲包庇隱容，事發卽以窩盜論。

一、外盜宜捕也。凡盜匪入境，本團放信砲一聲，各戶齊執器械禦盜，並先派定人戶，於要隘處所用，拋打仍四面協同追趕。其左右前後，各四團鄰寨聞信後，接放信砲，均各執器械撲救，並派定人戶，於要隘處所用，拋打仍四面協同追趕。如保護得宜，盡心竭力，官長於得信後馳往看驗，每團犒牛一隻，酒五

十觔。如有坐視不救，或無故驚擾，必當嚴辦。

一、賞罰宜明也。團練之寨，每寨每季，官爲捐牛一隻，酒五十觔，由官親自巡閱給發，以作犒賞。能生擒強盜一名者，官賞銀二十兩。格殺一名者，官賞銀一十兩。當官給發，決不食言。決不遲延。其勇往殺賊，致被賊匪傷者，當衆驗明傷痕輕重，官爲賞銀醫治。醫治不效者，官賞銀五十兩，以卹其家。至強盜入寨，一家有事，而團中不肯盡力相助，或失事後並不追趕者，一經報案，照印簿所載戶口，按戶提究，並將本團罰牛一隻，鄰四團罰酒八十觔，以示懲警。

一、守望宜嚴也。凡各屬交界要隘處所，每日每夜，令每寨輪派二人放哨，俱要力壯善走之人，由頭人認識保充。見有大夥賊匪入境，卽速分途報知各寨。本團放信砲一聲，左右前後各寨團，均依次放信砲，各戶均持火銃器械，齊集追捕。放哨之人，一面進城報官，分別程途遠近遲速，重加犒賞。倘賊匪竄入，放哨之人違誤失事，該寨頭卽查明賊由何路入境，將放哨之人，嚴行懲辦。本府仍不時派人密查，倘無放哨之人，卽將團總寨頭提比懲處。

一、私派宜禁也。團練之所以不能實力奉行，以民間本極貧苦，既恐費用之難給，又恐官吏之滋擾。今本府之印簿印旂，及牛酒犒賞，一切用費，均由地方官捐辦，並飭地方官親赴該處團所，當衆發給，不致民間捐派一文，亦不致在城守候，倘書差土弁鄉約頭人，有私派一人者，準卽稟官提究。

一、私仇宜禁也。團練原爲大夥強盜而設，倘有假公濟私，藉此報復，藉此訛詐，藉此擾害搶擄者，比照強盜例治罪。至尋常鼠穿狗盜之犯，只許稟官緝拿，不准擅殺，致干法網。

一、路徑宜清也。破廟巖峒，容易藏奸，賊匪入案，多以黑夜爲先，於此駐足。爾團總寨頭，先於各寨中，封閉銷燬。其山僻小路，易於通賊，任爾等公同築牆挖濠堵塞。其河岸渡船，亦着爾團中公撥妥實渡夫承值，倘有賊匪

由該處渡口偷渡，查出卽將渡夫照窩盜例治罪。

一、防範宜周也。凡寨衆壓送強盜到官，沿途經過之寨，均派人護送，以期妥協；其盤費，官爲賞給，不致空勞往返。至每團丁壯，先期核算人口多寡，議定股分，遇盜匪入寨，以兩股禦賊，一股守望，不可全數出寨，恐致疏虞。以上各條，簡便易行，今本府不惜數千金之貲財，力爲此舉者，祇因盜賊之擾害，爲可恨耳！爾鄉村堡寨紳衿民苗，公正善良者，忍不急爲辦理，保爾身家，全爾妻子，以體本府一片苦心乎？以民衛民，有備無患，有厚望焉！

附錄黎平保甲團練章程

查各村寨間，有不能實力共保團而不練之處，爲此再三申諭，復立條款。委員紳士，復爲編審董勸。期爾士民，曲體本府心，各爲身家性命計，同心實力，依條款遵行，以幾長治久安。則地方幸甚！本府幸甚！

一、卡所以盤查匪徒，宜晝夜防守也。去歲各村寨，設立卡房，由鄉正團長輪選丁壯晝夜防守，或十人八人五

人不等，均出具甘結在案。今本府查各村寨間，有玩而不守者，有守而人數與結內不符者，亦有徒守不帶烏鎗刀桿者，至夜間無人防守，各處皆然。不知自誤，誤人殊堪痛恨！嗣後除守闕守堡，另示章程外，爲此責成鄉正團長，必每日清查守卡人數，夜間卽以輪流支更，必各帶烏鎗刀桿。如有玩不守卡者，查明每人罰錢五百。人數不符者，照此議罰，徒手者，每人罰錢三百；夜間不防守者，每人罰錢五百。所罰之錢，交鄉正團長收具備用。不受罰者，準指名稟究。特須公同查明，不准妄指，致干勒索之罪。鄉正團長失察守卡，及縱容包庇，經官查出，加倍罰錢。

一、各村寨經費宜籌也。

食足用足，乃可言守。去歲行保甲團練，鄉正團長按戶量力派捐，存於各鄉各寨，以備公用。今本府查各村寨中，除已有預備外，尙多不籌經費者，大款輒以人心不一，小款輒以戶口不繁爲辭，不知平日經費不籌，一遇警變，食用無出，人心渙散，受害不小。且按戶分派，所費無多，存濟急需，所關甚大。每慨

鄉愚無知，一味慳吝，試問盜來刦殺，貲財何有！性命何有！悔之奚及！細查保甲團練簿冊，大款戶口，或數百數千不等，小款亦有二三十戶，或百餘戶，大款派捐，固自易易，即以小款論，百餘戶中有田地及經商者，亦必得二三十戶，即此便可按戶量捐，况捐小則出練少而易給，嗣後責成鄉正團長，公管存具備用，違抗者稟官究治，侵蝕者加倍議罰。

一、稽查編冊宜嚴明詳備也。去歲各村寨稽查戶口，已給印簿填明，一存府署，一存鄉正矣。今本府查各村寨，尙多漏戶，或以早日犯竊及習慣爲盜，不安本分之人，鄉正團長，多不能與之同款，或以族戚之故，容隱不忍逐出，不知編練保甲，正爲此輩而設，若使成爲漏戶，彼反恃無稽查，現因保甲團練嚴緊，伏而不動，然舉報不盡，將來必至肆行無忌，尤不可不嚴以預防。此次發印簿，責成鄉正團長，逐一再查，不准遺漏一戶。此輩於取具甘結後，一體註明冊內，寫自新二字，或寫游惰二字，如一二年後，真能無犯，則去之。他若添新幼丁及病故者，亦須註明，幫去者，注明某日幫去，幫至何方，幫入者，註明某日幫來，幫自何地，作何生業，亦必詳註。又查大戶餘丁，多遺漏不載，此次須一一清查，悉開列冊內，平日鄉間集衆賭博及展轉招募外人種地，盤踞山中，亦宜查禁。似此，則稽查密，戶口清，匪徒無自容矣！

一、守禦諸法，平日宜預定也。有團不練，與無團等操演之法，鳥鎗在前，刀桿在後，鳥鎗不精，則臨時手顫，發必不中；一發不中，勢必棄鎗而走，刀桿手亦因之而驚，故必精鳥鎗以護刀桿，刀桿不精，不但不能近賊，鳥鎗手無可恃之人在後，其技雖精，其心尤怯，賊匪突來，亦必棄鳥鎗而走，故必精刀桿以護鳥鎗，此在明白大義之鄉正團長，平日於款內擇一隙地，大款選四五十人，小款選二三十人，或於三、八日清晨演習，給以飯食，並與衆講明賊來我們地方，道路我熟，彼生，賊衆裹脅，我們非親即友，大家齊心守護，大家齊心救援，大家齊心擒捉，他如何能對我，只是我們一走，賊便乘勢慘殺矣！如此演習，如此講明，人人奮勇，人人諳練，足以自保，亦足

共保。又平日必擇一二謹實精明之人爲巡丁，臨時用爲探報，一值有變，必要聽清楚，方不誤事。鄉正團長等，分隊統率，總須靜鎮嚴肅，烏鎗等器，不可輕發。自守往援，須據險設伏，以計謀相取爲上。如賊離寨不遠，往援必分練自守，往援之練，須帶大旗一面，上書某鄉練勇，以便與賊衆分別。

一、調遣須用傳籤遞信也。本府前經製造傳籤，分給各處鄉正團長收存，一遇盜警，卽從該處發籤，籤上註明盜自何方來，互相傳遞，以便各處堵禦。就近各團聞信後，卽率練飛赴聽候，派遣遞誤者，稟官究治。旣獲盜賊，何人起解何時，護送若干人，經過各寨地名，亦必開明，以便照籤接解之處，亦須註明時刻，護送若干人，遲誤者稟官究治。然獲盜處之鄉正團長，總須一二人沿途長解，庶不誤事。

以上五條，簡便易行，於上年七月初次頒示條款外，更進一層功夫，除盜安良，法云備矣；爾士民其實力實心，遵行毋怠！

胡林翼語錄通論

武進崔龍撰

予輯胡文忠公語錄得一萬餘言，其選輯範圍，不外就其意識遠大，經驗卓越之論；以及箴貶末俗，針針見血之語；與夫曲折諷喻，披肝瀝膽之言。若民政、軍政、蓋謀、碩劃，尤三致意焉。自以為芟枝葉，擷精髓矣。既而又恐片章零簡，流於支離，於是每篇又爲之通論。意欲鉤元提要，觀其會通，竊恐蕪雜不精，見譏大雅。然風雨如晦，雞鳴不已，典刑未遠，遺徽猶存，亦聊盡表揚先哲之微意；而學者更可覩我國政治精義之梗概。况夫龍又有匪風下泉之思，欲有以自勵自策云爾。武進崔龍謹記。

學問篇通論

予讀孟子至「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一章，未嘗不廢書興歎曰：「甚哉！生於憂患，死於安樂也。」王文成龍場之行，于情端羅成之事，一生功勛，皆從苦境中磨練以成。而我益陽胡文忠公之學問，尤有艱難困苦中千錘百折而來也。「昔人謂曾文正之事功，得力於唐鏡海之經術，胡文忠之勳業，得力於屢敗後之經驗。」蓋文忠當金口、廩山慘敗之餘，士疲軍飢，前臨大敵，故文忠踔厲奮發，血誠鼓舞，剛毅開敏之資，益擴而大之。而一切學問，亦於斯樹植。文忠嘗曰：「破天下之至巧以拙。」又曰：「人莫患於不知，又莫患於不愚。」所謂拙者，愚者可知，文忠學問之切實也。蓋唯拙，愚能堅忍，唯堅忍，能擔當大事。昔周亞夫以初集之兵，當吳楚七國之變，以堅忍制敵，任賊之奔突，謹戒不敗，遲至數月，一戰成功。我文忠公當黎平捕盜，黔鄂勦辦，即得力於堅忍切實四字。說實話，幹實事，寧受遲鈍之譏，不圖苟安之謀，當其事雖無奇功，竟其事確無後患。嗟夫！吾聞江南未敗，和鄧

諸帥奉虛文，無實意；當時滿吏又以敷衍苟安爲能事！故文忠疾首痛心，力矯斯弊，爲一時樹尙實之風氣。每攻一城，繪圖至數百定一案，計劃至數日。若胸中既有成竹，其決斷之猛，又非常人所能及。當三河之敗，文忠適母喪歸籍，未滿百日，聞訊急起痛哭，誓師不入衙署，進駐黃州。論者以爲忠武死，餒士氣未復，但可保全吾圍，不宜兼顧鄰封；而文忠不以爲然。驚魂甫定，卽派重兵，越三千里，援解湖南寶慶之圍。援湘之師未返，又議大舉圖皖，故安慶之克，曾文正推爲首功。由此可知文忠學問切實，而能決斷。「算到五六分，卽放手放膽。」非孫武子所謂「靜如處女，動如脫兔」者乎？此其學問實不可及者一也。而文忠之自強自立，不惜奇謗，不畏橫逆，成敗非所計，禍福非所知。當坐困洪山之秋，不特無兵無餉，亦且無官無幕，自兩司以至州縣佐雜，皆遠在數百里外，一錢一粟，又無不親作書函，鴛鴦哀切，勸散私家之財，以爲軍營之助。殘破之餘，十不應一！雖疆吏掣肘，絕不作兒女涕泣之態。所謂「日夜懸一死字於病榻之旁」，「與城同存亡，郡地卽予塚也。」故文忠終日雖與患得患失之人處，而明夷、堅貞、歲寒、晚節，仍自若也。蓋文忠自立之道，唯在「困知勉行大事，雖危期以生死」。「廉不言貧，勤不言苦」。「實心虛心，相輔而行」。「力苟能爲，不敢不爲，見所能及，不敢不言」。文忠之反求諸己，卓然自立，千古所當效法者也。而予尤有進者，文忠有言：「憂太過則傷人而憔悴，喜太過則心蕩而氣浮。」吾輩欲謀自強自立，更當體察乎斯言，知憂喜之不可過度。此其學問實不可及者二也。古今來良將相聚，意見紛歧，曾文正所謂「道義自高，不免氣矜之過；功能自負，不免器識之偏。」故一言不合，動成水火。文正之賢，與左文襄尙有不睦之傳；而文忠能兼容并包，以一誠字貫之，防其欺，而不因其欺。灰心，宅心廣大，敬賢選能，扶持元氣，愛惜人才，故湘中將才無一不樂爲驅馳。文忠嘗曰：「若先自同事猜疑，則讒慝之口，卽乘隙而來。」嗚呼！今日情景，其何如耶？文忠之臨事冷淡，不計功利，祇知有國，不知有己；將士苟盡心盡力，無論如何，總予調護，不忍負其苦戰血戰之心。此其學問實不可及者三也。總之文忠學問以艱苦自勉，推而勉人，鄆局閩丹初之籌餉，幸希

庵之治軍，皆文忠激勵而成者也。卽其言論觀之，終日惴惴，臨深履薄，無有一日之樂。嘗慨然曰：「聖賢豪傑，事拂逆，不如此，則非天玉成之意，不如此，則是庸福庸人。」嗚呼！是何等抱負耶？故能滌盡俗腸，洗盡俗眼，收斂其氣，開擴其識，好惡正，意見平，效命疆場，則有烈士之志，守城保堅，則有義士之節，而勤恤民隱，整飭綱紀，更有古大臣之風。嗚呼！士習爲民風之本，學問爲政治之基，世變亟矣，所以扶國運於不衰，維人倫於將敝者，尤當三復文忠「士先器識而後文藝」之訓，窮義理之精微，考古今之事變，庶乎通經致用，學而爲政。此予述文忠學問篇把卷往復，拳拳不能自己者也！

用人篇通論

國運與人才相爲維繫者也。人才昌國運，國運生人才；人才盛則國運隆，人才竭則國運衰；至國運衰而國家不可復問矣。胡文忠公曰：「國家生賢，良忠直之才，當爲國家愛護之。」嗚呼！是何其言之誠摯也！世稱「楚將協和如骨肉，有布衣昆弟之歡」，是皆文忠以國士待將士，或分資財以惠其家室，或寄珍藥以慰其父母，傾身結納，苦心調護之功也。盱衡當世，愛才尙有如文忠者乎？又曰：「古今成大業之人，必以人才爲根本，古今人才之要，必以氣骨爲根本。」嗚呼！是何其言之親切也！「以儒爲吏，日計不足，月計有餘，」儒者有氣骨。「得才士百，不若得醇士一，」醇士亦有氣骨。「求戰將易，得儒將難，」難其有氣骨也。「黜華士，禮正士，」禮其有氣骨也。「朝有爭臣，室有烈婦，」當時拂意，至死不變，因其有氣骨也。若內政之人才，當求腳踏實地，所謂「人到靠得住，無才亦可用，到靠不住，便不可用，有才尤不可用，」蓋靠得住者，卽靠氣骨也。故內政之人才，必以氣骨爲根本也。若軍政之人才，「專主馴謹之人，則久而必惰，專尙悍鷙之士，則久而必驕，」「兵事畢竟歸於豪傑一流，須從氣概中講求氣，不盛者，遇事而氣先懾，而目先逃，而心先搖，臨大難而中無所主矣。然氣又須真氣，

若浮氣，若客氣，夾雜其中，最爲誤事。「其論更精深矣！總之文忠以爲「果決人宜兵，柔懦人不宜；直爽人宜兵，修邊幅人不宜。」所謂「果決直爽」有氣骨之象也。故軍政人才，亦必以氣骨爲根本也！他若理財須廉吏，國防須義士，廉義之德，莫不以氣骨爲根本。文忠之薦左季高曰：「剛直激烈，謗亦隨之。」薦李元度曰：「血誠果毅，志節清嚴。」此皆深信人才以氣骨爲根本，而苦薦力拔之也。天下唯有氣骨之才，乃能有良心，有血性，有勇氣，有智略，雖汲黯太戇，寬饒少和，然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此等人才，常在艱苦之中，蓋其心思才力，出於磨練，遇事能知危難，脚跟定而心志堅也。故文忠曰：「吠敵版築魚鹽之中，乃有英雄；膏粱子弟，決無英雄；以積習未除，不知情僞艱難也。」是以謀野則獲，謀邑則否；野多樸而邑多巧，野有質而邑尙文。巧則好諂佞，奸柔媚，文則惡冷淡，惡剛嚴，人才至好諂佞柔媚而惡冷淡剛嚴，其氣骨有不墮地者乎？故爭先恐後之人，卽異日首先潰敗之人；造言恐喝之人，卽平日盤剝之人；人不必問其善惡，問其有無氣骨可也。文忠之接見士紳，專心致志，詳爲譚論，講求一切，察看其爲人，用其所長，棄其所短，有佳士卽激以忠義，有邪心卽面折其非，咨之以謀而觀其識，告之以事而觀其勇，臨之以利而視其廉，期之以事而視其信，然後嚴其法而寬其情，若非常之才，則能破除拘牽資格，修飾邊幅之風氣，而逾格錄用，因才器使，接之以恩禮，假之以便宜，此文忠用人經常之道也。文忠有曰：「古來戒事敗事之人，必在塵埃艸野中，用之則爲臣僕，棄之則爲盜賊，其間操縱，不容髮。」蓋駕馭人才，卽以消弭隱患，先爲布置，使得生養，接以羈勒，範我馳驅，若官不用，則桀者思亂，懦者風靡矣。此文忠用人權變之道也。經常之道，爲國家培養元氣，權變之道，爲國家消弭隱患，正人君子，固當禮羅爲手足腹心，而爲國家生民造福。卽強桀之人，旣爲我用，亦不致犯上作亂，或可轉移其氣質，砥礪其風骨，同歸爲賢良忠直之才。用心之苦，何其深也！而予讀文忠之「以難得之錢，養易得之人，以有用之錢，養無用之人，」傷時之淚，潸潸下矣。是以進君子之真團，退小人之僞團，非獨文忠拳拳難忘，亦後之職政治者，不可不三復斯言，而聞風興起也。

夫！

民政篇通論

胡文忠公曰：「吏治壞，雖日殺千賊，無補大局。」又曰：「吏事爲兵事之本。」又曰：「政事爲財用之源。」爲乎！民政之重，豈可忽乎哉？孔門言從政之道，曰果曰達。以果言，則在忠信明決；以達言，則在體驗人情。文忠蓋得力於此，而一以愛民爲本。文忠嘗曰：「視民事如家事，視田間樹蓄詞訟之小事，如創鉅痛深附骨剝膚之大事。」蓋官之小事，卽民之大事，官尙漠然無動，民已痛心疾首。故當以百姓之心做官，以治私家之事之心治事，庶乎可以保民而治。爲乎！今世尙有其人者乎？鄉民視官衙如深海，官之不親民也！農民欲進城而望城哭，官之不愛民也！官與民仇，民與官仇，此官之虐民所致也！恨賊而畏賊，非畏賊而畏官，此官之毒民所致也！官貪則吏逞其私，官惰則吏攬其權，書差爲爪牙，吏胥爲腹心，無事不思奪民，無人不思賂民，而民無噍類矣。文忠有曰：「不爲俗吏之曠廢時日，亦不爲名士之清譚高遠。」俗吏固除却幕友，一籌莫展，寸鐵莫持，一物無所見，一步不能行，而號爲名士者，或蒐羅僻書，或爬掘金石，或附會西法，干謁當道，或謬博虛聲，橫替斯世，遂償天下事而悞盡蒼生矣！故爲政者，俗吏固足誤民，而名士尤足誤國。是以文忠拳拳民政之才，「勿執己見，勿拂人情。」「說實話，幹實事，無忘自田間來，無忘讀書本色。」「做大官須從百姓做起，如此則知稼穡之艱難，則知民間之疾苦。」自能體恤愛護，此種民政人才，定可一以愛民爲本矣。文忠有曰：「大官所好，羣吏所瞻，蓋州縣之舉動，爲紳士之趨向，紳士之舉動，爲士民之趨向。」而州縣又以大吏爲轉移，故上司之精力多用一分，則州縣之志氣亦提策一分。昔文忠撫鄂，躬自刻勵，擇案之緊要者，諭以手札，明撮其要，示以處置之方，責以登復之日，公文同而手札專，州縣於是不敢有輕視之心，公文嚴而手札親，州縣於是不忍有漠視之心。州縣能兢兢民事，則政自

可觀。民自可安；若貴以清廉，上無所求，下自可瞻，能恤其私，便養其公。此後之作大官者不可不知也。文忠有曰：「州縣爲親民之官，官民相愛，即保全地方之道。」蓋得民心乃能用民力，得民志乃能得民心。愛民所以安民，養民所以治民，勞民所以愛民，教民所以養民。民既得所，國自懋治。若治亂民，則如治亂絲，必斬之，不可姑息。又如治亂繩，不可過激也。至事上之道，誠意感之，實心待之，阿附隨聲，實非敬也。若進言體要，則尤以至誠，惻惻條理，分明爲上。不可慷慨危論，致激事局。總之作一日官，盡一日心力，潦艸固爲罪，粉飾尤大罪也。當脫盡衙門科臼，屏謝世祿門戶，掎擊官場陋習，不可居辦事之名，不可惜辦事之費，不可無了事之心。官勞民逸，官瘦民肥，此後之作州縣者不可不知也。而龍更有進者：文忠之論捕盜曰：「目前之小股，卽異日之大股；目前之小盜，卽異日之大盜。故確係爲匪之人，殺之無赦。」然「捕盜與其用捕，不如用民；捕利盜之財，則匿之唯恐不深；民惡盜之罪，卽除之唯恐不急。」「緝匪無他，謬巧唯在本管官日夜不忘其名，久則必得。」夫捕盜所以安民，亦民政之要者也。文忠之論聽訟曰：「世亂則法密，法密則吏操其權，而必亂。世治則法疏，法疏則人易守法，而必治。故貴簡易，貴斷，貴廉明。」省株連而保民生計，約胥差而養民元氣，訟案少喚一人，卽可保全一家。故文忠聽訟，當堂收呈，卽時出票，剋期必審，案無留牘，而近世官吏，命案藉遠地而遷延，盜案因交期而推諉，尋常詞訟，牽連他屬，輾轉關移，百無應一。羈候日久，旣無以恤其財力，證佐不齊，又無以剖其曲直。歷數年而不見一官，歷數官而不得一審，訟未決而家已破矣。故文忠詞訟案牘，與民相親，苦口婆心，以正人心，厚風俗爲先務。民能厭訟，訟自可息。夫聽訟所以保民，亦民政之要者也。嗚乎！天地父母之恩，皆以養民爲本，爲民上者，豈可一日無養民愛民保民安民之心？能養民則爲仁，不能愛民則爲暴，能保民則爲民上，不能安民則爲民賊。我國政治所以獨立不拔，異於他邦，歷久而不磨者，其在斯乎！其在斯乎！

理財篇通論

夫國家之有財力，猶人之有精神也；人無精神則死，國無財力則亡。故理財之學，自古重視。歐風東漸，其法大變；國人理財，舍本逐末，於是愈議論而愈紛，愈更張而愈壞。胡文忠公曰：「理財之事，原本聖學，其體在正心，其用在知人。」此理財之根本也。天下治亂之機，在義利之辨；理財之機，在公私之辨；而兩者又必自正心始。心正則知義不問利，心邪則問利不知義；知義則奉公，奉公則日見有餘；問利則營私，營私則日見不足。文忠嘗曰：「治世與亂世之財，其盈絀之數，不在兵荒而在人心。」信哉！昔文忠以湖北瘠區，養兵六萬，月費至四十萬兩之多，而商民不散，吏治日懋，此非心正而能奉公之功乎？一己之心既正，必推而知人之心，能知其心，即知其人；知其心正，即知其人廉；知其心邪，即知其人貪；如此廉者獎勵之，貪者矯正之，某也可使主計，某也可使理財，若能了然胸中，自可成績斐然。故文忠每於理財之中，暗寓察吏之法。要之理財必須察吏，察吏所以理財，我國財政之敗，即敗於任用匪人，以致私治之囊橐日滿，國家之府庫日虛。求一如嚴樹森之綜理精密，閣敬銘之居心正大，已不可得；况如精心默運，冠絕千古之文忠者乎？更有可矯時弊者。文忠曰：「財賦只可認真於額內，不可額外求之。」此理財之精義也。近人理財，額內任其靡費，額外逞意括索，愈靡費而愈括索，愈括索而愈竭蹶，於是搜世間必不可得之財，行必不可行之事。官吏宴遊耽樂於上，黎庶轉輾溝壑之下，民生困矣，財政敗矣！國亦可不復問矣！吾國理財，先聖相傳，以藏富於民爲本，民富即國富，民貧即國貧，財爲人民之命脈，民爲國家之元氣，故保其命脈，養其元氣。我文忠以利民爲本，是故「理財足有認真於額內，不可額外求之」也。所謂「認真於額內」者，即就原有收入清理之謂也。財力多寡，本屬相同，所以昔富而今貧者，昔嚴核而今泄沓，昔歸公而今營私也；故當芟蕪冗費，釐剔浮支，罷無謂之費，緩不急之用，官吏之貪汚者，痛懲之；頑民之延宕者，嚴追之；糧書之吞蝕者，押辦之；精綜核，慎出入，務使浮收者還之於民，侵耗者還之於國，涓滴歸公，絲毫不苟，財政尙有不裕者乎？此所謂「認真於額內」之道也。昔文忠於撫鄂時，創議減漕，嚴裁冗費，統計每年爲民間省錢糧百四

十餘萬串，爲帑項增四十二萬兩，節省提存銀三十一萬餘兩；奪中飽之蠹，上以利國，下以利民；而向來衙門陋規，亦革除淨盡。州縣不准借催科政拙之名，爲猾吏肥私之地；廉潔之風，蔚然興起。清文宗稱爲「不顧情面，祛百年之積弊，洵非虛語」。此所謂「認真於額內」之功也。總之能認真於額內，便無異額外求之；能認真於額內，亦無庸額外求之。能少吾民一分之負擔，卽無形爲吾民保一分之命脈；能爲吾民保一分之命脈，更無形爲國家養一分之元氣。理財者若能此處着眼，中國庶幾可以致富強乎？

軍政編通論

於戲！今盈天下滔滔然曰：「西人之船，何其堅也！西人之砲，何其利也！宜其國強而民富也。奈何吾國生當斯世，猶抱殘守缺，故步自封，泥於精神之文明，忽乎物質之創造也！」龍聞之，唯唯否否。然嘗受吾師太倉先生之訓曰：「船堅砲利，固足救國，但船砲不能自動，必須有使動之人。若所使匪人，則船雖堅，砲雖利，亦必委諸敵人，以益其戕賊我同胞之資，是可痛也！」龍謹按九一八張學良放棄東北，最近○省○事皆可證。舍本逐末者聞之，可以幡然變計矣。茲撰胡文忠語錄軍政篇通論，成上下二篇。上篇抒軍政之精義，下篇矯今日之時弊。大聲疾呼，用昭告我國之職軍政者，知有所遵循，庶乎中國可以有豸乎！武進崔龍又記。時在紀元之二十四年五月二十八日也。

上篇

胡文忠公曰：「懲前毖後之計，首先練兵；明恥教戰之方，貴先選將。」兵不必選其善惡，祇須練其就範；將不必練其戰術，祇須選其智勇。蓋自古有不可戰之將，無不可戰之兵；有可勝不可敗之將，無必勝必不勝之兵。故文忠嘗曰：「練兵而不選將，萬無勝算之理。」又曰：「治兵在提綱領。」所謂提綱領者，選將之謂也。將才之

難，自古皆然。趙括徒讀父書，馬謖言過其實；蓋有好心，未必有好眼；有將膽，未必有將略。爲將之道，不僅勇敢而已，須有智勇；不僅權變而已，須有忠良。若貴戰爭，賤謀略，非將才也。文而近史，武而近俠，非將才也。智多勇少，則實力難言；勇多智少，則大事難成。故良將之選，須求堅定、勇敢、公忠、體國之士，智略足以知兵，器識足以服衆，然後指麾裕如，可帥三軍。此文忠論選將之精義也。文忠曰：「夫戰，勇氣也，當以節宣蓄養，提振爲先；又陰事也，當以固塞堅忍，蟄伏爲事。」故不戰則已，戰則須拔全功，不動則已，動則須操勝算。以敬勝之，以整勝之，以和勝之，以靜勝之，破釜沈舟之志，應以攬轡安閒出之。賊未來，不可有倣倖心；賊將至，不可有恐懼心；賊已去，不可有怠慢心。文忠所謂「莫輕於前，莫餒於中，莫懈於後。」卽「知物之不可爭，莫如審勢而扼其要；知事之不可以勇鬥，莫若擇利而蹈其瑕。」戰則如鷲鳥翔於霄漢，守則如魚龍潛於江湖。此文忠論攻守之精義也。文忠曰：「兵事不在性急於一時，惟在審察乎大局。大局得勢，譬之破竹，數節之後，迎刃而解。」卽兵法所謂「布遠勢，忌近謀」之謂也。蓋軍事之要，必有所忍，乃有所濟，必有所舍，乃有所全，不可狃小勝而忽大局，不可因小挫而誤大局。故文忠嘗謂：「一年不得城，只要大局無礙，卽不爲過；一月而得數城，而賊來轉不能戰，亦不可爲功。」此文忠論取舍之精義也。文忠曰：「軍事成於一。」又曰：「謀議可資衆人，而決斷須歸一將。」蓋謀議於衆，所以周咨羣議也，斷歸一將，所以統一事權也；若二三其德，聚訟紛紜，謀未定而已先爭，計未決而祕先洩。昔唐代九節度之師，雖名將如李郭，而因謀斷不一，猶難免相州之潰，遑論其他乎？此文忠論謀斷之精義也。文忠曰：「兵不可貧，亦不可富；不宜無傷，不可過傷。」蓋兵貧則氣衰，氣衰則軍弱；兵富則志惰，志惰則軍弛。況心繫家室，何有忠腸；時虞凍餒，雖存鬥志，此兵貧之病也。淫佚酒色，取敗之媒，徵遂嬉娛，行軍所戒，此兵富之病也。若兵戰無傷，驕氣必生；兵戰過傷，元氣易敗；此文忠論士卒之精義也。文忠曰：「古人不問賊之強弱，而先審己之強弱；賊探不能禁，禁亦無益；不患賊之我知，只患我之無備；我弱而懈，則殺一探而千探仍以實情告賊，我強固而自

修嚴明而有備，則殺探而賊固畏，縱探而賊亦畏也。至我之探敵，須確，所以杜誤會也；須勤，所以速消息也；須速，所以早準備也。博訪以資衆論，沈思以審賊情，此文忠論探報之精義也。文忠曰：「賊不難於撫，而難於散；賊之臨陣投誠者，貸其一死則可，留用則不可。」蓋受降之禍，較敗仗爲烈，受降之事，較打仗爲難。若未戰之時，預存一撫賊之心，是非撫賊，直爲賊所撫。前明張獻忠之禍，卽誤於熊文燦之撫，而近日疆吏，每於邊境外地，不干涉之事，則主剿於內地，奸民則主撫。外地不可剿而言剿，好大喜功，妄自尊大者所爲也；內地不可撫而主撫，是苟且目前，貽害他人者所爲也。總之先降可赦，後降當殺，先降有誠意歸順之心，後降乃窮極偷生之舉也。降衆有無反側，宜留心考察，防患未然，斷不可先疑慮，先張皇，使降衆恐懼而謀變。此文忠論勦撫之精義也。文忠曰：「添兵則弱，汰兵則強。」蓋添兵如人氣虛而身胖，汰兵如氣固而體瘦，一則發之於表而浮，一則斂之於內而堅。千古治軍，汰兵則強，去怯留勇，去巧留拙，去僞留誠，否則一旦水旱之虞，五穀不登，禍亂之來，將不在賊而在兵矣。至於裁汰之法，唯出缺懸糧，永不補用，抽釜底之薪，十年之後，祇餘精銳矣。此文忠論汰兵之精義也。綜上所論，果能寢饋其間，實踐躬行，軍政之隆，指日可待矣。故龍敢掬誠告我當軸，辦香以祝厥成也。

下篇

軍政之弊，今有三焉：曰「軍與政之分歧也」，曰「疆吏有封土之私見也」，曰「軍政之不能恤民也」。所謂「軍與政分歧」者，近世治軍，離政而治，以破壞爲己任，以建設爲非分，卽欲求一弗蒞弗伐，保厥舊觀者，已杳不可得。軍隊本身，固不知如何維持國本，如何培養元氣，如何利用厚生，如何通商惠工，恩惠未及於人，而士民不信，刑罰不當其罪，而積莠日多；有民牧者，竭數十年，繼繩之力，綢繆補葺，略具之規模，亦必摧之殘之，使斯滅而後快。故建國以還，軍興頻仍，紀綱凌夷矣，秩序頽敗矣，民生無依矣，國本動搖矣。國將不亡於外患，而將亡於兵禍。國將不待敵人而掃除，將爲武夫所自壞矣。其害之烈，豈忍言哉！要知古之統兵大帥，皆須受地方長

官節制，所以以政御軍，防其越逾，法至善也。近世尙武抑文，自掘其本，雖有良吏目擊時艱，然手無寸鐵，如之奈何！卽民力足制，亦出師未捷，豈容內訌，誰忍爲也？流弊所極，政與軍仇，軍與政敵，軍政相猜，其禍益大。况行軍之時，囂氣旣張，戰必難利，苟幸克之，後患方興！夫兵猶火也，不戢自焚！兵猶水也，不範自決！戢之範之者，皆恃以政治之力輔助之也。龍高瞻遠矚，今日情景，軍伍固驕縱莫戢，而政事亦做弱不堪，欲以政治做弱之力，用戢軍伍驕縱之弊，是挾泰山以超北海之事，決不能也！唯有以軍伍之力，促政事日上軌道，而不忘夫軍政民政須臾不可相離之意，以民政爲體，以軍政爲用，政事所以範軍伍之驕縱，軍伍所以振政事之做弱，曰趨政軍合一之治，挽救時弊，其在斯乎！此龍讀胡文忠「僅帶兵而吏事不飭，民生無依，卽日殺千賊，無補大局，故吏治之與兵事，始終相因」之訓，激發暢論，矯正時弊者一也。所謂「疆吏有封土之私見」者，古今軍事致財之由，疆域自封，各樹一幟，同床異夢，袖手旁觀，此其大者也。蓋一省之力有限，合衆之勢無窮，自守則備多而勢分，助勦則兵少而功倍，况唇齒相依，屏藩互重，救彼卽所以衛己，助彼卽所以助己。嚴格論之，同爲國家之命官，誰無攘外安內之責，知私不知國者，天下當共擊之！時至今日，猶欲以藩鎮之跋扈，爲割據之架雄，興念及此，悲不勝矣！昔文忠當克復武昌，以次恢復黃州，論者謂：「鄂撫可息肩矣！」然文忠不爲自固之計，越兵攻九江，分兵救瑞州，甯受越俎之譏，不爲自私之謀。督撫之破除地域，捐棄成見，以全力援鄰封，唯文忠一人開其風氣也！其後解寶慶之圍，定安慶之策，文忠至死猶拳拳函囑文正，弗撤皖圍，謀國之忠，推誠之公，互古未有！今之疆吏，聞其風者，能無汗顏乎！此龍讀文忠「軍旅之事，守於境內，不如戰於境外」之訓，激發暢論，矯正時弊者二也。所謂「軍政之不能恤民」者，不知民爲軍旅之本，養兵所以衛民，兵不愛民，何必有兵！近世兵旅，囂張恣肆，予取予求，逞意之所至，任性之所爲，故兵未來而民已膽落，兵將至而民已絕跡，畏之如毒蛇，惡之如猛獸，而軍事長官，亦幾以逼民爲樹威，虐民爲足氣，大軍所過，廬舍爲墟，屯集數月，民無噍類，民不能同仇敵愾，而反激變成叛。綜觀已往，可

覆按也！昔文忠治兵，常告誡將士：「糧餉軍火，雖營中要需，然可以體恤民情，節省民力者，卽須極意謀之。」故其軍與民相親，水乳交融，臨難不苟，真不負殺賊安民之志，而終能成厥大功。今之職兵事者，慎三思之！此龍讀文忠「必愛民然後打仗」之訓，激發暢論，矯正時弊者三也。總上所論政軍合一，所以救國本之動搖也。疆吏團結，所以促國力之統一也。軍須愛民，所以挽民心之渙散也。若國本既固，國力既彊，民心既堅，時弊既去，揚我威武，作我干城，以之克敵，何敵不克！以之服暴，何暴不服！執世界之牛耳，爲環球之盟主，意中事也。予日望之！

兵法篇通論

四庫全書提要子部兵家類謂：「孫子、吳子、真古書」識誠卓矣！而予以爲司馬法一卷，據提要所言：「集古兵法爲之。」雖非司馬穰苴所撰，實能知兵家之根本，尤爲孫、吳所不及。其仁本第一曰：「殺人安人，殺之可也。攻其國，愛其民，攻之可也。以戰止戰，雖戰可也。」嗚呼！戰固所以止戰也，止戰所以安人愛民也。故左傳曰：「定功戢兵。」尚書洪範蔡沈集傳曰：「除殘禁暴。」隋書經籍志曰：「禁暴靜亂。」所以爲兵法者，唯恐安人愛民止戰之無方，故推論甚機要，計劃其權謀，使安人愛民止戰之計，可速厥成。非設陰謀，尙欺詐，強凌弱，衆暴寡，用漸滅人國，以爲武也！雖然，亦有設陰謀，尙欺詐，以安人愛民止戰者，此特安人愛民止戰之心切，惟恐失其機，滯其時，人民不得安戰，爭不得止，故暫行權宜，匪窮兵黷武，蠶食鯨吞之可同日而語！後之人不察，輒穿鑿其言，言兵法而不知兵家之根本，故愈流而愈末，愈末而愈謬，爲兵者幾不知安人愛民止戰之意矣！盱衡往代，渺有哲者，唯益陽胡文忠，戰不忘止戰，殺人不忘安人，其言兵也，能知其根本。故嘗曰：「善戰者必傷，久役者必疲。」蓋善戰傷民命，久役傷民財，民命傷，民財傷，戰雖利，終必敗也！唯其有不善戰，不久役之心，然後能善戰，能久役，置之死地而不怨，投之水火而不怒，兵法之忌者能戒，兵法之尙者能行，故兵法之要，須以不善戰，不久役，爲主。

卽司馬法安人愛民止戰之意也。否則縱有攻法，士不肯攻；縱有守法，士不肯守；兵未戰而志已惰，兵未戰而氣已挫；欲其克敵，豈非使蚊負山乎？文忠有愛民止戰之心，軍士亦於是有所擁護愛戴之心，故平時有藜藿不採之威，臨時有千里折衝之勢，少長有禮，敵則勝矣。三軍壁立，整則勝矣。衆志成城，和則勝矣。知以逸待勞之法，於是守則靜如魚潛，知出其不意之法，於是攻則動若奔獺，不輕於前，不餒於中，不懈於後，或迎擊其首，或合擊其首，或橫截其腰，無戰不設伏，無戰不用間，不深入，不窮追，患至而爲之備，害生而爲之防，欲因強勢而轉弱症，則圍而攻之，欲因弱勢而收強效，則戰而守之，唯將令之是聽，唯軍紀之是遵，任何兵法，無往不利。昔文忠攻武昌，使水師下扼沙口，斷賊接濟，卽文忠所謂「搯其吭」之法也。文忠四路東征之議，以曾國藩沿江東下爲南路，多隆阿攻太湖潛山爲中路，公督所部由英霍進爲北路，調同李續宜北顧商固爲後路，卽文忠所謂「垓下困項之法」也。文忠之攻池口，以唐訓方多隆阿破黃梅，揚載福扼陸家嘴，因池口爲楚咽喉，攻池口所以謀楚也；此卽文忠所謂「鶴盤遠空」之法也。若湖口之戰，踞城山巔之後，此卽「監其腦拊其背」之法也。推而廣之，曾國荃之圍攻金陵，卽用「垓下困項之法」。以楊岳斌扼大江，朱洪章伏鍾山，韋志俊守金柱關，朱南桂、沈鴻賓、羅爾春、蕭慶衍分圍各門，故城中紛擾，乘機破之，而所以能長驅直下，進迫金陵，實因安慶之克。曾文正當時計劃，所謂「欲復金陵，須先北岸克和州，安慶南岸克池州，蕪湖庶得以上制下之勢」。亦卽「搯其吭」之法。「欲復蘇常，必先克金陵」。亦卽「監其腦拊其背」之法。而當時議論，稱文正宜直搗金陵，急攻東壩，分蘇常之賊勢，或云近規蘇常，或云赴援抗湖，紛紜盈庭，莫衷所是。文正堅信文忠「鶴盤遠空」之法，力攻安慶，故未幾而金陵拔矣。嗚呼！文忠之兵法神矣！豈僅克武漢，復斬黃圍九江，救瑞州，爲東南大局一大轉機，而金陵之克，實亦循其遺規之功也。然則其兵法之所以能神化，尤不得不歸功「不善戰，不久役」之訓，而司馬法之「殺人安人，攻國愛民，以戰止戰」之教，更千古不朽也！

地勢篇通論

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按：張氏注曰：「所謂天時者，用兵乘機，得其時也。地利者，得其形勢也。」）孫子曰：「地形者，兵之道也。」心書曰：「不知戰地而求勝者，未之有也。」蓋用兵之道，至微至精，必有所助，乃有所成。地勢固兵之助也，得助則得勝，故欲求勝，必先求勝地也。欲知地之爲勝，必先知地勢之要。此地勢之所，以爲用兵之綱要也。孫子所謂「有通地，有挂地，有支地，有隘地，有險地，有遠地，有散地，有輕地，有爭地，有衢地，有重地，有圯地，有圍地，有死地。」利糧道者，通地也。有備難返者，挂地也。可半擊者，支地也。可待敵者，隘地也。可先居者，險地也。戒挑戰者，遠地也。「散地，吾將一其志；輕地，吾將使之屬；爭地，吾將趨其後；交地，吾將謹其守；衢地，吾將固其結；重地，吾將繼其食；圯地，吾將進其塗；圍地，吾將塞其闕；死地，吾將示之以不活。」（節孫子九地篇句。）故用兵之法，必先明地勢，然後能用兵法，而地勢之明，尤當審督於平日。胡文忠公曰：「兵事決於臨機，地勢審於平日。」必地勢審於平日，然後兵機能決於臨事，否則勢尙不明，何機之有！文忠之平洪楊也，知武漢爲金陵之上游，荆襄關南北之大局，欲保南北，故力保荆襄，欲克金陵，故力攻武漢。方輿紀要曰：「以天下言之，則重在襄陽；以東南言之，則重在武昌；以湖廣言之，則重在荊州。」洪楊之變，關東南之大局也，故文忠以力爭武昌爲主旨。夫武昌者，東南得之而存，失之而亡者也。漢置江夏郡，治沙羨，劉表鎮荊州，以江漢之衝，恐爲吳人侵軼，於是增兵置戍，使黃祖守之。孫策破黃祖於沙羨，而霸基始立。孫權承兄業，知東南形勢，必在上游也。於是城夏口，都武昌，繼孫氏而起者，大都不能改其舊轍，皆以爲武昌爲金陵之上游，關東南之大局也。推而廣之，陶侃領荊州，則鎮武昌；庾翼領荊州，則鎮夏口。（按：方輿紀要曰：「武昌卽今縣也，而夏口則今日之武昌也。」）劉裕締造之初，亦嘗以江沔未靖，移荊州治夏口；下逮隋人，以夏首（按：夏首卽夏口）爲陳氏之要衝，唐人以鄂

州（按鄂州卽武昌）爲江漢之重鎮。南宋之衰，襄樊陷，兩郢傾，附鄂州之防急，以伯顏之狡，不敢輕犯鄂州者，卽畏其險也。及鄂州破，東南於是不支矣。予觀夫洪楊之役，破武昌爲咸豐二年十二月間，翌年正月陷安慶，二月而金陵拔矣。其間僅二三月，而大局瓦解，卽武昌據上游，順流如破竹之故也。當是時，洪楊旣得武昌，東下而棄之未幾，又回陷之。蓋武昌四戰之國，可以得之，吞東南不可踞之，保東南必先爭武昌，然後可提繫入面，如高屋之建瓴，以爭東南也。故武昌之失而得者，至三次之多。文忠深知地勢之要，一聞戒嚴，卽急自通城赴援，旋奉命防岳州去，待聞襄陽破，楊需遁德安，又率師會水軍攻漢陽，而武昌已於斯時破矣！文忠不之顧，仍困守金口，以爲窺武昌之根本，乃率何紹彩等攻白沙洲，趙玉麟出偏師應之，仍不利，移紮麥山。又會羅澤南進攻，水師亦由大溪以進，亦不利，而羅澤南死之。於是更率楊載福力攻漢陽，軍稍振，得次第逼城下，添築營壘，四面環攻，水師攻鮎魚套，分兵攻漢陽南岸，上下游夾擊，血戰三晝夜，而武昌始克。遂得收拾全楚，踞上游而得拔金陵；東南大局亦於是乎定。嗚呼！地勢豈可忽乎哉？後之有文忠識者，尤當如文忠之堅毅，不屈不撓，再接再厲之精神，否則函關劍閣，天下之險也，何以秦人踞函關而一天下，二世有函關而亡天下？武侯擁劍閣而震秦隴，後主有劍閣而成都，淪胥嗚呼！地利果不如人和，然人和亦有賴乎地利！黑水湯湯，白山蒼蒼，予述地勢篇，有慨夫入和之難耶？悲夫！悲夫！

團練篇通論

予嘗考我國軍制，三代丘甲出賦，盡人爲兵；所謂「寓農於兵」卽今所謂「徵兵法」也。周官：「上地家七人，可任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者家二人。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以其餘爲羨。六鄉爲正卒，六遂爲副卒，餘子爲羨卒。」（按益陽陳天倪鼎忠師曰：「正卒卽今之常備兵，副卒卽續備

兵，羨卒卽後備兵。」猶可見徵兵制之大概。至齊管子，稍變其法；分全國爲二十一鄉，士鄉十五，工商之鄉六。（按：天倪師曰：「不曰農而曰士者，蓋士卒其本質，農者其所兼之業也。」）是尙爲寓農於兵之法，猶可見徵兵制之大概。兵農固未嘗分也。至商鞅，變管子之法，誘三晉之民，使耕於內，而使秦人應敵於外，由是兵農分矣。所謂「分兵於農」卽今所謂「募兵制」也。自斯以後，兵於是爲特殊之職業，荷戈而不能荷鋤，入伍而無計歸田，留之營伍，則虛靡國帑，散之田野，則流爲盜賊，而擁兵大員，得利其爪牙，宰割山河，嗚呼！天下豈有以殺人爲職業者乎？「募兵制」實使我國擾攘不安之大原因也。故漢有衛士材官，唐有府兵，皆欲力矯斯弊，而圖振作，然乃沉溺幾千載，至今未能自拔。嗚呼！何其痼疾之難返也。有唐改府兵爲彍騎，而安史之亂作，今日龍驤虎哮，岌岌不可終日，猶欲言募兵，其禍不知伊於胡底耶？雖然，徵兵亦有犧牲良材，盪動元氣之患，欲圖長治久安之計，徵兵之與募兵，容有考察之要。然在振衰起微，返弱爲強之際，則非提倡徵兵，不可提倡之道，宜急不容緩，實現之道，在緩不在急。若欲一旦反募兵而行徵兵，則變之來，如水之破堤，不可遏矣。若急倡緩行之道，厥維團練保甲是賴。蓋團練爲徵兵之張本，而保甲尤爲團練之張本。保團之意，權輿於周官，至王荆公發揚之曰：「保甲非特除盜固可漸習爲兵。」意至明也。然保團豈易言哉！周官爲周公未行之書，荆公則毀積一生事，亦終渺推原其故，荆公於緩行之中，仍有矯激之弊。况夫不能知保團本意之所在，寧能免衆叛親離之禍乎？昔曾文正首創保團，能知救時之宜，而胡文忠識度宏遠，更能知保團之本意，故收效特大，厥成獨偉。夫保團之事，言之易而行之難，行之匪難，而實行者之難。近年保團，人人言之，亦人人行之，然文告徒煩，實政無補，而黎庶反轉輾呼號，擾民之聲，洋洋乎盈耳矣。要之，保團旣爲徵兵之張本，須知徵兵當以得民意爲先，故保團亦應以民心爲歸。文忠辦保團之時，猶如荆公辦保團之時，文忠辦保團之法，卽是荆公辦保團之法，何以荆公敗而文忠成者？卽文忠知保團之本意，一以得民心爲主旨，文忠不云乎：「團練保甲之事，善教得民心也，務當經以實力，毋託空

言。「嗚呼！懿哉文忠！此所以成也。所謂「經以實力，毋託空言」者，皆欲得民心也。考文忠保團之法有五：曰「內盜宜清」，所以安民也。曰「私派宜禁」，所以愛民也。曰「私仇宜禁」，所以保民也。「團長用士民」，所以堅民信也。「送賊急賞罰」，所以深民惠也。爲官不惜費，爲事不擾民，怯懦退誘者，鼓勵之；迂緩遲疑者，開導之；勤敏俊發者，獎勉之；委曲求是不急小功，故士民洽之，閭閻安之，守望知嚴矣。外盜知捕矣，防範知周矣，操練知勤矣。子嘗思之，民猶水也，水能載舟，亦能覆舟，故治民當得民心，而况保團乎？故當本文忠之法，鼓其愛鄉之念，曉以保國之義，並告以今日之大勢，匪尙武不足自立。如此，雖不能即收徵兵之效，而杜奸細絕盜賊，樹果毅之風氣，立振作之規範，民情得以強，民心得以悍，而國魂國魄，亦庶幾得以發揚蹈厲。人誰得侮之，莫敢不來王矣！

胡林翼語錄通論終

輯餘識語

論語首學，而次爲政，夫學爲政本，故語錄亦以學問列首。有學則有人，故用人次之。得之則民政可理，故民政又次之。財爲民源，故理財又次之。軍非得已，用須慎戒，故軍政先於兵法。地勢團練，皆俾考覽，無關政本，故置之殿。語錄各條，亦約分先後，使讀者開卷一覽，即得其指。

小學紺珠：「鍾嶸詩品，自漢以來，能詩者一百二十人，分三品爲評。」此以詩之功力而次。故例品評，或以德業；或以文章。語錄用人第二所附品評，以檢考較易，大率以全集之先後爲次，自薛鳴皋以下，因碑傳各集，及清吏稿，皆不錄，而笈中又無各省通志，故祇得從闕。况龍何人，敢議前哲？

語錄兵法第六，詮釋所引兵家類書，間有僞者，如握奇經，據四庫提要謂：「因唐獨孤及八陣圖記而依託爲之。」六韜謂「其文義不類三代。」三略謂「不類秦漢間書。」素書謂「實卽商英所僞託。」心書謂「竊取孫子書而附以迂陋，至不足道。」要以立意爲宗，不以真僞爲考，故亦引而用之，以備一家之說。偶亦附以管見，更爲續貂矣！

文忠行軍所及，湖北、湖南、江西、安徽、貴州等省而已。所論地形，並非繁複；第以深入內地，小市小鎮，土人名，亦能詳述。足見文忠考察之勤，無不親歷其境，與近時之大官，憑一紙地圖而武斷者，不可以道里計。故爲之註釋，非身歷者，焉克悉稔。語錄地勢第七所註，有圖籍可稽者，差能了了；其僻異難知者，僅約爲疑似，未敢武斷。亦有付闕者，博雅君子，有以教我！

團練保甲爲今日圖治急務。語錄團練第八所列文忠手訂章程，雖間有不合今日情形，如論器械及專指一地而言者，要在擷其精義，神而明之，匪拘泥於區區成法之中。且所列成法，亦精詳周密，絲絲入扣，與今日之

有綱無目，不可同日而語。故不憚其煩，錄之俾職政治者有所考覽；若云體例不純，則龍亦甘執其咎。

通論之作，以貫串爲主。文忠所言，援證泰半。若以引號標之，舉不勝舉。且一經標斷，反覺支離，有失會通之意。故明稱云曰者，則標而出之；與上文特接者亦同。外此不一註釋，詮明義理，引用原文者，亦同此例。

通論中學問，用人民政、理財、軍政上篇，發明大義。軍政下篇，團練、矯正時弊、兵法、地勢，則以文忠神而明之。事實引申論之。

語錄首卷，原附錄文忠本傳，茲因附刻全集後，不贅焉。

凡研究文忠政學者，有博約二途。欲博，則以長沙鄭敦謹、湘鄉曾國荃、合韓之胡文忠公遺集八十六卷爲最善；吉金片羽，幾無遺珠。欲約，則以朝邑閻敬銘、陽湖盛康、合韓、新繁嚴樹森刊於鄂書局之胡文忠公遺集十卷爲最善；而山東王筠軒刊者，就閻輯又益以手札十數通。（文忠政閻敬銘者）有爲鄭輯所不見者，則約中猶有博。且皆議論宏深，洞達時要，鄙意以爲寶文忠書者，當以鄭輯爲重。單文忠學者，應以王刻爲主。

子讓輯既竟，即將全稿呈太倉唐蔚芝文治師、陽湖汪雪樞綸師披覽審定，並蒙題序行世。又承侯官陳石遺衍師賜署封面。此外如兄江陰錢潔人君白，訂正詮釋，臂助孔多。至若繕寫之勞，則當拜嘉友人吳縣吳霖生、雨蒼、宜興史俊才、龍雲、同縣包蔭庭、槐森，如弟巢縣韓鐵如、寶榮，再前荷長洲章式之、鈺先生惠錫封簽，猥以附刊，無由冠首，用資珍藏，並申歉忱！

時中華民國二十四年九月二十日也。武進崔龍脫稿於無錫國學專修學校之同庚室。

